
中国第一个去
欧洲的游历团
其中一位十九
岁青年的游记
张德彝
航海述奇
湖南人民出版社



走向世界叢書

航海述奇

张德彝 著　　钟叔河 校点





湖南人民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同治庚午年錄

蓉毅若先生書

航海述奇

本宅藏稿

张氏家藏稿本封面

航海述奇卷二

鐵嶺張德明在初隨筆

丙寅三月二十日己卯晴午正明等自馬賽店門起身乘車北行六里許至一門如女墻馬道入門向西直上東轉正面高廳九間極大乃火輪車客廳也少坐即上火輪車行八百八十二里戌初至呂陽一路先西後北田樹園花奇光冉冉高山有雪綠水無波過沙地多紅白石子小者如卵大者如盌形狀各異有山岡長七十餘里盛植葡萄高皆二尺許每株每歲只結實四五枚

稿本卷二首页

自咸豐辛酉國家立同文館於總署。學泰西語言文字。

創始也。彝得入館。同治乙丑。西人來華者日盛。我國

亦宜有人前往采訪。因公而得歷海外各國者。自此創始。

彝奉旨隨斌友松郎中。前往泰西游歷。丁卯冬。志蒲孫

三大臣前往各國呈遞國書。是乃東西來往繞地一周者。自

此創始。彝曾奉旨隨之。庚午歲。三口通商大臣宮保

崇。前往法國修好。是中國專派大員赴泰西一國者。自此

創始。彝幸得蒙奏帶往焉。光緒乙亥。少司馬郭

前往英國駐劄。是中國欽使之駐劄外國者。自此創始。

彝又經奏調偕往。出洋四次。彝皆躬逢其始。噫亦奇矣。

拉薩 Lassa the seat of government.
布達拉 Potala or the residence of the Dalai Lama, the great monastery of [illegible].
後藏 Ulterior Tibet, or Tsang, containing the seat of government of the Panchen Lama, at 扎什倫布 Cha-shi-lumbu or Teshi-lumbo.
阿里 Ngari Western Tibet.
駐藏大臣 Imperial Resident in Tibet.
幫辦大臣 Assistant Resident.
廓爾喀國 Court of Nepal. k. of Ghorkhas.
藏的廓[illegible] Tibetans Nepalese.
夷情章京 Secretary of Native Affairs
番兵 Tibetan soldiery.
糧台 Commissary.

噶布倫 Kalon (Kablon) Councillor of State
噶廈 Ka Hsia. The Council Chamber
商上 The Treasury.
仔琫 Tsai-peng. Q.T.
商卓特巴 Councillor of the Treasury. Shang Chodba.
業爾倉巴 Yertsangba. Controller of the Revenues
郎仔轄 Controller of Streets & Roads. Langtsaihsia.
協爾幫 Hsierbang. Commissioner of Justice.
碩第巴 Shodiba. Superintendent of Police.
達琫 Tapeng. Controller of the stud.
中譯大小 Chung-yih. Secretary of the Council great & lesser.
卓尼爾 Chonir. Secretary of the Council.

张氏所编的英文字汇



Chinese Legation
49 Portland Place.
November 2nd 1898

Dear Sir,
As soon as your kind letter reached me, I asked His Ex. Lo our Minister, [illegible]

shall be forwarded then to you at once.

I remain
Sir,
Very sincerely yours
T. Y. Chang.

张氏用英文写的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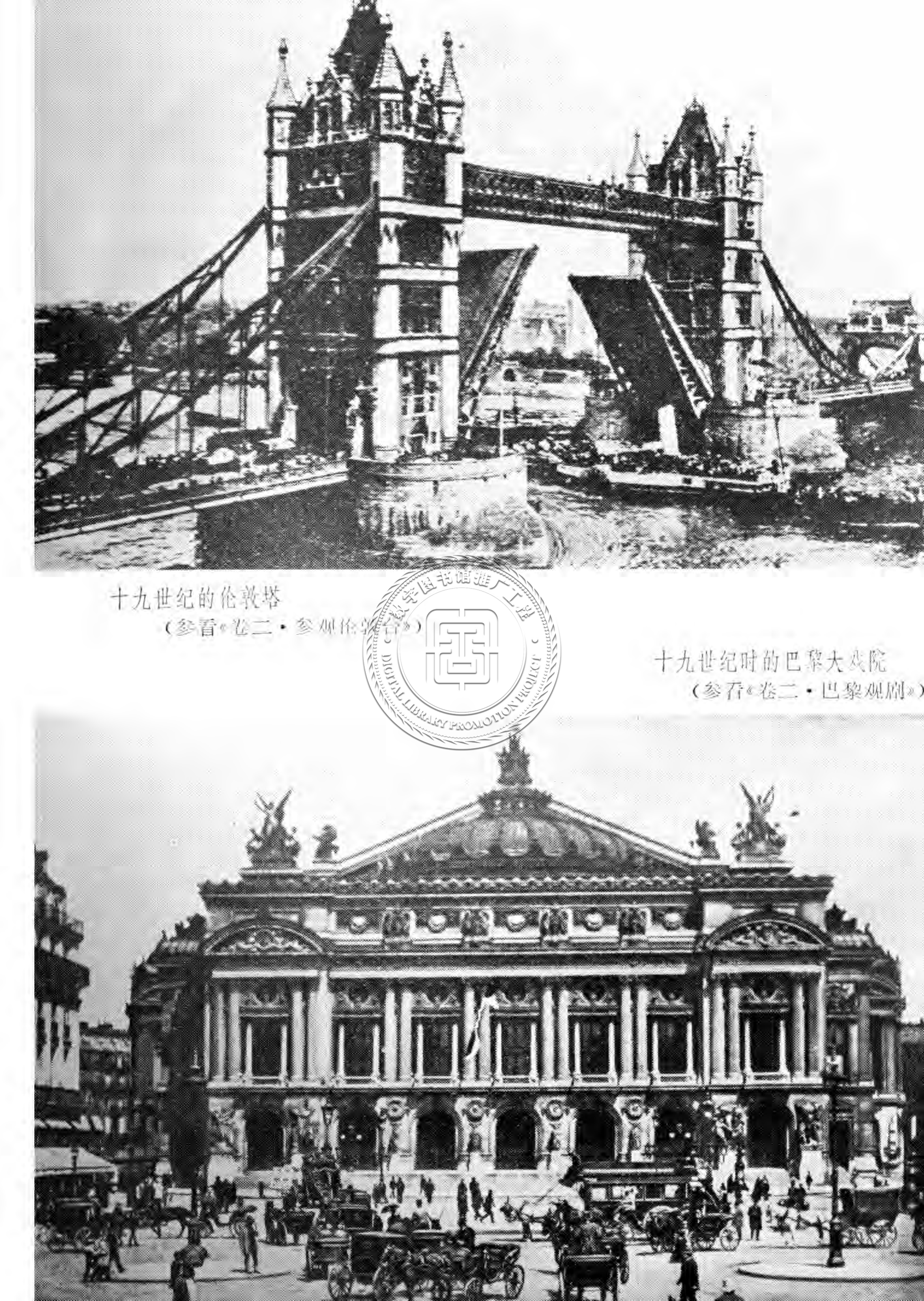


(下)张氏一九〇一年任出使英国大臣着中国冠服的摄影



七十岁的张德彝
着陆军大礼服的摄影

张氏七十一岁时书写的对联



十九世纪的伦敦塔

（参看《卷二・参观伦敦塔》）

十九世纪时的巴黎大戏院

（参看《卷二・巴黎观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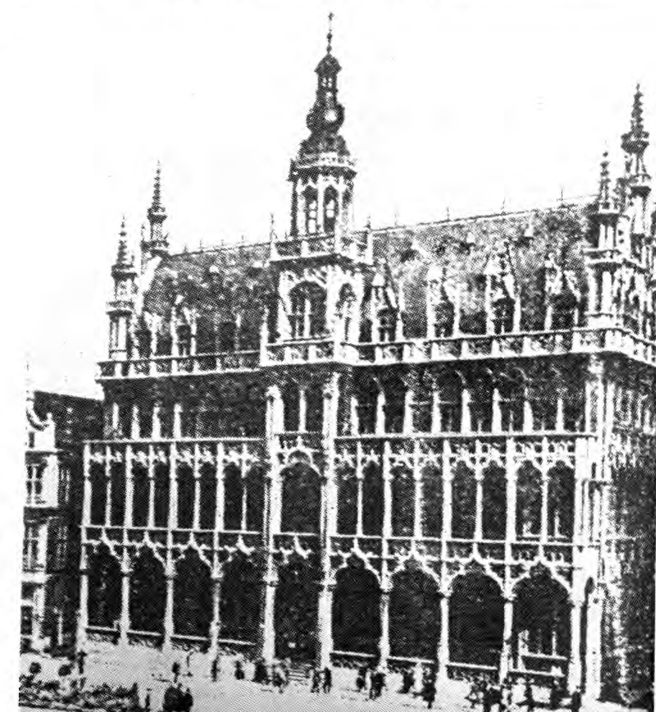
1867年巴黎万国博览会全景
（参看《卷二·炫奇会》）



全世界最早的地下铁道站口
（参看《卷二·伦敦地下环绕通车》）

酣博尔（汉堡）风光

（参看《卷三·民主小国酣博尔》）



比利时京城一瞥

（参看《卷三·比国京城卜乐四》）

《走向世界丛书》总序

人们常说，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迅速缩小的世界”(rapidly shrinking world)。在电视卫星、激光通信和波音747的时代，地球上各个部分之间的距离，确实好象越来越短。各国人民的互相接触和交流，也确实越来越方便和密切了。

如果我们回头一看，就可以看到，仅仅在几代人以前，“异国”还显得那样的离奇和遥远。古代欧洲人说，中国用小米喂一种类似蜘蛛的昆虫，喂到第五年虫肚子涨裂开，就从里面取出丝来（波桑尼阿《希腊纪事》Ⅵ．ⅩⅩⅥ．6—9)。古代中国人则曾经相信，西方的羊羔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脐带还连着大地（《旧唐书·西戎传》拂林一节；清代康熙朝御制《渊鉴类函·边塞部九》)。这类“海外奇谈”，今天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而在过去千多年中，却一直被当作可靠的知识，正式记载在欧洲和中国的历史著作上。由此可见，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一条何等漫长曲折的道路。

为了探索和开辟外部世界，提高本身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各国人民都作过许多贡献。人类文明史象记载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一样，铭刻着张骞、玄奘、鉴真、

郑和、马哥波罗、哥伦布等不朽的名字。可以这样说：一个国家和民族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和现代的历史，往往也就正是它的人民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历史的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当黄河、长江已经哺育出精美辉煌的古代文化时，泰晤士、莱茵和密西西比河上的居民，还在原始森林里徘徊。可是，自从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以来，中国却相对地落后了。在西欧(后来还有美国和日本)实现了资本主义的近代(现代)化以后，中国还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先进的中国人的眼睛。范文澜称林则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因为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到中国来时，林则徐首当其冲；他亲身感到世界在缩小，距离和壁垒再也不能将外国隔开了。

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严夷夏之大防”的精神世界里闭锁了几千年。封闭的外壳被打破后怎么办？顽固守旧派的办法是藏起脑袋学鸵鸟。典型的例子如慈禧太后颇为优礼的大学士徐桐，见到“洋人”就“以扇蔽面”。庚子年间他焚香跪请骊山老母下凡来“杀尽洋人”，结果当然骊山老母没有下凡，自己父子的命却双双送掉了。林则徐、魏源等则不同，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办法。那就是：学习外国的长处，来对付外国的侵略。要学习，先得了解。于是林则徐编了《四洲志》，魏源编了《海国图志》。虽然他们没有能亲自出国去考察，书的材料靠间接收集而来，难免有许多谬误。但无论如何，地里长羊羔之类

的神话毕竟得逐步让位给科学了。

林则徐、魏源之后，中国开始有读书人走出过去闭锁的国门，到欧美日本去学习、游历和出使。容闳一八四七年留学美国，斌椿、张德彝等一八六六年访问欧洲，志刚、孙家谷一八六八年出使泰西，这是最早的。出国的人数渐渐多了起来。尽管其中不少是政府官员，是奉派去的；但一去就不会不接触近(现)代的科学文化、政治思想，也不能不在中国发生影响。

《走向世界》这部丛书，收的就是这些早期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关于外国的记录。“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本丛书以收录这一派人物的作品为主。有的人主观上虽不怎么追求进步，但是所处地位重要，写的书又确有历史和文学的兴味和价值，只要在政治和涉外方面没有严重问题，也酌予收录。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方国家在许多方面都比中国先进，确实值得中国人向他们学习。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总是要压迫剥削比他们落后的国家和民族的。中国人走向世界、接触西方，既有一个如何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又有一个怎样抵抗外国侵略的问题。盲目排外的人是有的，盲目崇外的人也是有的。对于公开宣扬这类观点的作品，本丛书则暂不收录。

"洋为中用"是我们今天的主张，也是所有十九世纪先进的中国人的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也是"洋为中用"吗？当然，随着接触和认识的逐步深入，人们慢慢地看出：仅仅学一点"长技"，搞一点坚船利炮，还是不行的。"要救国，只有维新"；维新行不通，就只有革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是在一八七八年出国以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才立下了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

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代后期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已经建立了比西方更先进合理的社会制度；但是，世界的发展越来越快，我们的经济、科学和文化还需要进一步提高。这就必须继续打开眼界，走向世界。打开眼界以后，还要学会分析，分清好的和坏的。一切好的东西，要"拿来"为我所用；一切有害的东西，要实行抵制和预防。在这方面，前人的观察和体会，有一些也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谨将这套小小的丛书，奉献给爱好历史与文学、关心中国和世界的读者。希望它能在我们实现现代化的共同事业中，起到一点微薄的作用。是为序。

编　者

一九八〇年七月

远东人对泰西的“第一印象”

——张德彝十九岁写的《航海述奇》

钟叔河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既是一本新书，又是一本旧书，因为它是根据一部一百一十年前的稿本，首次校点排印的。

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书的作者张德彝，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先说这本书——《航海述奇》。第一，它是最早到欧洲游历的中国人所写的游记（另外还有一本《乘槎笔记》，也已收入本丛书）。第二，它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学生初次出国的见闻。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泰西各国的异域风光、奇工巧技，在这个年轻人的心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象。西方的许多事物，都是在他的笔下，才开始被准确地介绍到中国来。第三，它是作者一生所写的总数达一百几十万字的一系列外国游记的第一部。

再说书的作者——张德彝。他不仅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十九世纪中国最多产的旅游作家，而且在中国外交史

上也称得上很多个“**第一**”：

他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外语学校——同文馆的第一届学生，属于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外语翻译人员，担任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于外交部）的英文正翻译官和光绪皇帝的英语教师（叫作“侍读”和“进讲”）。

他要算是中国的**第一**代职业外交官，从学生、随员（1866、1868）、译官（1876）、秘书（1887）、参赞（1896），一直做到出使英、义、比国大臣（1901）。

1866年，中国**第一**次派人到欧洲游览，他是其中的一个。

1868年，中国**第一**次派外交使团访问欧美，他是使团的通事。

1870年，中国**第一**次派出专使到西欧国家办交涉（崇厚去法国），他是专使的随员。

1876年，中国**第一**次向外国派驻公使（郭嵩焘驻英），他又是使馆的译官。

正如张德彝自己所说，“计自设馆（指同文馆）以来，出洋四次，彝皆躬逢其始，噫！亦奇矣！”正因为有这样“奇”，所以他把自己所写的外国游记一律题作“述奇”——从《航海述奇》、《二述奇》……一直到《八述奇》。1918年他去世时，一首挽联这样评价了他和他的书：

环游遍东亚西欧，作宇宙大观，如此壮行曾有几？

著述奇连篇累牍，阐古今奥秘，斯真名士不虚生。

*　　　*　　　*

这位“环游遍东亚西欧，著述奇连篇累牍”的人，和《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一样，是一个“汉军旗人”。

张德彝的祖先原籍福建，后来因为到了铁岭（今属辽宁省），清初被编入汉军镶黄旗，入关后即世居北京。他家虽然也算旗人，但是早已破落。他的曾祖父常常帮人家办丧事，代替和尚念经。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冬天，他出生在北京城西柏林寺附近龙王庙胡同的两间破屋里。由于家庭生活非常贫困，他是在得到舅公公的帮助后，才能进义塾读一点书。

张德彝十五岁那一年是同治元年。这一年，北京城里出了件新鲜事，这件事使张德彝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设立的跟外国办交涉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办一个叫做“同文馆”的学堂，请外国人来教中国人讲外国话、写外国字了。

上千年来，中国的封建士大夫，总是把外国骂做“夷狄”，把外文外语骂作“南蛮鴃舌之音”，反对中国人学讲外国话的。清朝过去为了在东北和俄国人打交道，曾经设立过“俄罗斯馆”，但很快就变成了空头衙门，“学生”和“教习”都是“挂名当差”的。可是到这时，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跟外国打交道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懂得外国语文的人材就再也不能够没有了。

尽管如此，能看到这个变化、承认有这个需要的人，在朝廷中和社会上都是极少数。对于同文馆这个新事物，

北京城里是一片反对声。请看当时大臣翁同和的日记：

正月二十九日　　是日御史张盛藻递封奏，言同文馆不宜咨取正途出身人员。……

二月十三日　　同文馆之设，谣言甚多，有对联云："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二月十五日　　今日倭相有封事，力言同文馆不宜设。……

二月二十四日　　前日总理衙门尚递封奏，大约办同文馆一事未见明文也。京师口语藉藉，……或作对句"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又曰"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在这样的乌烟瘴气中，希望"正途出身"的人家，是不会把"佳子弟"送入同文馆"拜异类为师"的。张德彝这个家境贫寒而又聪明好学的少年人，才得到了考入同文馆的机会。

*　　*　　*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筹办同文馆时，教员原拟找"广东、上海商人"中"专习英、佛(法)、米(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结果找不到，只好聘请一个"异类"——英国人包尔腾。学生额定英、法、俄三馆共三十名，原拟"于八旗中挑选"；结果也挑选不到，只得先办一个英文馆，并扩大到"八旗满、蒙、汉闲散内，酌量录取"。张德彝就是这

样被录取的。

为了奖励入学，同文馆规定学生“坐补马甲钱粮”(后来更改为每月拨给膏火银三两，季考、岁考列一、二等的另得奖金)；学习三年期满，考试成绩优者授为七、八、九品等官。到同治四年（1865)，张德彝学习卒业，经过大考，被“奏保”为八品官，以同文馆学生的资格成了初级的见习外交官。接着，他就和另外两个学生一起，被派前往欧洲游历。

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派人访问欧洲，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这件事情，“总理各国事务”的恭亲王，在同治五年正月向皇上、太后上了一个专门奏折。其中首先谈到：“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于是“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意思就是说：(总理衙门)早就想派人出国游历，以便熟悉外国情形，“探其利弊”，作为办外交的参考。

奏折接着指出：这件事情之所以迟迟没有办，是因为过去没有适当的人可派。如果派品级高的大臣出去，牵涉到体制和礼节方面的问题，“尤难置议”。现在同文馆已经有几名学生“于外国语言文字，均能粗识大概”；正好趁在华担任“总税务司”职务的英国人赫德回国的机会，随其前往。这些学生刚刚卒业，都是八、九品的“微员末秩”，又是和赫德同去，“亦不稍涉张皇，似乎流弊尚少”。

被派出游历的同文馆学生，除了张德彝（当时名德明）外，还有已考取八品官的凤仪（正黄旗蒙古）和未经授官的彦慧（镶黄旗汉军），一共三人。另外，“该学生等皆在弱冠之年，必须有老成可靠之人，率同前去”。因此，又物色了一位六十三岁的官员斌椿（正白旗汉军），临时给予一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副总办官”的头衔和三品顶戴，负责带领。斌椿的儿子广英，也随同出国。

* * *

斌椿、张德彝一行于1866.3.6从北京出发，3.23在上海上船，5.2（同治五年三月十八日）抵达法国马赛；在欧洲旅行游览了一百一十天，于8.19从马赛归航，10.4回到上海，10.26回到北京。在欧洲的一百一十天中，他们游历了法国、英国、比利时、荷兰、酣博尔（汉堡）、丹尼（丹麦）、瑞典、芬兰、俄国、布鲁斯（普鲁士）等十个国家，虽说是走马看花，却也饱览了异邦风物。

他们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从远东到泰西（上个世纪中国人对西欧各国的称呼，意思是“极远的西方”）观光的中国读书人。西方的一切，对于这个十九岁的青年人来说，不仅是见所未见，而且也是闻所未闻。真要谢谢他的一枝笔，给我们留下了中国人对于欧洲生活和许多西方事物的“第一印象”，这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是很有价值的。

十九世纪中叶，西欧国家已经建立了以蒸汽机为主要标志的工业文明。轮船、火车、电报和各种制造机器，已经广泛在使用。而中国人对这一切却都还十分陌生。张德

彝在他这部《航海述奇》中，详细记述了中国人最初所接触的一些近代工艺技术的“新发明”，使我们能够知道这些东西的历史面貌。

到欧洲的第一天，张德彝就详细记述了法国旅馆中使用的煤气：“住屋数百间，上下皆有煤气灯出于壁上，笼以玻璃罩，如花朵然。外国所燃之煤气灯，系在郊外设厂蒸煤，令其气从水中穿过而后燃之，其光倍于油蜡，其色白于霜雪。通城人家铺户，远近高下，皆以铁管通之。”他还讲到：煤气管口不使用时，必须用“螺蛳”（现在我们还把螺纹连接处叫做“螺丝”，这个名词大概是从这里开始的）塞住，否则煤气漏了出来，“实为险事”。

这一天的日记，还介绍了中国人第一次见到的电梯，张德彝把它叫做“自行屋”：“如人懒上此四百八十余步石梯（旅馆的七层楼共有梯级四百八十余步），梯旁一门，内有自行屋一间，可容四五人。内有消息，按此则此屋自上，抬则自下。欲上第几层楼时，自能止住。”

那时中国还没有铁路，中国人还只能在外国见到火车。三月二十日（日记用中国旧历，下同）的日记用一千五百余字描写了从马赛到巴黎的“火轮车”（火车）、“行车铁辙”（铁道）和“沿途待客厅”（车站）。火轮车“一行五十辆或六十辆不等，咸以铁环联之”。“第一车系蓄火机……，上卧圆铁筒，长约八九尺，高五尺余，内藏水火轮机，外树烟筒，……第二车载煤，随行添用。第三车沿途刊印新闻纸，携带信文。后则一、二、三等客车，再则行李货物。”上等客

车“皆以印度之木制造，质极坚固。内分三间，每间左右二门。门旁各两窗，有活玻璃可上可下，蓝绸小帘，自卷自舒，机关甚奇。晚燃玻璃灯于车顶。四壁糊以洋绫。前后两木床，宽一尺五寸，分四槅，可坐八人，……至晚两床彼此抽出，并为一炕。”

坐在车上的张德彝，还观察到了火车头打转的情形：“车欲回转，照棚下有大圆盖，长三四丈。只将头辆移于盖上，下有机关，一转则车便倒回矣。因各车前后，皆有铁环也。”看到这里，真使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第一次接触火车的十九岁少年的敏感和观察力。

在结束对火轮车的记述时，年轻人记下了他自己的感想：“此举（修铁路）洵乃一劳永逸，不但无害于商农，且裨益于家国。西国之富强日盛，良有以也。”新事物带来了新思想，在这寥寥数语中，表现得十分清楚。

此类记述，占了全书的绝大部分。有一些我们现在早已习见习用的东西，作者当时“讶于初见”，一一地加以记载。如四月十九日所记“铁裁缝”，就是最早的缝纫机。四月三十日所记“印度擦物宝”，就是初开始普遍使用的橡皮。三月二十八日所记“肾衣”，就是在英、法刚发明不久的阴茎套。所有这些记载，在一百二十年后看起来，都是饶有历史兴味的。

* * *

除此之外，《航海述奇》所“述”的其他之“奇”，也都富有文化史和民俗学的价值。

它“述”及了中国人最早所看到的“古埃及王陵”和陵前的“一大石人头”(金字塔和人面狮身像)；“述”及了法国“约在次年夏间”“请天下郡国各将其土产、物色、器皿置于其内，以便民间壮观”的“考产厂”、“炫奇会”(1869年巴黎万国博览会)；“述”及了“日月电云，有光有影；风雷泉雨，有色有声”的“戏园”(巴黎大剧院)；“述”及了“每日出六万七千张”，“日有二百余人在城市寻访事故”的“印造新闻纸处”(伦敦报馆)；“述”及了“未化之国、已化之国土产服物无一不有”之“集奇馆”(博物院)和“虫鱼之骨，大小不一，皆以铁条支起，其状如生”的“积骨楼”(化石馆)；……

它“述”及了中国人过去没有亲自观察过的欧洲人的生活。比如说饮料：“加非(咖啡)系洋豆烧焦磨面，以水熬成者。炒扣来(巧格力)系桃杏仁炒焦磨面，加糖熬成者，其色紫黄，……”早餐：“桌上先铺大白布，上列许多盘碟。有一银篮，内置玻璃瓶五枚，实以油、醋、清酱、椒面、卤虾，名为五味架。每人小刀一把，面包一块，大小匙一，插(叉)一，盘一，白布一，红酒、凉水、苦酒各一瓶。菜皆盛以大银盘，挨座传送。”城中道路：“胥以小方石墁平，专行车马，宽若三丈许。两边石砌起高半尺，宽约丈五，皆煤油与白沙抹平。数武植树一株，如桐如杨，以便行人游憩。每两三树后置一绿油长凳，又两树间立一路灯……每隔半里有一铜眼机关通于水道，每晨每午有人以皮筒插于铜眼，转则水出，遍涤街道。”……

它还“述”及了西方各地的一些特殊风俗。如巴黎教堂左右，“每逢双日早晨，支四方铁架布帐二十余，内有老媪卖鲜花、草子”，因为巴黎人请客时，“案上必置鲜花三、四瓶”；妇女“赴宴、入宫以及庆贺等事，皆着白色绿色宽裙，手持鲜花”；“园内看戏”，也“多以花束丁字形者掷予台上之女”；所以巴黎卖花的人特别多。又如伦敦每年二月和八月举行赛马会时，“游人皆买吹筒豌豆，无论男女，彼此对吹。女子有往车内掷金钱、纸球、草团者，左右追逐，举国若狂”。有一天的日记还记录了伦敦公园中儿童做种地游戏时所唱的儿歌，录音是：“顿攸奴欧，顿攸奴欧。好都搜，好都搜。佛娄密，佛娄密。娄得搜，娄得搜。”译意是：“你可知？你可知？如何种？如何种？随我来，随我来。大家种，大家种。”这很可能是农业时代遗留下来的一首古老儿歌，只怕在英国现在也难得听到了吧！

*　　　*　　　*

一百多年以前的欧洲人之看远东，也同中国人之看泰西一样，是感到陌生和好奇的。但无论是普通人民，还是国王和王后，对于第一次到那里去作客的中国人，都表现了殷勤和友善。

三月十八日在马赛，“街市男女见明等系中国人，皆追随恐后，左右围观，致难动履”。四月初二日在伦敦游“水晶宫”时，“游人男女老幼以数千计，见我中国人在此，皆欣喜无极，前后追随”。五月二十六日在司铎火木（斯德哥尔摩），“窗下男女老幼，如蜂拥蚁聚，群呼‘士呢司’，即瑞

言中国人也”。特别是六月十三日在柏林到画店买画时，“店前之男女拥看华人者，老幼约以千计。及入画铺，众皆先睹为快，冲入屋内几无隙地，主人强阻乃止。”这些情形，比我国某些地方刚“开放”时有人围观外国游客的情形更“热闹”。但看得出，态度都是友好的。

在瑞典时，中国客人乘小船游览，彦慧忽然感到有点腹痛。驾船的舟子立刻上岸去讨药酒，“主人见华人，便慨然允诺，乞诸其邻而与之”。游罢归来，舟子不要中国客人的钱，说：“贵国从无人至此，今大人幸临敝邑，愿效微劳。”“不收渡资，荡舟而去”。六月初六日在圣比德思北阁（圣彼得堡），有一群俄国女郎，见到张德彝等留着辫发，把他们错认作女子，高喊“赛邦不的徐奴阿司”（中国姑娘），追上来想和他们“携手交谈”，弄得他们很不好意思。后来到比京卜乐四（布鲁塞尔），旅店里的工友还请斌椿所带的仆人到酒店喝“必耳酒”（啤酒）。出酒店后，“庖丁忽遇其友，与之言故，其友大悦，复约另至一肆畅饮。将出，又遇其友之友，亦约至别肆痛饮。如是者六次，众皆大醉而归。”

特别是在文化学术界人士中，对于中国古老文化表示钦佩和爱好者大有人在。还在出国的船中，就有一位日耳曼乘客请张德彝题中国字，“磨墨草诗二章赠之，其人大喜，如获拱璧”。在法国，有一位叫茹良的“法国翰林”“读华书三十余年”，虽然不懂得发音，但是已经“识字之义”，并且翻译了许多中国书，如《四书》、《礼记》、《三字经》、《千字文》和小说《玉娇梨》、《平山冷燕》等。他们还看到有的人家，满

屋陈列着中国的字画文物，并悬挂着北京正阳门大街、东四牌楼、桂芳斋糕点铺等处的照片，“大皆盈尺”。在俄国，有一位家境清苦的老学者，“能翻写满汉文字，极其精通”，又“善华言”，也请中国客人到他家喝茶、吃饼。

*　　*　　*

尽管各国人民互相友好，但当时的中国毕竟是一个受侵略的国家。张德彝等在旅游中，也遇到过几次不愉快甚至是挑衅性的事情。应该说，这几位不满二十岁的青年学生，表现出了中国人特有的尊严和自制，并没有如他们出国时有人所担心的那样“少不更事，贻笑外邦”。

有一次，一个英国人特地请他们到博物馆，去看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从圆明园抢去的“战利品”，其中有太后、皇帝的御用之物。他们“不胜恨恨”，立即“辞出”，表示抗议。而那个英国人还不识相，又把记载着“诸物价值”的簿子拿给他们看。他们忍耐不住，就给那个英国人一点颜色看了。

还有一次在芬兰首都游园，中国学生分别和一些外国朋友交谈。有个美国游客听到张德彝讲英语，就走近来轻佻地说：“你的同伴都在和漂亮姑娘谈话，你为什么要找两个老太婆呢？真是太不幸了。”张德彝正色回答他道：“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们中国人是尊敬年高有德的老年人的。你懂得这一点吗？”使得那个本来想使中国学生难堪的美国人，自己很难堪地走开了。

在柏林“敖尔佛木园”中，中国学生碰到了一群妓女。有几个妓女特意来挑逗他们，还有一个男人也来劝他们“及

时行乐”，说“请把你们看中的姑娘告诉我，我一定能使你们成其好事。”张德彝等不受勾引，“怒斥之”。那个男人只好尴尬地说：“予以一言相戏耳，君何悻悻如此。”连忙溜开了。

当时的张德彝等还是年轻学生，他们对于西方政治社会的观察和分析不可能很深刻。但他们毕竟是有文明教养和道德观念的中国青年，对于西方生活中低级、庸俗的东西，都有一定的抵抗力。不仅面对诱惑时如此，就是在观察事物时也是如此。在参观巴黎市容时，张德彝发现“开铺者多是须眉男子，而伙计则多袅娜佳人”。手套铺中的女店员，“必亲持手套套于客指，试毕始讨价值，值四开者要六开七开”。他对于这种利用女色赚钱的行为很反感，讽刺地说：“若铺中一无女子，恐终年不售一物也。”

正因为如此，这几位第一次出国游历的学生，到处都受到了人们的敬重。各国国王、王后，都予以接见。瑞典国王亲自敬香烟给他们，他们辞谢说不会抽，国王更为高兴，一直送他们到宫外。

* * *

张德彝回国后，“家人父子，晨夕聚谈，月余犹未罄其闻见之奇。”大概很快他就把这部游记整理出来了。因为在第二年“丁卯孟夏”，他为本书写的自序中说：“日来索观甚众，字句之间，不遑修饰。”就是证明。紧接着，他又参加蒲安臣、志刚、孙家谷的使团出国，开始写《二述奇》了。

张德彝的《述奇》写到了第八部，但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只有从一到六和第八部。在他的年谱和著作目录中，

也不见有《七述奇》。《六述奇》是记他1896年随罗丰禄任驻英、义、比参赞时的见闻，《八述奇》是记他从1901——1906任驻英、义、比公使的经历，其中只缺了他随那桐任驻日本参赞这一段经历。因此有理由怀疑《七述奇》是他在日本的游记，原来准备整理的，而后来因故没有成书。

张氏的七部《述奇》，大部分从未刊行；仅有少数几种在清末以传抄本为底本印行过，《航海述奇》也属于这种情况。此次我们据同治七年张氏本宅藏稿本校点排印。在校勘中，发现过去坊间印本讹错很多。这个“本宅藏稿”本，可能是张氏准备付梓前的最后清稿，内容既比坊间印本为多（也有个别为坊本所有而此本所无的段落，可能是张氏定稿时删去的），文字也比坊本清顺。为了保存原貌，我们未作任何改动。对于一些明显的错误，也采取保留原字句，在后面方括弧内注明的办法。

作者在游览中所用的长度计量单位不易弄清。如卷二开始所记：从马赛至吕阳（里昂）八百八十二里，从吕阳至巴黎九百二十里，铁桥长有一二十里者，“比马场”周围六十余里，第一匹马超出第二、三四二里许……都可以说明，他所用的“里”并不是华里，也不是公里、英里和古法里。这一点，须得请读者注意。

《二述奇》及以后各部《述奇》，打算在《走向世界丛书》中陆续发表。关于张德彝在1867年以后的历史，也就放在以后再去陆续介绍吧。

目　　录

序　一

天道有常而迭开其变，人事积故以日启其新。物理本正，而或不能尽其奇。循其正而必穷其奇，经纶干济所从出也。知其奇而不乖于正，纲常名教所由存也。余读《航海述奇》而有感焉。

述奇者，吾友张在初(德明)驾部亲历海外而作也。在初性聪颖，勤涉书史，年未弱冠，慨然有四方之志。同治丙寅春，斌友松(椿)参领初使海外，在初以同文馆生奉命偕往。周历各国，阅岁而后归。归来追述见闻，考核必精，记载必详，初集成而请序于余。余读斯集，既惊其奇，而又喜其奇之不乖于正也。

夫世之守正者，吾知之矣。穷年呫哔，足不出户，庭交不过乡里，目不睹天地古今之变。故询以救世济时之策，则逊谢不遑。一闻奇事奇论，则斥为荒谬而不经。彼以谓奇巧之技，圣王所必禁；怪诞之言，圣世所必诛；而探幽穷远，虽圣人或不能尽其理也。执是说也，乌知在初所志之大，所见之深且远哉！

由尧舜禹汤迄今四千数百年，阅世既久，拓地愈广。

西北之入版图者，则有游牧诸国。东南之列藩封者，则有岛屿诸邦。近则商贾之来，涉重洋而如履平地；玉帛之使，由地东以达于泰西；未始非天地古今之一大变局也。在初亲历各国，习其语言文字，察其地势人情，与夫山川道里之所经，一一穷其奇而笔之书。岂徒侈游览之大观，夸新奇以骇俗哉？将为圣朝备有用之材也。

且夫无不变者，势之所必至也。有不变者，理之所当然也。人情日趋于巧利，而挽回气运，不外天理之公。时势莫测其纷更，而化育经纶，不逾人伦之至。如在初之曾至泰西，日居译馆，而所交游者悉礼乐诗书之士，所讲论者皆文章政事之经；其于异端邪说，集中屡辨之矣。吾愿其以有用之才，为国家储桢干；复以不污之品，为卿相助治理也。倘所谓奇而不乖于正者耶？此则余之厚望也夫！

同治丁卯中秋友生孟保序

序　　二

汉张骞乘槎寻源，苏武出使绝域。之两臣者，功垂竹帛，光昭简册，每读史不禁向往深之。若夫泰西者，自秦汉以还，久不与华通。我皇帝一视同仁，智周无外，举凡亚细亚、阿非里加、阿墨利加、欧罗巴四大洲，无不望风输悃，通使币于天家。其疆域之辽阔，迢迢数万里。欲历其地，有不望洋而叹者哉！

翻译官德君在初，性颖悟，喜读书，目下数行，过辄不忘。左、国、史、汉，下逮庄、骚，无不毕览。尤工书，有遒劲气。为人沉毅寡言，持躬恂谨，粥粥若无能。乡先生以奇器目之。丙寅春，奉皇帝诏，出使西洋。分庭抗礼，不辱君命。采风问俗，以贡天室。凡舟车所不至，人力所不通之区，罔不穷岩搜干，悉心采访。所谓乘长风破万里浪者，非其人欤！未逾年，海外归帆，蒙皇帝温旨嘉奖，是时年方十有七也。昨以《航海述奇》一函惠赠，薰沐展阅，如读异书。其述疆域之险阻也，有如地舆志；其述川谷之高浚也，有如《山海经》；其述飞潜动植之瑰异也，有如庶物疏；其述性情嗜好语言之不同也，有如风土记。上下古

今数千年，东西南朔数万里，挟卷以游，了如指掌，诚为宇宙间之一奇观也。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若斯者，足以不朽。

愚弟贵荣拜手序

《航海述奇》自序

我国家德溥九州，富有四海，幅员辽阔，自古以来，未有逾于今日者也。但东西南朔，虽无不庆声教之同；而海澨山陬，究有未暨感通之地。况四洲之大，其附近于中华者，虽有□□、暹罗、日本、琉球、印度等国，要之以地舆而言，不过仅得四分之一耳。如泰西人云，北有亚细亚，南北距二万六千六百二十余里，东西距二万零七百余里。南有阿非里加，为埃及、牛毕亚、伯西尼等国所巨〔居〕之地，南北距一万五千六百余里，东西距一万三千九百五十余里。东有亚美利加，内分南北二洲，南为巴西、秘鲁、智立等国所居之地，南北距一万三千五百里有奇，东西距九千余里；北为美利坚、墨西哥等国所居之地，南北距一万三千八百余里，东西相距亦九千里有奇。西有欧罗巴，乃为英吉利、法郎西、日耳曼、布鲁斯、瑞士、瑞典等数国所居之地，南北距七千二百余里，东西相距约一万零五百余里。此四大洲之外，岛屿尚多。四洲之内，计大小三百余国。由此观之，则地舆之辽阔，果何如哉！

明儞命随使游历泰西各国，遨游十万里，遍历十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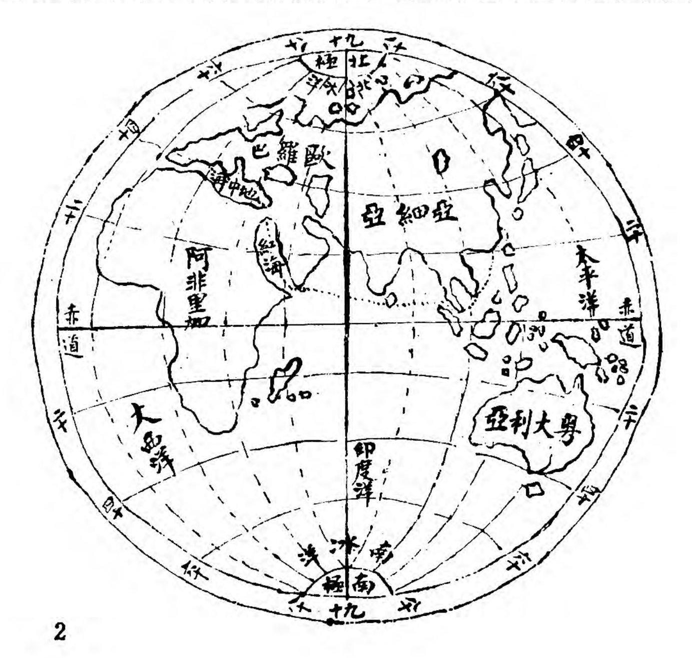
经三洲数岛、五海一洋。所闻见之语言文字、风土人情、草木山川、虫鱼鸟兽、奇奇怪怪，述之而若故，骇人听闻者，不知凡几。明年甫弱冠，躬此壮游，不敢云即是足为大观，而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既得集录成篇，即愿以公诸共识。日来索观甚众，字句之间，不遑修饰。亦但志其实，聊为翻阅者信其奇而非妄述焉，可也。

时在同治丁卯孟夏，铁岭张德明在初氏序于述奇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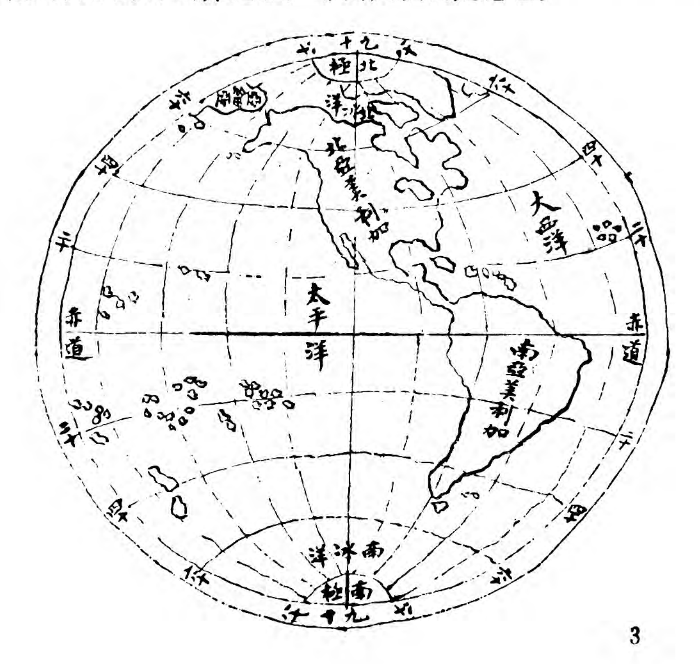
编者按：原稿有手绘全张地球图，因排版关系，将原图缩小置于《地球说》文下。

地 球 说

粤自鸿濛既辟，天地肇开。以气而言，轻清上浮者为天，重浊下凝者为地。以理而言，天者覆万物者也，地者载万物者也。以形而言，有谓天圆地方者，有谓天形如覆盖者，有谓天地形如鸡卵者，要之后说近是。盖天形圆包于外，地形圆系于中，故以球形拟地体，而形又分东半球、西半球。其实一体，而强分之。盖地形直径三万里，周约



九万里有奇；其运行也旋转如轮，一转为一昼夜，环日一周即为一年。所有陆地分为五大洲，在东半球者有亚细亚，有欧罗巴暨阿非里加；在西半球者，一曰南亚美利加，一曰北亚美利加，二洲之间中有胫地毗连。又有水程共分五洋，曰大东洋又名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南冰洋、北冰洋；外有数十海，如红海、黄海、黑海、白海、北海、咸海、马海、里海、中国海、日本海、地中海、加勒海、亚得亚海、亚尔零海、波罗的海暨阿勒富海等，此其最著者也。陆路共计大小邦国三百有奇。明因集中所载各洋、海头绪纷繁，恐阅者眩目，故标之以图，而略为之说。以是可知地球即鸡卵之理，非西人独创是论也。



卷　一

京师自与泰西各国定约后，设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于各海口洋税事宜，特用泰西一人，总司其事。

随斌椿出国游历

同治乙丑年冬，十有二月，经总理衙门奏派，前任山西襄陵县知县、副护军参领衔、三品顶戴、内务府正白旗汉军斌椿（友松），其子内务府笔帖式、六品顶戴广英（叔含），暨同文馆英馆八品官、六品顶戴、正黄旗蒙古凤仪夔九，英馆八品官、六品顶戴、镶黄旗汉军德明（在初），法馆学生、七品顶戴、镶黄旗汉军彦慧（智轩）等，前往泰西各国游历，察访风俗。奉旨：依议。维时值按察使衔、总洋税务司、英吉利国爱尔兰人赫德字乐彬者，亦乞假回国，遂定于次年偕同前往。

丙寅年正月

正月，明即约车治装，戚友饯别。至二十日庚辰，晴。巳正，由京登车起身。道出崇文门，行三十五里至于家卫早尖。又行二十五里，至张家湾晚尖，住宿。酉初大雪，

半尺有余。

二十一日辛巳，晴。卯初起身，时鸡声茅店，月影横窗，晴雪萧萧，寒风冽冽。行四十五里，至安平镇早尖。午初过安平，天燥风干，尘扬迷路。复行五十里，至蔡村住宿。

二十二日壬午，晴。晓起残月无辉，晨星落落，鸡鸣四野，犬吠孤村。卯初起身，见红日三竿，炊烟四起。行五十里，抵浦口，早尖。午后风起尘扬，又行三十五里，至天津卫。途遇三口通商大臣所派张云波千长（锦隆），迎至天津县东关外南斜街恩裕店内宿。遂乘肩舆谒三口通商大臣、少司马崇地山（厚），薄暮回寓。

天津见在华洋人

二十三日癸未，晴。早游于市，人民富庶，风俗繁华。午后斌大人携广叔含暨其长随人等入寓，缘二十日明等先斌公而起身也。是日，遂同乘小轿往拜赫总税务司于梁家园。记天津四门：东曰镇海，西曰拱宸，南曰归极，北曰带河。县城不大，闾巷繁杂。

二十四日甲申，晴。早往角楼南关帝庙，访见本旗骁骑校王松圃（魁寿），在彼现充八旗洋马队长。遂同伊至南门外教场，观看操演。遇有马队教习英吉利国人鲁富薄郎，彼此对谈片时。看毕回寓。知明府杨□□（国杞）来拜。

二十五日乙酉，晴。午初同广叔含、凤夔九往紫竹林游。维时阳和之气，浮地上生，河水微波，清风拂面。

二十六日丙戌，晴。闻有英国火轮船三只，来从上海、

烟台等处，在紫竹林下锚，明等遂往一观。见两只系暗轮者，长皆二十余丈，一名“行如飞”，一名“日本”；一只系明轮者，亦长二十余丈，名曰“南浔”。自外观之，皆整洁坚固，其形与中国船只迥异。

二十七日丁亥，晴。午后赫总税务司暨英国领事官孟甘来拜。由京至津，计陆程二百四十里。

“行如飞”轮船情况

二十八日戊子，早晨天金黄色，风沙扑面。至巳正，同众赴紫竹林登“行如飞”轮船。此船长二十二丈，广三丈许，通身铁制，内包橡木，上宽下狭，状如鱼腹，前尖后圆，形似瓜种。面上四围铁阑，高约三尺，前挂白布油圈二个，名曰“保险圈”，俗名“救命圈”，长约三尺，宽三寸，中有油绳四根作钱孔形。如船遇险，将此圈横套于身上，投在水面，顺海飘流，以待救援。又有小炮二尊，麻球四个，若遇并船之时，置于中间，以防挤损等事。左右小舟四只，为上下大船而用者。

此后有舵房一间，内一车轮，二人把持，往来转弄。上绕铁链二根，直通后舵。船主在内，指向行途。又一铜盘，上横铁柄，盘面有“迟、速、行、止”等字；移柄向何字，则下面亦是何字，以示火机使者，令其进退有节。房后有地图、千里眼等物，又有各色花旗二十余事，以便对面来船彼此交谈而用者。中立一桅极高，上横二木，所用风篷形如工字，系白布所作，卷放在下，皆有轮绳。前后亦有如厶字形，系为行左右风者。又一铜烟筒，高约二

丈，周有四围。两边小水筒十余个，长绳锁链数盘。

后有藤椅四五只，系上客闲坐之处，次客不得过帆竿之后。左右有长形鸡鸭笼四个、吃食木房一小间。此后又有定南针、定时钟。其钟按时人打，若一点钟则打二下，二打四，三打六，四打八；五打二，六打四，七打六，八打八；九打二，十打四，十一打六，十二打八。烟筒旁有一气筒，若对面来船，拽则自鸣以备让路。以上各处，每日早晨自有活水上吸，洗涤一番。

下等舱和上等舱

船内下分三层，头层前有水手卧室、厨房、净房。下客睡床皆两层铁架，绿油色，自行立起，并无衾褥。中间系火轮机，其形长方，上有玻璃罩。左右各有小屋三间，系火轮机使者与管船众等寝处之所。再后两腮有铁门二扇，以便装卸货物，中亦有下客睡床。此后左右二门，内皆上客舱。每间以白色漆油，粉饰睡槅二层。上放白布床褥、头枕、绒毡、单被，前挂红呢帐幔。下有三蓝花瓷溺器，置于篋内。壁上小皮兜各一，以便盛什物者。下横坐床一张，靠背坐褥皆红洋绒者，厚三寸许。每屋有花瓷面盆二个，帽架一，面镜二，玻璃水瓶、水杯、挂灯、胰盒、手巾、铜水壶等物，以奉起居。

两舱之中各一净房，亦有划门。入内有净桶，提起上盖，下有瓷盆，盆下有孔通于水面。左右各一铜环，便溺毕则抽左环，自有水上洗涤盆桶。再抽右环，则污秽随水而下矣。右边末间，系船主卧室。左边末间为茶水房。尾

后为书饭厅，正中卵形大圆桌一张，上铺花红洋毯。桌后坐床一行，上亦皆铺绒褥。前有紫檀椅六张。桌后正面悬一天文表，表后堆积书卷棋枰等物。桌之左右挂大面镜各一，亦有书槅二架，各处极其精巧，上下皆有楼梯与唤人自鸣铃。通船皆燃川鱼油与石油之烛，铜灯玻璃罩，不必剪烛花而烛无烬。船虽摇，而灯能左右前后动转。其上所用冷热水，皆有螺丝铁管，四通八达，任人取用。第二、三层皆载客人、行李与货物者。

三次点心
两次大餐

每日三次点心，两次大餐。饭时桌上先铺白布，每人刀、插、盘、匙、饭单各一，玻璃酒杯三个。先所食者，无非烧炙牛、羊、鸡、鱼，再则面包、糖饼、苹果、梨、橘、葡萄、核桃等。饮则凉水、糖水、热牛奶、菜肉汤、甜苦洋酒，更有牛油、脊髓、黄薯、白饭等物。下客数人一篮白米饭，无菜无茶，较之恶草具以进者差胜。此盖英国小船，所有器皿一切多不齐备；而船中零星奇巧物件极多，非楮墨所能罄。

其火轮机系以火蒸水，水滚则上下铁轮自转，轮转则船自行矣。船初开时，黑烟直上，既走则昼夜永闻丁东之声。船能日行一千三四百里，终日有人察看道路，计算里数，照料客人，管理奴仆，整齐之至。是日未初开船，但见两岸驰驱飞去，不觉轮船半步移动。戌刻停泊口内待潮，由天津至大沽，计水程二百二十五里。

二十九日己丑。丑刻出大沽口，入海冷甚。是日天阴，

烟飞雾结，万顷迷离，水天一色。船行一日，皆属平稳。至晚忽狂风大作，浪高百尺，船即颠簸，人皆呕吐不止。窗外水声澎湃，船内人声呕哇，金铁飞鸣，杯盘乱落。当斯时也，明心昏头晕，呕吐无宁晷。至黎明，船行石上，震声若雷。通船惊起，莫不惶悚战栗，移时始定。

烟台景色

三十日庚寅，晴。因岐路遇石为险，乃折回一百七十余里，始归正路。早过妙岛，水深六丈六尺。又过黄霸盖、大钦岛、小钦岛、鼍矶岛、高山庙岛、长山岛、大竹小竹等处。远近掩映者，但见山峰飞越于眉目之间。过河南入山东界，未初抵烟台，进口停泊芝罘山下。明等遂乘小舟登岸，往青泉口游。见房屋不多，人民稀少，系中外交易之处。又至东海关内，与二三英法人晤谈时许，乃入观海楼，系东海关监督潘伟如(霨)所造者。楼上匾额、楹联、铭记甚多，皆名人大笔。彼时潘公至，相与坐谈良久。明等遂仍驾小舟回入大船。一路山水盈眸，树花交翠，和风荡漾，心殊畅然。船至口，上下客人，起卸货物，至酉初始毕。即时开船出口，夜过成山岛，甚平。

二　月

初一日辛卯，晴。过黑水洋，此船昼夜颠簸，人人呕吐。镇日偃卧，只吃梨橘而已。

初二日壬辰，晴。走吴淞江，仍风浪大作，呕吐不止，饮食不进。船规：每饭必先摇铃知会。后明等一闻铃声，

便大吐不止。盖英国饮馔，与中国迥异，味非素嗜，食难下咽。甜辣苦酸，调合成馔。牛羊肉皆切大块，熟者黑而焦，生者腥而硬。鸡鸭不煮而烤，鱼虾味辣且酸，一嗅即吐。是二日水荡船摇，浪过窗棂始止。

上海中外船只无数

初三日癸巳，阴。早发，风恬浪静，虽已止呕，殊觉力软。巳正至崇明县黄浦江，系江南松江府地界。进口遥见两岸翠色盈盈，浑似京华孟夏之景。沿路中外船只无数，风篷、火轮、红头、三板，群列其中。至未刻，抵上海县口内住船，见两岸修饰整齐，楼房高耸，鳞比卓立。江中小舟蚁集，细雨廉纤，岸边桃杏芙蓉，芭蕉槐柳，树交红紫，花斗芬芳，江南佳境，略识一斑也。往来种作，熙熙攘攘。本地小轿，洋人马车，络绎不绝。

时有上海县差小轿四乘迎接，明等遂下船上轿，放炮迎入公寓。寓在上海县新北门外、洋泾浜西北、盆汤衖汪乾记茶行，入内登楼，院狭而屋阔，四壁明净，画轴颇多。楼前有堂，堂中列梅花、佛手，桌椅、灯镜，前有玻璃照棚，极其华丽壮观。晚饭有南荸荠、鲜青梅、姜芽、春笋、甘蔗、枲菜、苹果、梨、橙、鳞鱼、虾蟹等物。是日接见王莲塘大令（宗濂）、陈刺史（元燮），暨本公寓居停汪菊亭司马（绍荣）等。酒阑人散，细雨潇潇，一夜未住。

由大沽至上海，计水程二千五百里。前在烟台，有帮办税务司法国人名德善字一斋者，经赫总税务司命伊为翻译官，同明等前往泰西各国游历。此人白面微髭，性情温

厚。同明等共舟至此，与赫乐彬分住他处矣。

华美书馆访丁韪良

初四日甲午，大雨。往拜赫乐彬，暨江海关税务司费士来。又至礼伯里华美书馆，拜见前充英文教习丁韪良与其友姜辟理。此处皆系洋楼，内外装饰一切皆西洋款式。又见辟里之妹安腻，叙谈间即拨弄洋琴。琴大如箱，音忽洪亮忽细小，参差错落，颇觉可听。下楼又看作活字板刷书者，其法多用电气，不费剞劂之力，一名聚珍板。中外各字俱全，新奇精巧。又至前充英文教习富来亚之友甘威处，入其洋楼，院宇幽静，花木葱茏。甘取洋酒劝客饮，先酒后茶，乃西俗款客之敬意也。回寓后,有应敏斋观察(宝时)、陈宝蕖司马（福勋)、杜二尹（学衔)、袁刺史（承恩）及税务司费士来等来拜。入夜大雨，雷电。

初五日乙未，雨止。乘轿往拜应观察以及营弁等官。又赴黄浦滩江海关南，拜前充英文教习包尔腾等。回寓又接贾益谦、王曾樾、葛绳孝、吴胜元、张斯桂、姜辟理等名刺、禀帖，亦有面晤者。

初六日丙申，仍雨。早接正参领德俊、副参领色布什新，暨金灏元、韩文潮等官名刺。是日街行，见洋泾浜路途平坦，铺户鳞比，洋行宽阔，楼房整洁。

上了法国的公司船

初七日丁酉，早仍雨。至江海北关前马头，驾官船顺流至吴淞口，上法国公司轮船名“拉不当内”者。长三十丈，广三丈，深约二丈，亦是铁制。凡公司船，乃法国通城绅富捐

资公造。大小各种轮船，分布洋海，而本国差派船主、总管、千总、火机使者等人。每船必有一东主，同众人共保一船，传带书信、公文、新闻纸等件。此外往来载人运货，获利不菲；然往来索费，其款亦巨。每次助官钱六千余贯，一次所费人工、煤、油、饮食一切，约数不下万金。

初八日戊戌，晴。卯初开船，出口南行转西，水深绿色。午后过鞍子岛与普陀山，瞥见众山罗列，大小不一。中有无数白鸟，甚大，往来飞腾，忽上忽下，逐船没水，毫不畏人。

初九日己亥，阴，午后微雨。过白狗山，水变蓝色，冷甚。申刻狂涛高叠，船行颠簸，人遂饮食不能进矣。

初十日庚子，晴。巳正过浙闽界，船行稍西。南望渔舟飘荡，北见山岭连绵。入夜，阴。

香港的规矩

十一日辛丑，早入粤界，微晴。巳初抵香港，住船。见群峰壁耸，番舶云集。迤西一带，洋楼鳞比。明等乘小舟登岸，道途平阔，商户整齐，此原系中国海口也。现有英兵持梃，专司行旅一事。其地约不准行旅路傍便溺。车行甚疾，人须自避。若撞死在午前者，车主赔银十两，并不偿命；过午撞死者无论。现有英华铜钱，体小孔圆，上铸“香港一仙”四字，并英文一行，译即此意。正面一楼如塔，上悬一钟，外系表面，按时交钟。在彼遇大兴徐兰浓先生，暨二三泰西人，旁午回船。

未正换船名“岗白鸥士”，长三十九丈，宽四丈七尺，

深四丈四尺，亦法国公司船。此系西国上等行船，船通身铁包极厚，下分四层。第一层极后，正面如弧形，有大月牙床一座，上列青缎厚褥方枕，下横坐凳亦然。床后八扇玻璃窗，可启可闭。中立舵柄，铁制甚坚，傍二铁链，暗通面上舵房。床前大洋琴一座，前一圆木凳。左右书槅，外有玻璃罩。琴前二行条桌，上铺绿花洋毡极厚。下边四行长凳，上有靠背，可前可后，檀质藤心，铜镶布罩，椅子亦然。棚上挂绿绸风扇。

上等客舱的陈设

桌之左右皆系上客舱，屋内四壁白粉油饰，描金镶边。外则每二舱之间，挂玻璃一方，长有五尺，广三尺许。舱门皆有自来划子。内挂绿绸长帘，铁架软床二铺，上置白洋布厚褥、毡被、长枕、方枕各一，每届五日一易。正面铁窗一扇，自上拽起，则在两壁之中；自有玻璃与木窗各一，随意抽用。前有石面方桌一张，中含大屉四个。上立铁架，花瓷面盆、白瓷水壶各二。壁钉木架，内置玻璃杯、胰盒、水瓶、手巾等物，一日一易。帽架、皮兜，左右各二。门后大面镜二架，地铺花毡。又有铜净水壶、铁泔水篓各一，床下各有白瓷溺器置诸筐内。每两舱壁间一灯，铁墙玻璃罩，内燃石油蜡，光烛四面。

舱外地上亦铺绒毡。前有二门，中横大扇玻璃。下一长桌，石面铜阑，上陈酒杯、茶碗、布帕、银匙，以及凉水、红酒、白糖，系为昼间客饮者。下有大屉，内放洋棋、叶子戏等物。右门旁有女客浴堂，内亦铺垫，陈设器皿，

甚属整齐。自此以后乃客厅也。出此二门，正中地上一大方孔，长有丈余，上双木盖，四面铁阑。内立单木梯，通于货仓。外左右二铁门，通于海面。门外又有栅栏门一扇，下一活梯，以便上下船用者。

船上的洗澡间

门内左边一行舱房，内外皆有数目记号。首二间系茶房，内置诸般器皿，洗涤有自来冷热活水。此前乃客众澡舱三间，每间一大木盆，内敷以锡。傍有龙嘴，转则水出。顶上悬一漏壶，下一龙口，转则凉水自然浇头而下。盖泰西人三日一浴，五日一洗，多用凉水也；夏则日日洗之。傍有净房三间，内又小屋三间，每间灯一盏、纸掖一，中一坐箱，内有瓷盆，亦系自来水洗涤。屋外左壁一长铜槽，上作密孔，以便溺于其中，自然流归于大海矣。

此前即为二等客舱，每舱内皆四床作二层。对面右边前几间，乃总管、船东、火机官、医生等人舱房。后亦客舱，每间高约七尺，深亦七尺，阔六尺有余。两面之中，前一长桌，乃客中小儿吃饭处。后则两面铜梯，直通面上。再后乃火机处，四面铁阑。正中火机，轮皆钢铁制造。其他轮轴若许，窾窾皆通，不时浇油灌水，以防崩裂之患。上有玻璃罩棚。又挂大布筒二个，以便吹嘘凉气者。后又一长梯，上通船面，下至火机。再一长桌，乃中客吃饭处。此后又一楼梯，乃下人上下处，形如厂字。又大舱一间，系合船奴仆、水手寝处。前在客厅门外，有卍字楼梯，宽阔洁净，镶以铜边，花毡铺地。

船主一名，专理通船大事。总管一名，管理散事。散管八名，除管仆从外，兼指向行船。医官一人，为客疗病。火机使者上下十余名。外有男仆二十四名，以供洒扫及一切琐亵等事，供奉日间五餐，委二头目管理。女使二名，专侍女客。厮养二十九名，拽风扇幼童八名，庖丁六名，木匠四名，铁匠、汉〔？〕匠各二名，油匠、洗夫各四名，阿非利加烧火黑人十九名，外国水手二十九名，印度、暹罗、麻六甲水手共二十余名。记由天津至此，各洋船皆有山东、四川、广东、江南各处仆人。以上皆系船东稽察，船内各处无不洗涤整洁。

早　茶

辰刻客人皆起，在厅内饮茶。桌上设糕点三四盘，面包片二大盘，黄奶油三小盘，细盐四小罐，茶四壶，“加非”二壶，“炒扣来”一大壶，白沙糖块二银碗，牛奶二壶，奶油饼二盘，红酒四瓶，凉水三瓶。客皆陆续饮食，有以凉水、红酒、白糖调而饮者，亦有以牛奶、茶、糖和而饮者，种种不一，各听其便。加非系洋豆烧焦磨面，以水熬成者。炒扣来系桃杏仁炒焦磨面，加糖熬成者，其色紫黄，其味酸苦。红酒系洋葡萄所造，味酸而涩，饮必和以白水，方能下咽。面包系发面无硷，团块烧熟者，其味多酸。

至巳初早饭，桌上先铺大白布，上列许多盘碟。有一银篮，内置玻璃瓶五枚，实以油、醋、清酱、椒面、卤虾，名为“五味架”。每人小刀一把，面包一块，大小匙一，插一，盘一，白布一，红酒、凉水、苦酒各一瓶。菜皆盛以

大银盘，挨坐传送。刀、插与盘，每饭屡易。席撤，另设果品数篚，如核桃、桃仁、干鲜葡萄、苹果、蕉子、梨、橘、桃、李、西瓜、柿子、波罗蜜等。食毕，以小蓝玻璃缸盥手。菜有烧鸡、烤鸭、白煮鸡鱼、烧烙牛羊、鸽子、火鸡、野猫、铁雀、鹌鹑、鸡卵、姜黄煮牛肉、芥末酸拌马齿苋、粗龙须菜、大山药豆等。未刻有茶、酒、糕点、干果。酉初晚饭，惟先吃牛油汤一盘，或羊髓菜丝汤，亦有牛舌、火腿等物，末食果品、加非。子刻有晚茶点心。其盘、匙、刀、插、镂、镟，皆系铜质包银。小盘、茶碗，瓷厚三四分。玻璃杯瓶，有厚五六分者。

菜　谱

晚间厅内两行玻璃灯，照如白昼，前后活灯更多，客可在此鼓琴歌唱。夜半通船灯熄，以防不虞。每舱中亦有保险圈与保险板。此板长约六寸，宽三寸，共八块，以白油布夹之。上有四绳，船遭风时，将此板围于腰上，可以浮于水面，以免沉溺。此乃第一层之大概也。

第二层前半乃中客舱，其中器皿与上客大同小异，上下亦有楼梯，前有众客行李舱，堆积一处。再则火机处，上下皆是铁梯。至下客舱，数床杂于一室之中。此前乃黑水手住处，其中无床，许多丝绳布兜。所有中客、下客，亦系“嘎拉桑”伺候。法言“嘎拉桑”，即华言童仆也。其饭食与上客稍异。第三层当中，乃火机水壶处。下一铁轴，粗约三围，内连火机，外通水轮。此外两端皆系货舱。第四层当中乃火机燃火聚煤处，后系置银鞘处。船底铁木尤厚。

船面极后，有小桶活辘轳二个，上有丝绳铅板，乃随行试船迟速者。前一舵房，四围玻璃窗，绿绸帘幔。左右二门，内四面坐床，亦是绸围绒褥。当地一舵如车轮，轴上绕以铁链，终日不动，以防轮损。又有各色花旗，若遇对面来船，则挂旗交谈。或开船以及入口之时，亦挂本国旗帜。

两种游艺

此外有击木板、打钱柜各二，铁饼百余，木板三。其式前低后高，长约五尺，广三尺许，上写许多数目。人立五六步外，以手掷铁饼十枚，以饼落之处，计数多者为胜。每一次只四五人。木柜下分六层十二槅，每槅上书数目若干，多寡不一。上有十二孔，正中一铁蛤蟆张口，其腹与十二槅中书二千之数者相通。亦如前之掷法，掷于孔中者，自然落于槅内；如落蛤蟆口者，胜数最多。

此前有玻璃天窗十六扇，下乃第一层之客厅也。两边藤木椅子若许，皆为上客闲坐者，亦有木凳、唾盒等物。前一木房，乃船主卧室，内有地图、书籍、千里镜等物。前有二门，下即卍字梯。中间挂一大表，表下一牌，每午船主挂出，上标自某处至某处若干里，已行若干里，下余若干里，自昨午至今午行若干里。房之左右大铁炮二尊。自此以后不许吸烟。

前后三桅极高，可挂十五篷。篷皆横挂，长数丈，亦有斜挂者，作卜字人字形。前有电气机，此机随时可用，毫不费力。上有天秤，若上下货物皆系于秤上，一人立于机旁，手推其柄，则万万斤自上矣。前有一大方孔，直通货

仓。再前又有大玻璃天窗八扇，乃火机棚顶也。前系厨房，房上有铁阑干高四尺，上下有梯。中一舵如大车轮，轴上绕铁链一条，暗通后舵，有二人推运其柄。又二三散管，手持千里眼，在上指向行船移舵。外有拨转迟速行止铜盘与定南针二个，洋人呼为指北针。此下即大铜烟筒二个，周有五围，高约三丈有奇。当中为木匠等作工之地，左右有牛羊圈、鸡鸭鸽兔笼，——下客皆在此地盘桓，亦有楼梯通于舱内。前更有冰窖、甜水、鲜果、菜蔬之屋，屋作厶字形，乃船头也。上列许多零碎物件。大船前后共三铜钟，按时交打。船边左右跨小木舟八只，四面铁阑下堆积丝绳、麻缆数十盘，桅杆左右丝绳、铜条、软梯若许。前后共四锚，各重千余斤，作T字形，通身铁铸，梃长九尺，周约三尺，两尖头大五尺许，上下不费人力，只一小锤足矣。

船前后龙脊之铁，长五十余丈，高三丈八九尺，入水一丈七八尺，上浮二丈一二尺。所有船窗外，另有铁窗，中嵌玻璃，无风则悬于上，遇浪则遮于前，均有螺丝动转。又第一层火机处，后有气筒，直通火机水壶。蒸气上止于此，海水变为淡水，以备船中饮用。船外中间有二圆孔，随行往外喷水，如鱼之两鳃，乃火机之余也。其他零碎奇巧物件极多，实难琐述。每日清早，自有活水激上，通船洗涤。铜铁器皆以丝头与油擦之，处处无不净洁。每饭则摇铃二次，先一后二，共五十余下。天热时，面上有铁打梁柱，支起布棚二层，长二十余丈，自厨房后直抵其尾。船能日行一

海水变为淡水

千五六百地〔里〕，可迟可速，能进能退，更能横行，不畏波浪风雨，只恐不戒于火与撞于石。船上如稍有伤损，立即修补。每日有散管二名，手持一物如洋画镜，上下有小显微镜三个，以之照日，查其度数远近，始知船路是否。此轮船之大局也。

由上海至香港，计水程二千五百里有奇。是日未刻，有赫总税务司派来广东帮办税务司、英人包腊字垄梅者登船。其人白面黄须，能华言，喜趋诙谐，为一路办理行程事件，偕德善同为翻译官。申正开船，出口南行稍西。

十二日壬寅，晴。早，水黑如漆。见船初生火时，浓烟直上，蔽日之光。晚见水蓝似靛。

安南国界

十三日癸卯，晴。见西北一带连山，山下白沙大片，乃安南国界也。未初至一山，见顶上有一灯如塔甚高，盖本国海口外之灯楼也，其光可照百里之外，以便夜间行船认海口也。又见水面浮海菜多而甚大。又数法人，自水内捞海虾似蟹，身长一尺，其色蓝紫，须长尺半。山后即海口，不宏敞。两岸短树葱茏，水湾曲折，港岔极多，内有渔舟隐于杂树之间，海鸭成群飞舞。船行水浅，亥初停泊。

十四日甲辰，晴，热。丑正，潮长开船。行一百七十九里，酉正抵安南国，即越南交趾国。盖安南名交趾者，因其国人足指多交一处也。今则交趾者少，因华人多有在彼婚娶者。其地名嘉定省新平府平阳县，现属于法，改名西贡。安南一省之地，不过中华一县之区。将至时，见两

岸民房，皆浸于水，势将倾圮。再南则有洋楼，皆法人建造者。时已近赤道，热甚。当晚停泊，客人在船散步，见皓月当空，小舟飘荡，两岸蟋蟀、蝼蝈，虫声唧唧，宛如故乡中秋时景也。法人鼓琴而歌，明等亦吹弄笛箫，彼此唱和畅甚。

安南国的草木花树

其地天气酷热，四时莫分，在前半年滴雨不见，后半年霪雨不止。土红黄色，野有蛇、虎，河有鳄鱼。所产草木花树极繁，有榕树，结荚细长如豇豆。竹高三丈。芭蕉独梃高二丈，其子可食如丝瓜。子小而甘，长三四寸，结成堆累。艾树高而叶大，所结艾子嫩时摘下，皮如西瓜而扁，上有二柄，一通老梃，一细长者如小儿发辫，自上割去，内有清汁三盅，味如荸荠。老者外生皮如槟榔毛，切开其肉可食，其硬皮即艾瓢也。槟榔树大枝，结子者累累青色，大有寸五，形如茄子。土人生食，剥去其皮，取其实，外包芦叶，内加石灰，有红有白。波罗密，颗小叶尖而有芒。又树似蕉，独梃高大，叶奇密，上结瓜如冬瓜，皮若柑橘，其色青黄而异香。他如橘、橙、桃、柳、棕树、甘蔗，不可枚举。花有夜来香、晚香玉等类。菜有生菜、蓁菜、蓁椒、冬瓜，一切其他识与不识者犹多，未暇细记。

其房屋富者木架，有窗无纸，上覆红小瓦，亦无院墙。其庙堂乃木架砖砌，略似中华式。贫者竹作间架，蕉代陶瓦，小而陋，无床炕。土人贴春帖，识汉字，喜诗，崇信佛教。人生矮小，面色憔悴，而两目昏瞀。喜食槟榔，男女老幼口频张而红阔，音哑如蛙。赤足长发，后挽作髻。

男子服瘦袖，半长服，散裤口；女子亦有如此服饰者。帽有三尖者，盆形者，皆蕉叶所作。衣多黑、白、紫、蓝四色，不穿裈裤者，只以红布裹腰。女子戴项圈，耳穿小钉，亦有长服阔袖者。民食用杯、盘、匙、箸。地多产白米、棉花，四时柴草充裕。然田多荒芜，民惰不耕，仅于饱暖而已。

广东商人导游西贡

十五日乙巳，晴。早驾小舟，行数里登岸。过一木桥，见南女以蒲草织席而售。又步行六七里，过二木桥，至一铺字号“宏泰昌”者，东主系广东香山县监生张霈霖字沃生，年近四旬，慷慨好客，广交游，解英、法、安南语。明等告以奉旨游历之意，其人大喜，置茶酒糕点款待，所食者皆广东食物，倾谈良久，相得甚欢。遂同登四轮马车，往游各处。御者腰围红布，头戴白小帽，手持长鞭，口中不言。北行六七里，道路平坦，并无辙迹，宽约二丈，两边有竹作阑干。此路乃法人开创者，大道有法兵往来梭巡。阑外一带，荒草树木丛杂，有蛇与虎，人迹疏绝。虽有经法国开垦之地，建造洋房数处，然终觉荒凉。转北而南，遇有忠臣祠。墙外有碣云：“倾盖下车”四字，疑即伏波将军之祠也。又见有车独檐，前一横木，以二牛驾之。

天后娘娘与财神庙

行数里至一处，名“穗城会馆”，系粤人所建。入内过穿堂，后殿内供奉天后娘娘神像，明倒拜默祝神佑一路平安。钟磬供器一切类皆中国物。傍有财神殿。前厅列檀椅二行，遂就坐饮茶。因盅小，连饮七碗，不禁两腋风生矣。院内两

壁，皆琉璃烧成戏出，一切门窗，无不精细，心甚异之。询之张沃生，乃知一切器具，皆来自粤省。每届半年，自中国来船两只，往来运货。沃生按年往粤省贩卖越南米粮，又自粤省运货在此售卖，如此往来，获利甚重。又见前后匾额四十余方，楹联十余付。厅前两廊下，有中国尚书罗惇衍碑文。转东有关帝庙一座。

铺户多是粤人开设

再东一带街市铺户，多是粤人开设，虽不华丽，亦颇整齐。往来种作，老幼咸集。土人见明等至，皆骈肩累迹，瞻望咨嗟，互相追随，若不忍离者。入一茶楼，名曰“胜芳楼”，在彼饮茶叙话。张云此地俗呼“吧哑”，未详何意。再西北距四十余里，有“中国城”，因有数千华人在彼贸易，故名。惜明等钦限在迩，未克游览，至今为之怅怅。茶罢下楼，登车转东。见长河一道，中有小舟，多似中国者。岸上堆晒小鱼，风吹街市，腥臭不堪，人皆掩鼻而过之。又见坟墓长形如枕，系砖造者。富家四面建墙，高三尺许，前面安置灵牌，有字，周不过二丈有奇，棺木瘦小如匣。游毕，遂就车至岸，辞谢张沃生归船。是日大热，因正在日下行也。由香港至安南，计水程二千七百四十九里。

十六日丙午，晴。黎明开船，稳如登陆，水不扬波，其色葱绿，瞥见西面二山对峙，东一小山相距十里许，层峦送绿，山水萦回，扁舟出没，宛如画图中游也。

十七日丁未，天晴大热。水易蓝色，因正在赤道上也。午正，炎暑逼人，众赴客厅饮酒，明独在船面乘凉。有“嘎

拉桑”具酒和冰水以进者，恐明中暑故也。

新嘉坡的土人

十八日戊申，晴。辰正抵新嘉坡，地系暹罗国界也，现属于英。其地华人贸易者，以六七万计。天气酷热，地多山冈，又有洋人建造楼房。本地屋宇极陋，土人面极黑，深目而高鼻，妆饰服色不一。有剃秃者，缠头者。男子以蓝白红黄四色涂面，有自额前画至准头一线者，有涂在眉间者，人之贵贱即以此分。耳坠双环，女子七孔，饰以白点，手十指戴环，足大指戴一金环。男女皆赤身跣足，腰围红白洋布一幅，一头搭于肩上。珍禽异兽，为中土所罕有。

是日上岸，乘马车亦如安南者，四轮一马，四面玻璃窗。御者黑身，腰围红布，面涂蓝点，耳有小环。车行六七里，见高山开辟，路途平坦，街市与房屋皆似安南。至一法国旅店名“大罗卜”，入内上楼，前有厂厅，卷帘四望，见百花争艳，群鸟呼晴。左右洋楼林立，前临大海，舳舻艇艘，萃集其处。是日天朗气清，薰风徐拂，波澜不惊，神怡心旷，宠辱顿忘，把酒临风，为之一快。

已而酒醒茶罢，去楼登车，复驰驱十余里，至英国炮台。环绕而上，铁阑三道，两边濠沟铁锁甚固。后至一门如城，四围高垒数十里，列大炮三十余尊，炸炮数堆，药库四座。登高而望，见山海毗连，直抵天涯。下面沟壑极深，多洋楼，皆英人驻房，上有仙鹤、火鸡等。炮傍有千里眼，长八尺许。把守兵丁，皆红衣白裤。

去此行数里，见土人在溪边浣衣，晒于草上。盖洋船

隔三五日至一处，客人衣服皆交与“嘎拉桑”，自有土人取去洗涤，开船之时送回。又至一花园名“酷地阔”，园亦英人创造者，广可百里〔？〕，内极清雅，并无一人。花草树木，为山经所不及载。中有平原，树下皆设立床榻，盘桓少许，登车而回。

黑人水手歌呼跳舞

一路村市，多似安南者。土音酷似中土北方人。又有坟墓，前一石碣，上镌字云：“某处诰封某某之墓”，旁有年月。此地平原少，高阜多，坑壑满水，内长杂树。马小善走。其地无煤，煤皆自英法国公司所运来者。从英法至中国，所用煤块无算，而船不能尽载，故寄囤于各口码头，以备轮船一路之烧用耳。晚有黑人以铁桶系火机煤灰，抛于海内。此等人乃赤道之地所生，不畏酷热，故终日在火仓内而无病。停泊后众黑人于抛煤灰时，群相击掌，大呼而歌，且以脚击船跳舞，彻夜不休。由安南至新嘉坡，计水程一千九百一十五里。

十九日己酉，晴。巳初开船西南行，甚稳。见东岸下打鱼木闸，曲曲无数。其地已过日南，正午则人影在南。至晚，暴雨。

二十日庚戌，天阴，水黑色。午初见北面小山数座，远近相衔。午后又雨，未刻水变碧色。晚有巨鱼长五六尺，飞跃而上，出水三四尺，如人立攫物状。

二十一日辛亥，晴。见船头有人，面黑而黄，头戴小白帽，两耳共穿五孔，着以赤金环，露臂跣足，而未详何

许人，为之诧异者良久。午刻船主查点各项执事人等，恐其中有病者，众皆排立数行，黑人皆换新白衣蓝裤、小红帽，水手蓝衣蓝裤、小黄草帽，广东人白汗衫、月白裤、高袜厚底鞋，余者亦皆换新服，查毕散去。一路水平无纹，西行稍北，见一带大山，名苏门答腊，乃马六甲之南界，现属于荷兰国。

二十二日壬子，晴。出中国海入印度洋，见有飞鱼长六七寸者，出水丈余，更有飞入船舱者，亦有长尺许者，成群飞跃，数以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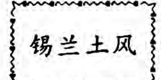
“冰积凌”和做礼拜

二十三日癸丑，晴。西北行。天热，人皆眩晕。所食果品甚多，有果皮似干榴，内四子如鸡头米之肉，皮红色，甚甘。有名“冰积凌”者，以鸡卵、牛乳、红酒、白糖等物，调和成冰而食。其制法不一，味亦各异。

又泰西各国，每届七日之礼拜，名曰“主日”，即中华虚房星昴日也。在船行有传教者，则于礼拜之期，早设四行椅凳于船面，正中立一十字，燃烛鸣钟。男女客人有愿去者，皆手持圣经，或立或跪，低声讽诵，时以手自指七孔两肩，或以手抚面作哭泣状。正中台上一人名为神父，或名教师，身着长服，头戴白帽，倡诵圣经，群皆和之。若在陆地，则届期在礼拜堂内鸣钟集人。又同船有回回国人，每日未饭之先，或将寝之时，必向三光跪而诵经。

二十四日甲寅，晴。申初抵锡兰，乃印度国之东南界也。其国共分东西南北中五处，谓之五印度，相传即昔唐

三藏取经之国也。其北亦有回教，自古称为佛国，今已半属于英而奉耶稣教矣。进口见林壑城池、楼房岛屿，不计其数。又见本地小舟，广可尺余，长约丈余，左有三木长六尺许，作丌字形。因是处波浪凶猛，船虽小，必须加力帮趁扶持，方不致有翻覆之患耳。是晚暴雨，河内小舟并不停避。由新嘉坡至锡兰，计水程四千五百里。



二十五日乙卯，早阴，细雨一阵。卯正，乘小舟登岸。见南面炮台如城，煤积若山。气候四时莫辨，雨露均匀，终年红绿不雕〔凋〕，春光恒驻。多产肉桂、豆蔻之类，宝石、玳瑁、猫眼、珠玉甚多。山鼠大约尺五，毛如猬，土人以其刺作笔管、筐篮、小盒等物。野外虎、豹、象、蛇亦多。土人面黑环眼，拢发无巾，横一月牙木梳。男子赤身，腰围红布长裙，女子亦无裈裤，著小白汗衫，下亦长裙。乘车行数里，至一园名曰“肉桂园”，海棠树开榴花，结果如凸字形，浅红色，内空味酸。又有羞草、蕉、橘、艾子等树，并有二树生于一根，中间连一横枝，奇甚，所谓“连理枝”者是耶非耶？本地小儿咸以肉桂来售。后至一小山，上有凉亭，四望山水辽曼，林木森秀。又至一古庙，履巉岩而上，见前系三位番像，后有卧佛，法身高大。有黄衣喇嘛十余众，四壁皆图画番像事迹。

豹子窥人

归时见路旁林内有故使豹窥人者，所为令人惊异，以希微利。沿途无隙地，非花即树，小河数四，木桥二三，内有茨菇、

荷叶、橘橙，乱似荆榛。蝴蝶大如盘盖，蝎虎均长八九寸，且能站立。入城至寓早饭，所食系西洋羞馔，非本地者。饭间土人托诸般宝物、古玩出售。申正回船，微雨。亥刻开船出口，西行微北。

二十六日丙辰，晴。水平船稳。戌刻，隔壁舱中不戒于火，衣履皆烘，当时船中大乱，幸人多迅速扑灭。此舱起火之人，罚钱若干，以警疏忽。

二十七日丁巳，晴。申初见南面矮山大片，名曰"麻尼怪"。此处小岔数四，总名"摩拉地哇"，乃南印度之西南。

二十八日戊午，晴。海水色蓝而平，食西瓜，实不甚大，味微酸。

二十九日己未，晴。早见新月出于正东海面，高丈许，水黑亮。

三　月

初一日庚申，晴。记同船客人共五百六十七名，分属二十七国，语言十七种，文字未悉，性情各异，所谓雕题、交趾、凿齿、文身者，其类几备。闻有巨鱼，吐水高丈许。

初二日辛酉，晴。闻是日中客舱内，有印度缠头拜日回回，沉疴不起，遂反元虚。船主将伊姓名籍贯住址注明，其行装银两皆付与同侣，代伊寄回，旋令人负其尸而付诸汪洋矣。倘伊眷属来询颠末，彼必曰君其问诸水滨。盖船中湿热，尸身若存，则气味薰蒸，厉疫传染。无论何人，均照此例。

旅客死亡
投尸大海

初三日壬戌，晴。西行少北，见南面一带枯山，络绎不绝，乃阿非里加之东北界也，地名“娑马利”。北面亦枯山绵亘成岭，前之平衍者迷离可认，后之高耸者皆隐于云雾之间，乃亚细亚之西南界也，地名“亚喇伯”。

初四日癸亥，晴。早见东南一带高峰，色红白，并无一树。午后至亚丁住船。此地系在红海口外，南近阿非里加，北通亚细亚。其地亢旱，数年不雨，山虽多，不生草木，遍地红黄。迤北有虎，有独峰驼，又驼鸟形如骆驼，高约六尺，其羽毛大而软，不足为扇，其色深灰，西方女子取之，饰于帽上。其卵大如卤壶，可容升许。白石花状如珊瑚丛生，一本千枝，枝皆小孔，色如玉簪花，根作青碧色，叩之铿然。且出珠宝、珊瑚、海螺、蛤蜊，其海边鳝鲤之大，虾蟹之细，足供民食。

亚丁黑人

土人皆回教，面如漆而亮，满口白牙。其发匪黄匪赤，细冗如骨重羊，赤身，腰围花布一幅，有服背心者。土音哑而尖，貌如亚细亚人。女子长服，亦赤脚露顶，短发如男子。有黄面者，发皆剃去，惟留两鬓，长发二缕，垂于耳边，头戴小高帽，系黄红草所织，白衣过膝阔袖，裤散口而跣足。此种人料是迤北者，手持各种货物售卖，其中赝者居多。

是日乘小舟登岸，并无马头。见迎面一片枯山，下有洋房三四处，煤堆数处，亦自西方运来者。入英人开设之店，见门首有车三四辆、马五六匹。明等乃约一车，以三马拽者，中坐十二人。御者赤身，腰围红布，露顶，面如

亮铁，驱马吆喝，只言“层层”而已。行数里，一路土房皆白石堆垒者，室如悬罄，野无青草，居民苦甚，食则沙鱼虾蟹牛羊等物，饮则海水。遥望高山一带，白墙如城，有炮有门，盖此地已早属英国矣。

地土多英人开辟者，炮台亦英人建立，临于海面，通身白石叠起，上有铁门。车乃自下环绕而上，转至一门，入内二英兵抱枪监守，以司启闭，迎门铁炮二尊。行数武，对面一山，中开一隙，可容二车。顶上横石桥，接连左右二峰。车从下穿过，至一山园。舍车登山，微有花木，多有旱死者。或云，花种、木根以及土壤，皆英人以船载来者。再是地毫无所产，需用米粮、牲口等，亦皆来自他处。此地就山开垦，层层盘绕，一路左右阑干，非石即铁。石路平洁，涧壑极深，满抹白灰，齐整之至。上下通有铁筒，可引雨水归于一处。中途一香花架，下有一井，水甘而可饮，惜无汲具。时凉飔阵阵，黄叶飘飘，宛然秋景。及出此架，则又入炎夏矣。极上有路长数十里者，直通海面炮台。去此行至闹市，石房四五行，有款式者皆系英人建造。回寓饮茶后回船，上煤添水等事已毕。亥正开船，出口西行。由锡兰至亚丁，计水程六千四百一十里。

物品都从外地运来

初五日甲子，晴。辰初一刻，至红海口。东西皆奇山异岭，口外水黑色，入口水变绿色。有飞鸟如鹰，长喙色红，秃尾，两翅，作红绿蓝白四色，映日而观，五色迷目。巳初，正北行，东即亚细亚连山叠叠，西系阿非里加枯岭

童童。稍西，在东面海中，忽睹白石小山二座，皆枯石山，有孔如蜂房然。

闻有二十余亚丁黑人，自煤仓内突出。船主究问，众言一身空乏，欲赴苏耳士营生无计，只得于昨晚上煤时，混入火仓。船主怜彼无依，俯允其请，令其入仓烧火。是日北行稍西，复觉炎热，如行赤道。据洋人云，此地虽在赤道北一十六七度，实因红海窄而四面山高之故耳。

初六日乙丑，晴。夜半忽飓风大作，卷浪如山。北风南吹，轮船北行，冲击特甚。幸两力相敌，化险为平，不致有意外之虞。

法国人买黑人幼女

初七日丙寅，晴。水色深蓝，北风犹劲，客人不食而吐者逾半。记同船一法人，年四十九岁，收一亚丁黑女为妾，年十二岁，高约三尺，面黑似铁，冗发短卷。

初八日丁卯，晴。未刻，见西南一片沙地，长四里许，与海水平。中有铁灯楼一座，高逾十丈，上住二人，专司其事。每见船桅遥至，昼则系一红旗，夜则燃灯，虽在百里之外，不致迷失路径，而使船被沙胶也。

初九日戊辰，晴。水平船速，是日左右山峰，连绵络绎，其色不一。申初至苏耳士，口外停泊。

初十日己巳，晴。子正一刻开船，进口又行三百余里，泊于山下。因此口极阔，水浅多沙，大船不能内进。现有英法大小轮船二十余只，皆依次下锚。此地乃两洲毗连之地，东为亚细亚，西乃阿非里加，北系地中海，南即红海，

乃埃及国之东北界也。

卯刻，有土人驾火轮渡一只，将通船客人皆载上岸。步行数武，至店名“毕费巴尔”，内四壁高楼，白石建造，一律新齐。前后各九门，左右各三门，正中一柜，所卖者酒与梅汤甜水耳。楼共五层，院内四隅盛植花树，有垂盆草、蜜蜡松等，中以蛤蚌螺蛳皮铺地。设长桌二行，藤心椅数百。右三门内，有厨房、净房。打球房系一大厅，内一长方桌，铺绿毡，设有牙球三枚，一红两白。桌之四角中腰有六兜，两人各执一棍，其端一广一狭，以之击球。或球对击，或落于兜内，从中计数，以别胜负。

苏伊士登岸听音乐

午正，客皆共桌而食。有日耳曼八人作乐，六男二女。一女所弹之洋琴若勺形，长有五尺，约数弦，轻拨慢抚，声音错杂可听。后则抹而复挑，大弦嘈嘈，小弦切切，雅有浔阳琵琶之趣。一女拽洋筘，胡芦形，三弦，有柄，置于项上而拽之。一人拽大胡筘，三弦，长约七尺，其声如锣如鼓，别成音调。有喇叭，圆圈如蛇之盘。又有洋笛长二尺余者，一身皆孔，孔边有铜盖，吹时亦以指按之。后则琴筘齐作，先翕后纯，洋洋盈耳，终始合和。作毕，一女歌曲，低低款款，声音娇娜。歌罢举座皆欢，击掌数下，以赞其妙。此女遂起，手持一盘，按人讨钱，每人二三文不等，如此者数次。

申初起身，上火轮车，西行少北。由亚丁至苏耳士，计水程三千九百二十九里。酉初至埃及国京都，地名“开路”。一路皆荒山旷野，沙厚二三尺。中途停车三次，旁有

英人开设酒店，无非三椽之屋、五柳之门耳。男妇客皆下车净手、吃酒、饮水，少憩仍上车行。前所经之地，民房甚少，隔数十里一堆，皆在地中，如穴居然。闻前四十年前，此路无轮车之时，一片沙漠而已。不时风沙暴起，行客皆骑骆驼，往来水火不接，毙于中途者甚伙，今犹见白骨抛露处。

未开运河前行路难

将至国都，始见树林房屋。此名埃及又名麦西，乃土耳其属国，民皆回教。男子剃发着红毡小帽，大蓝穗，亦有白布缠头者。衣有蓝布瘦袖，束身小袄，绒绳镶边。又有青衫，大领阔袖，前后无襟缝，直如布袋。裤腿长宽，远看如裙，色皆红白，亦有服青裙者。皆赤足，有趿半截大黄皮鞋者。女子青服，内着瘦衣大裤，外被青布阔衫，头戴耳环项圈，上罩青布；又自目至鼻，上竖一铜管，管下一幅青布直垂两脚，形如象鼻，遥望之酷类一僧。天时早凉午热，少雨多风。有河长数千里，名“乃勒”，每年春季则大水涌岸，遍流田亩，土肥田茂，禾黍丰登，以及菜蔬果品，多似华产者。树有蕉、艾、桑、柘，仙人掌高大成树，鸟雀亦多，驴大善走，河有水牛、鳄鱼、海猪等。此地苍蝇有毒，民多目疾。是晚下车时，有土人举铁笼，内装碎木，燃以照行。乘车至店名“大罗巴”者，店主系法人，入门即楼，其中式样装饰，与泰西同。晚饭鸣钟列鼎而食，饭后有苹果、香瓜。

埃及女人罩青布

十一日庚午，晴。卯初，同众上四轮马车，极速行十

四五里，至乃勒河岸。沿途房舍虽亦石砌，然较前所见则皆粗鄙，更有矮小之室如穴者。见女子头戴瓦罐，在河边取水，又有以猪皮背者。又人驱母羊四五只，手持木碗卖热羊乳。至此下车，雇驴六头，偕同登舟渡河。中遇小岛，上面楼阁新丽，四围高迴，台榭亭廊，回环曲折，奇花异草，红叶盈阵，宛然珠宫蕊阙，浑疑身在蓬莱第一峰矣，讯之乃埃及国王表弟之行宫也。抵彼岸弃舟，乘驴驰驱，奔马不及，行二十余里，见晨光熹微，树林阴翳，鸟鸣山上，牛卧水中，田间麦高三尺。复行五六里，则一望荒沙，人迹疏绝。

金字塔的最早记叙

后至一古埃及之王陵，其陵三尖形，周一百八十丈，高四十九丈，皆巨石叠起。相传前三千数百年建造，天下第一大工也，其次则属中国之万里长城矣。正面一洞，高约八丈，上有埃及文一篇，字如鸟篆，风雨侵蚀，模糊不复辨识。明偕德善与法民司朴纳二人，缘洞口而进。初极暗，才通路，有土人秉烛导引。入门有陡路极狭，左右上下皆大石长一丈四五尺、高五六尺者，纵横累叠。一步一跌，时虞颠扑。上时须曲身如蛇行而进，不敢仰视，后则如猿猴蹲行，再则足扳手摸，援石之棱而上。有时石震有声，神魂失倚，险甚。其路径曲弯，行则趋前失后，退后迷前，虽有土人指示，亦若眩晕。绕行时许，陡然光开，引至阔处，宽约半亩，内一石棺无盖，形如马槽，击之铿然，放于壁角。看毕盘桓数处，四肢不克自主矣。在内约三时，出则一身

冷汗矣。迄今思之，为之神悸。并邀登陵顶一观，恐力不济，乃辞。有土人持绿瓷小人、碧锈铜钱出售，言皆自此陵下掘出者。王陵大小共三座，此大者居其中。前一大石人头，高约四丈，宽三丈许，耳目清晰。或云此古时蚩尤之头，在此已化为石矣。语殊妄诞不经，吾未之敢信。又有大石沟极深，土人云系古时太阳庙。盖此国民，皆礼拜三光之回人也。

归时途遇六七女子，手持鼓铙，随行敲打，高诵若经。询之，知其地有丧事，而为之送魂也。是时炎热，见小儿打秋千爬杆，成群戏耍。又高架上挂十字，每端悬一长槽，内坐小儿二名，十字转则四槽亦转，如风之盘旋不已，倏上倏下。又有风磨，高砌一台状如塔，内藏石磨、筛箩、谷麦。顶立十字风车，长约二丈，风车转则面自磨矣。

二千年前的古寺

回寓早饭，后复乘车行十数里，至一礼拜寺。遥望甚高，上有圆顶小房十余椽。及近，有马道，四围城墙，高有五丈，广约二十余丈，系巨石累起。将入门，须先易本地红鞋，始许入，鞋形椭圆。其上东面有殿，高数丈。内无龛像，地铺红毡，顶上以木作螺蛳形，四壁皆云片石，梁柱亦然。惟中一活柱，转若磬声，当中悬一铜圈，长约六丈，周挂玻璃灯百余。南面壁后有梯，通于楼上。又一雪柩，四面雕阑，前设银烛一对，重二千斤。当地有五六人，长跪默诵经文。土人云：此寺亦二千年前建者。出殿，四面穿廊，院内一八角亭，中心石砌，内有醴泉，八面阑干石座。每

面有龙头，转则水出，饮如甘露，土人谓之“圣水”，以之濯足浴身，可疗疾病。

看毕出南门，脱出红鞋，又入对面园内一游。前面墙高数丈，土人言，二千年前有本国大将与土耳其交战，败不肯降，奔入寺，追兵至，则跃马墙下而死，至今居民哀思不忘。归时一路市廛颇多，明等因天热烦渴，市糖汤而饮之，甚甘，味如京华之酸梅汤。晚饭后登楼凭阑眺望，见前有茂林，往来种作成群，路途平坦。远山连云，左右旷阔，足供睇眄。已而夕阳在山，天光翳翳，四野炊烟直上，几处钟磬齐鸣，天色暮而群鸦飞，皓月升而游人息矣。

坐火车过亚力山大

十二日辛未，晴。辰正上火轮车，北行少西，四百五十里，午刻至阿来三它呀海口。一路惠风和畅，阡陌盈盈，二麦成熟，六畜蕃衍。将至时过一条曲路，左右皆水，绕行百里。至一处似城郭，进内轮车无数，新旧不一。由苏耳士至阿来三它呀，计陆程千里。是日下车登小轮舟，行十余里上大船。船名“赛达”，长约三十丈，宽三丈，亦系法国公司轮船。见口内各邦船只，大小咸集，因是日埃及有喜事，各船皆挂花旗以为贺。及时放炮，开船西北行，微凉。出口浪大船摇，客皆不食而卧矣。

十三日壬申，阴云气叆，海浪风拥。遥见雪山甚高，而船中亦飘飘然六出飞来矣，冷甚。

十四日癸酉，早阴，午后晴。船行尚稳，水色蓝黄，至酉刻，风起浪涌如前。

十五日甲戌，晴。早见西方风篷四只，远近不等，其形如山如树。是日更觉摇荡，盖此乃地中海，因风多而浪更急也。

意大利海岸风景

十六日乙亥，晴。水平若油，船稳如石。寅正至墨西拿，乃欧罗巴西南之意大里国界。群山错列，紫翠凝眸。两岸灯火绵亘，楼房亦多。是国疆域不大，形如跂足，惟多火山，地长二千四百余里，北面宽约千里，南只数十里而已。卯正一刻开船西行，甚平。见晓日升于山顶，背日之山皆紫色。南北皆山，如送如迎，有峰峭然挺拔者，有壁立如削者，有作荷叶皱者，有若出水芙蓉者，有若断云横亘者，有若晓霜凝素者。是海浪逐潮，剥食日久，自成此象。山皆匝海而立，入望皆成画本，米南宫不足拟其妙也。

十七日丙子，微阴。早有日耳曼人多姓者，向明索中国字。明磨墨草诗二章赠之，其人大喜，如获拱璧。早饭有枇杷果、樱桃等。陡见山顶一石，直若白熊自上奔下之状，又有如老人拱手者、长跽者，群山错列，形状突兀，连绵百余里。又见巨鱼长丈许者，傍船而游。申刻大雨如注，迅雷烈电。戌初雨止，风起狂涛。

到马赛

十八日丁丑，晴。风浪犹大。未初，至法国海口马赛。进口四壁洋楼高八九层，皆白色。炮台石累极固。大小轮船，依次列数十只。下船乘小舟登岸，入接客厅。旁有查装房，先以四楞木渡长三丈许、宽一丈五尺者，将众人行李载入此房。后将四面铁门关闭，税官按数查点。船主交明，则以

小车形如椅而无腿四轮者，将行李皆推出，按人分散。前由上海至此，一切行李皆船主经管，客人勿庸检查，倘有遗失，船主包赔。

明等乘车行十余里，至店名“笛路埃得拉佩”。其内铺设以及帘幕床榻、饮食器皿，无不整洁。四面石楼七层，中置玻璃照棚。西面一门，内有石梯，宽五尺许，形如螺蛳，盘绕而上，外立铁阑，上铺花毡。住屋数百间，上下皆有煤气灯出于壁上，笼以玻璃罩，如花朵然。外国所燃之煤气灯，系在郊外设厂蒸煤，令其气从水中穿过而后燃之。其光倍于油蜡，其色白于霜雪。通城人家铺户，远近高下，皆以铁管通之。其气颇臭，不可向迩。如不点时，必以螺蛳塞住，否则其气流于满屋，见火皆着，实为险事。其厂所余之煤块，可烧而力弱。又有油名石油，系在山中掘凿，久则有泉涌出如注。此汁燃之，光亮而无渣滓。

煤气灯和石油

店内各屋，有铁铸火炉倚于墙边，前围铁盘阑干。炉内盛煤，烟筒在墙内通于楼顶。壁面有小铜帽，如唤人时，以指按之，则楼下有铜铃摇响，其人应响而至。旁一大牌，上书屋数，如某号唤人，则铃响时某号小牌自起，非人按之不止。又每层设一茶房，内奴婢各一名，以备各屋呼唤。壁上有一铜嘴皮筒通于楼下，如用物之时，以口对铜管大声呼之，则下面闻如觌面，所谓传声筒者是也。又各屋墙上有二小龙头，一转则热水涌出，一转有凉水自来。层层皆有净房数间，四面暗玻璃如纸，亮而不透，绿绸帘帐、

纸匣、瓷盆、水管皆备。如人懒上此四百八十余步石梯，梯旁一门，内有自行屋一间，可容四五人。内有消息，按则此屋自上，抬则自下；欲上第几层楼时，自能止住。店前门内左一小门，内达厨房。右一账房与店主卧室，后立二石人，手擎铜灯，如迎人之状。院内东一大饭厅，北一后门与下客茶房，亦皆整洁。是晚出店闲游，街市男女见明等系中国人，皆追随恐后，左右围观，致难动履。亥刻，送赫乐彬上火轮车回爱尔兰。

叫电梯作“自行屋”

十九日戊寅，晴。泰西食牛乳者，如华人食点心，故早晨有驱车市冷热牛乳者。女奴皆顶大筐买菜。通衢高楼第一层向外者，皆是铺户。数铺之间一门，楼上多系住户。铺外无幌而有匾额，其字号书铺东姓名。所有人家、铺户，皆有数目记号。

午初，上火轮车东行二百五十里，至拉薛。沿途山水花木，阡陌连绵。又过黑山洞五，小者长二三里，大者十余里，入内黑暗，声音振耳。大者中途或有一二小灯，亦不甚亮。下轮车，复乘马车行十余里，至造船厂。其地四面数十里，内列高房百余间。先见管厂官，经德善告以来意，该员大喜，乃令取其所造各种轮船轮机图式，并一小轮船长约三尺者与看，其法备臻精巧。茶毕，又引看各处铸铁、锯木。其铸造一切，皆用火机，不需人力；虽千万斤铜铁，自能转运。此厂逼近河干，已有造就轮船二只，粗具规模。出此厂西行数武，入一厂，见高支木架，中悬

一未竣工之轮船，长约三十余丈。去此东行约五弓地，入酒楼饮茶，无他糕点，不过奶油面包而已。

围着看中国人

是时天气微热，食毕下楼，见吃茶饮酒者甚多。出门，有乡愚男妇数人，问德善曰："此何国人也？"善曰："中华人也。"又曰："彼修髯而发苍者，谅是男子。其无须而风姿韶秀者，果巾帼耶？"善笑曰："皆男子也。"闻者咸鼓掌而笑。归时一路黄童白叟，有咨询者，有指画者，有诧异者，有艳羡者，争先睹之为快。

回寓晚饭后，又乘车街游。行六七里至街心，有水法与水池。迤北则市廛闾阎，繁华稠密。迤南则石路一条，专行车马，左右两行桐树，四行小树，隔数武左右有铁凳一副，以便游人乘凉。又有数十书生，长者在前，少者在后，结队而行，服色一律。由通衢而西折，则所经之地，无非花树园林，处处引人入胜。行至一山，车盘旋而上，陡见洋楼数处，画栋雕梁，齐云落月，花香鸟语，日丽风和；又有瀑布斜出于两楼之间，绕山而流归于大海，山下临海，一望无际，洵奇景也。后则城市台榭，烟树迷离。归时车旁有小儿乞钱。德善云："如欲给钱，当急与之。倘被公人遇见，彼必受责。盖外国鳏寡孤独六根不全之人，皆有安置之区。至于穷困之男女老幼，亦有作工养育之所。行乞实干国典。"云云。回寓又见精兵两队，腰佩钢刀，肩负火枪，鼓吹游于街市。入夜微凉。

二十日己卯，晴。早发，乘车行五里许，见本地新建

总管公署，并无墙垣，四面高楼白石叠起，雕刻甚细。楼梯如螺之旋绕，屋宇彩画，四角金花，当中画彩云仙女飞舞状，工程浩大，尚未告竣。又行五六里，见礼拜堂一所，建于山顶。从下坐车绕上，花树少而乱石多，山海苍而晓风冷，蒲牢丁东，人语喧哗，又别有洞天矣。

外国的丧葬风俗

回时见数群幼女，身着白衣，白帽，白鞋，乃初入礼拜堂者。盖外国凡有婚娶会客喜庆之事，皆服白色。男子之衣，只黑白红青四色而已，孝服则皆青色。惟帽顶统一青绸，其服之等差以绸之宽窄分。公服四季亦系青毡、皮鞋、高帽。妇女孝服亦皆青色，平素则衣五色绸缎长裙，假发、小帽、皮鞋。人死殓后，则舁往礼拜堂内受礼，戚友咸来，偕神父念经祝祷。出殡时堂内按人年纪鸣钟。其贫者拉埋而已。其木棺系以青车乌马，拉至瘗所，无论官民男女，皆乱葬于礼拜堂后，立一石碣云某某之墓，有功者将其生平事迹书于其上，并无邱陇，亦无烧纸祭奠等事。

是日巳初回寓，见店左皮箱铺内专造一种小箱，名曰手箱。其色黑黄不一，坚固之极，长约二尺，方三尺许。作盒形，底盖相连，内有小槅小匣，可藏细物。面一暗锁，二根皮套，可以手提，方便之至。又隔壁一杂货铺，其中所售各种物件，奇巧有用者甚多。惟一种风镜，形如鸽卵，前扁后凹，其玻璃不甚厚而颜色蓝白淡青，四围以铜丝密织蛛网，虽大风扬尘，不得迷目。记由阿来三它呀至马赛，计水程四千五百里有奇。

卷　二

由马赛到里昂

丙寅三月，二十日巳卯，晴。午正，明等自马赛店内起身，乘车北行六里许，至一门如女墙，马道入门向西直上，东转正面高厅九间极大，乃火轮车客厅也。少坐,即上火轮车，行八百八十二里，戌初至吕阳。一路先西后北,田树园花，春光冉冉，高山有雪，绿水无波。过沙地，多红白石子，小者如卵，大者如碗，形状各异。有山冈，长七十余里，盛植葡萄，高皆二尺许，每株每岁只结实四五枚，色红味酸。国人以之酿种红酒，名“番鲁石”，其味仍酸，饮必加凉水一半。又过山洞四，有长二十余里者，长桥相望，有石有铁。过罗马教皇行宫，城高百雉，垣周突出石板，形如曲尺。下俱凿孔，一则宣泄积雨，一则严防寇敌。途中所经村镇，停车九次。

比至吕阳，见两岸楼房，明灯棋布,因城傍娄恩河也。是日往法京者，皆在客厅打尖。明等乘车入店名“得拉巴”者，四面楼高七层。当中玻璃照棚极大，下有圆池，池内鲜花金鱼，中一铜孩抱鸭，有水法自鸭口喷出,高七尺许，

奇巧可爱。觅一仆名欧罗瓦，年约四旬，系意大利国人，通英、法、日耳曼等国语言。其人身高眼碧，苍白须发，性尚温恭，系马赛店主所荐。



按火轮车形如平台，每辆长二丈许，宽八尺，高七八尺，平顶无檐。铁轮铁轴，四轮各大约二尺。顶上铺铅，余皆以印度之木制造，质极坚固。内分三间，每间左右二门，门旁各两窗，有活玻璃可上可下。蓝绸小帘，自卷自舒，机关甚奇。晚燃玻璃灯于车顶。四壁糊以洋绫。前后两木床，宽一尺五寸，分四槅，可坐八人。靠背坐褥厚皆三寸，面有回绒洋呢者，有马尾缎者，其缎系马尾所织，黑者厚钱许，如缎，灰质白花者，亚于绫绢。地铺花毡。有唾盒、取灯匣。壁上有面镜、帽架，有丝络以便盛什物者。至晚两床彼此抽出，并为一坑，此上等车也。二等者次之。三等者三屋皆通，中隔一木板，无他陈设，只有木凳而已。四等者载行李货物、牛马牲口。行时一行五十辆或六十辆不等，咸以铁环联之，首尾相衔，亦有数辆开行者，以接前站。

所有各国火轮车，沿途村镇大小均有待客厅，系客人待车之所，亦按一二三等分。一等者装饰华丽，桌凳器具备全；二等，三等者相似；四等者堆积行李货物。又有小屋十间，系卖书籍与酒食者，外有男女客人净房。有官人发卖车票者，票价之贵贱，以途之远近、车之等第而分，其形长一寸、宽五分、厚二分，上印蓝字云：由某处至某处。第一、二、三等，更有铁印暗号。客人行李多者，计

算分两与货并论。两厅之间，隔以箭地，上有铁架玻璃照棚，下各有来往两轨；去者在左厅候乘，来者在右厅少憩。内有税局查验行李。登车后，有管车官将客票剪去一半，扃其车门。俟停车，该官启钥开门，收票核对，所以防宵小也。

对铁路的最早介绍

车行多直道，其平如砥。遇小山则设法开凿之，大山则穿洞，长有三四十里者，一律齐整。遇水则叠铁桥，长有一二十里者。车行铁辙，宽约二寸，出地七八分，俱系阳辙。其轮外阔内狭，吻合于辙。若遇车路高低交错，高者以石土垒起，低者横一铁板如桥，竟有房舍叠起大路，而车行其上者。第一车系蓄火机，形如炮车，通身铁制，共六轮，四大两小。上卧圆铁筒，长约八九尺，高五尺余，内藏水火轮机，外树烟筒，长约四尺。下横二出水筒与铁轴关键，后列气管、鸣哨、机柄等物。初开时，筒内鈥鈥有声，浓烟突出。后立二人指使，能进能退，可迟可速。若对面来车，或将至某处，则鸣其铜哨，以便当途回避。以此一车而带数十辎重，行疾如飞，其力可知矣。第二车载煤，随行添用。第三车沿途刊印新闻纸，携带信文。后则一、二、三等客车，再则行李货物。惟末辆末间，高起一尺，后横玻璃窗，内立二人，不时外看，以防遗失不虞。每一行车有二官人管理行装货物；仆夫四五名，节节禀报地名，以及燃灯等事。

车欲回转，照棚下有大圆盏，长三四丈。只将头辆移

于盖上。下有机关，一转则车便倒回矣。因各车前后，皆有铁环也。车有来辙，有去辙，以免相撞。中途按站皆有小客厅，亦卖车票。车至各村镇，皆停住少时，则有上下客人，接送信文，别者亦可下车小便、点心。临开时摇铃两次，以为知会。又各处皆暗通有电线铃，此站车开，则使铃摇，以告下站。沿途每六里之地有堆拨，车过有人手执红绿二旗，夜则燃灯，举红者过，举绿者止【编者按：此处疑作者记述有误，应为举绿者过，举红者止】，不止必有危险。在各处亦有加添煤水之具。

百年前的导游手册

城中书肆卖行路簿，内云某处山川景致幽雅，某铺服用货物佳美，某店主人周旋款洽，暨各处远近路程；又云某处每日某时开车开船，或某时某地有某处车船经过，停时久暂，皆系一定。此火轮车之大略也。

车之速者日行五千余里，平时则日行二三千里而已。凡火轮车皆绅富捐资制造，每年获利，一半入官，一半自分。趋使一切夫役，多系官派。此举洵乃一劳永逸，不但无害于商农，且裨益于家国。西国之富强日盛，良有以也。

里昂的织造技术

二十一日庚辰，阴。早乘马车行数里至一机房，其织法与中土相似，而能以绸织人物花卉，与照相无异。德善买所织之法国皇帝并皇后行乐图二轴，赠斌大人。又行数里至一机房，所织纱绢皆用火机，尤为灵巧。又入一铺，其楼结构一连九间，两首壁上置大玻璃高丈许者，往来映照，竟成

三九二十七间矣。隋炀帝镜殿，不意于泰西遇之。店主见有华人，相待甚殷，出许多绸缎与看，各色俱备，花样精奇。午正回寓。

赛　马

二十二日辛巳，晴。巳初，明同凤夔九、彦智轩携欧罗瓦乘车行十余里，至教场看比马。至此有门票，入者每人助钱五开，每开计银一钱二分。其场周有六十余里，观者如堵。南面看台结彩处高树大旗，为将军坐处，左右坐男女数千人。马道周二十余里，形如圆周，其中途有河沟，有土冈，有木栅，有荆篱。将军面前立一木棍，马越河沟土冈等处，先过棍者赢法元五万开，次者三万开，余皆妙手而归。马道迤东，罗列车马，中有乐兵百余，皆红裤青靠，佩刀戴盔，上扦鸡翎。马步兵亦百余，惟马兵皆执刀。官皆红衣青裤，工字毡帽插白鸡羽，亦有戴尾盔者，皆在马道内外乘马执刀，弹压一切。明等排车于东，有武官取白板一块横于车顶。看至午刻，正北放炮一声，乐声起焉。乐毕复一声炮响，则驰马者放辔直驱。其衣帽颜色不一，所以辨其马之迟速，以定胜负。初次六人，中有骑白马著蓝衣蓝帽者，先过木棍，次乃骑红马著白衣白帽者。二次五人，有服黄绿二人先过，所胜亚于初次。三次亦五人，自东而来，将转北时，只见第一匹马著青衣者已驱出二里许，而第二匹、三匹因木栅未能越过，以致落马。有马腿折而人臂亦折者，有挂于镫上拽而死者，各皆任命而已。此事虽近于戏，而武备之强可知矣。

申刻回寓，戌初起身，乘马车至客厅上火轮车。德善乃先往隔壁电报房送信，盖人如欲到某处，而欲彼处某店预备车辆屋舍等事，必先送电气信。当日戌正开车，北行少西，过黑山洞三，停车五次，甚冷。

“法通线”——电报

电报一名“法通线”，又名“电气线”，一时可传信千万里。譬如由某国往某国有此电报，则两处各设一局，当中通一铜线，周于笔管，以印度树汁裹之，永不生锈。隔大海则置此线于海底，在陆地离数武立一杆，长有丈五者。杆首有瓷碗，将此线自碗内穿过，有时一杆上横数十条者。此线恒在轮车道旁。各局内皆有电气机、字母盘等物，镇日有人在内接送信文。有送信者，先将稿付于局内，其语贵简，局内按字数计费。主信者按稿上语言，一一在字母盘上以指按之。此处随按，彼处虽千万里亦随得之，其速捷于影响。盖各局案上皆有一小铜轮，大约五寸许，其上绕一白纸条，有信到时，纸条自放，其上自有红字印出。局人急以笔录，转为饬呈，毫无耽搁。此线多系国家所设，每年获利更重。其制造之法，大都仗电气之力。欲明其理，有美国才士丁韪良所译《格物入门》在，兹不赘叙。

法国京都巴黎斯

二十三日壬午，晴。行九百二十里，卯初抵法国京都巴黎斯。下车早有店内车辆仆从在彼等候。遂登马车行十余里，至格壁新街，入店名“阁朗达”。此店楼高至九层者，均系细白石盖造，颇为整洁，前后通街，四面计地数里，上下共

房二千五百余间。北面三门极高大，可行车马。门楼六层，楼下临街，皆系洋货钟表之铺。入门正面玉石台阶四层，大厅九间，为客人闲坐之处，铺设华丽，外有芭蕉、洋花等盆景。左有大饭厅，夜燃灯烛共计一千八百余盏。其厅可容二千余人，壁上玻璃高皆丈许。右有转角楼，梯皆螺蛳形，白石造就，宽丈余，上铺花毡，外手栏干系铁铸西番莲，其横木系花梨雕刻。每数屋间以一厅，乃客人之待客所也。

是日住第三层，屋之小者长丈许，宽八九尺。床皆轮走铜架，有鸡羽褥高二尺，蒙以白洋布。有细毛羊毡，扁形袋枕。有四方红褥，厚三寸，其分两不过四两耳。眠时枕与褥左右卷起，将人裹于其内，其轻软莫可言状。若当寒夜迢迢，频来好梦，人之溺于衽席者，又焉肯负此香衾哉。其内之陈设，以及使用之器皿，精巧绝伦，更有述不胜述者。其至巧者，有如二人软椅，有圆桌能大能小，又椅名“搬不倒”者，无腿，下作圆形，人坐前后，俯仰而不能跌。所有桌椅皆轮足，运转如意。楼窗皆嵌玻璃，窗外临街，内有各色帐幔几层。四壁糊饰花纸，门皆白漆金花，光怪陆离，五色夺目。又有暗锁划子，每层上楼转角之处，悬一白牌，上画一手，指定东西南北之各屋记号。头层梯旁有一池，池满鲜花，中心出水高六七尺，盖活水法也。

旅舍陈设

时明等随带庖丁二人，令在厨内择其可食者，每饭作四盘一镟。所食之菜，有王瓜、鲜蘑、豌豆、波菜、胡罗

卜、扁豆。有白菜叶短而厚，形比西瓜。午后，有果，如樱桃大如李子；梨实青而软；地椹形如桑椹，色红味酸而微甜，大者寸许，系草本，食必加以白沙糖。酒名“三鞭”、“比耳”、“波兜”、“支因”等，其色或黄或红，或紫或白，味或苦或甘，或酸或辣不等。厨房颇大，庖丁男女俱服白色，皆操牛耳小刀。其炉灶亦奇，锅杓等件亦皆不一其式。至呼人以铃等事，与华地洋馆无异。

当晚乘车街边十数里，道阔人稠，男女拥挤，路灯灿烂，星月无光，煌煌然宛一火城也。朝朝佳节，夜夜元宵，令人叹赏不置。法国京都巴黎斯，周有四五十里，居民百万，闾巷齐整，楼房一律，白石为墙，巨铁为柱，花园戏馆、茶楼酒肆最多。四围火轮车道，遥望如蛛网。甬路胥以小方石墁平，专行车马，宽若三丈许。两边石砌高起半尺，宽约丈五，皆煤油与白沙抹平。数武植树一株，如桐如杨，以便行人游憩。每两三树后置一绿油长凳，又两树间立一路灯，高约八尺，铁柱内空，暗通城外煤气厂，其上玻璃罩四方，上大下小，状如僧帽。每隔半里，有一铜眼机关，通于水道。每晨每午，有人以皮筒插于铜眼，转则水出，遍涤街道，后皆顺石砌流归于海。随时有车撮取粪土，以及铺户泔水等。楼上楼下皆有铜筒通于地道，若沟洫然。又每十数树间，有圆房周约二围，以便行人便溺者。其路途之整洁，可想见也。而途中并无肩挑贸易者。行遇小儿拥一小箱，如行人皮鞋落土，给以铜钱一文，彼则伏地以

巴黎街道十分整洁

唾而刷之，其鞋则焕然一新。有卖新闻纸者，半多童媪。有青服带刀，头戴铰形毡帽，八字乌须者，看街兵也。隔半里一名，皆各守汛地，往来梭巡，终日不离。至食时，别者来换。如车拥挤难行，彼即为之指拨先后，御者唯唯而听。凡有不平之事，彼即为之理论，语极公平，两造咸服。

女店员

左右住户楼房，数里一櫓，皆十一层。墙则一色白石，窗则一色玻璃，并帘幔栏杆亦多一律，楼下铺户亦然。门面内外大扇玻璃，门之左右各煤气灯二盏。铺门并无望幌，所有货物皆置于窗，由外可以见内。开铺者多是须眉男子，而伙计则多袅娜佳人。若铺中一无女子，恐终年不售一物也。铺店不必卖胭脂，而主顾不愁无郭华矣，此亦风俗使然也。即如手套铺，有人买物，必有娇女酬应。每启口问答，必笑容可掬，连称“莫四约”。法言“莫四约”即华言大爷也，老爷也。问毕取手套，必亲持之套于客指，以试大小，试毕始讨价值。值四开者要六开、七开，设主顾不忍驳价而欢然如其价以与之，彼必另有一番留情，以冀频来照顾。如往来已熟，至礼拜日可择其美且都者，邀而与之游，久则想必有佳境在也。铺主雇觅此等人，其价必昂。若惜其价而少靳之，是未读陶公致富之书也。每日酉刻，各铺户楼房路灯照如白昼，虽毫发无不毕见。人民皆喜夜游，入夜车马更多，至子正灯火始息。娼妓每晚在各巷口左右，往来徘徊，招致客宿，亥刻皆回。其未接客者，在家秉烛

以待之。

二十四日癸未，晴。早有告假回国之福州税务司美里登来拜。其人白面乌须，能华言，其谈锋莫可御。遂同彼乘车行三里许，至法国工程处。有大官数员，上楼饮茶。有伊姓者云：法君欲将百里教场，改建百里楼房，作“考产厂”，又名“炫奇会”。按天下国都造楼，国之大者备楼十数间，小者五六间，再小者二三间。请天下郡国各将其土产、服色、器皿，置于其内，以便民间壮观，其不愿者听。余地按国数分作花园。约在次年夏间，在巴黎斯会齐。法君择其优者，奖来人以宝星。后取出图样数张与看。

炫奇会

话毕下楼，步行数武，至其善工局。楼上层层挂细画百张，高有丈余者，山水人物，精妙之至。其神气逼真，原系麻油所画，可远观而不可近视焉。极下二层，列两行铜人石人，雕凿极细。

去此南行七八里，出城至“万种园”，内置天下各种草木花卉，鸟兽鱼虫。车行六七里，见鸟兽不多，极其幽雅。后入一高房，系养鱼之所。鱼皆来自外邦，海产者养以海水细石，河产者养以河水荇藻。有玻璃池，高约七尺，宽六尺，上下有气管，鱼喜热者通以热气，冷者通以冷气。地在墙中，是以鱼之鳍鳞首尾，以及浮沉往来，历历如绘。每种一池。有鱼似蟹而又如螺蛳者。有鱼如菊花形，红者、黄者、白者，身皆细瓣。喂以小肉，当喂时则开大朵花，食时则闭。有红鱼蝎虎形。大海龙虾，须长二尺。又小长

白鱼，身能变色。

巴黎戏园

西正回寓，往看戏。见戏园前园后方，四壁皆楼。正面戏台。前三面陡形，层层客座；惟中腰是小屋，每屋有檀椅四五张，扶手靠背，坐褥皆红绒，上下客座亦然。屋后有门，通于外楼。居中心者，价稍贵，在最上者价甚廉。台内左右各二层看台，上插花旗者，系尊坐也。听戏有卖戏票之处，有收戏票之人，彼此核对，以防蒙混。卖座者服色一律，年齿相约，皆二八丽姝也。台池前半客座，后半为作乐之所，共二十余人，多有喇叭、胡笳、鼓、笛等物。园规凡看戏者，无茶酒、戒吸烟与喧哗。若唱时有彼此聚谈，则别者作“思思”之声以止之。楼之四面高悬煤气灯，中一灯一千百枝，灯头千盏，缘泰西戏皆夜戏也。通宵只演一事，分四、五、六出。每出将终，垂帘少歇，则有卖扇、橘、酒水、新闻纸暨戏文者，亦有赁双筒千里眼者，往来招呼；客人亦可出外乘冷吸烟饮酒，而出入亦有执照。演戏者男优扮男，女优扮女。看戏者男女咸集，皆手执千里眼，有戏看戏；止戏时则以之四面看人，不论远近，罗列目前。少选，猛听静鞭数下，众皆悄然，已卷帘开戏矣。其戏能分昼夜阴晴；日月电云，有光有影；风雷泉雨，有色有声；山海车船，楼房闾巷，花树园林，禽鱼鸟兽，层层变化，极为可观。演至妙处，则众皆击掌叹赏，曰：“卜拉卧！卜拉卧！”法言“卜拉卧”，即华言“妙”也。若优人下场，众皆爱之，可再击掌唤回，其人则免冠鞠躬，再谢而去。

最早所见的照像馆

二十五日甲申，晴。早，斌大人携彦智轩往拜法国首相杜隆。巳初，同众乘车往照像处。上楼玻璃嵌窗，玻璃照棚。其照法令人端坐，不可稍动。对面高支一镜匣，相隔十数步。匠人持玻璃一方，入一暗室，浸以药水，出时以青毡遮之，不见光亮，仍放于镜匣内，向人一照，则其影自入镜矣。初则人影倒立，片刻照毕，入屋以白水洗涤数次。如面目微有不肖，拭去另照，再洗如式，则隔日向阳晒之。时不可久，久则必黑；亦不可速，速则必暗。一时可印数纸，印毕仍放水内。三日后，装潢成页。玻璃照棚内，另有白布照棚帘帐，以测日光之浓淡，以正照像之黑白。并有琴棋书画，诸多陈设，以及假园林花木，山水楼台，一切任人随意布置点缀，情景各臻其妙。

法国的王子与庶民

回寓后，酉初复乘车行数里至邦内街锐武园观剧。知法君在彼看戏，并无仪仗护卫，只有十数名红衣兵耳。其君年约五旬，隆准大颏，重眉八字，苍白胡须，气足神完，威颜凛凛。法国土俗，男子多将上唇胡须以鹿茸拈起，愈细长愈妙，作八字形。又泰西王子无异庶民，数微行于市，而不知其为王子者比比矣。或有识之者，即免冠，彼亦免冠，或鞠躬答其礼。丑初戏散。

二十六日乙酉，晴。辰正，斌大人携明往拜英美二国钦差。至德善家内，其父母两妹皆见，相待甚殷。又至美里登家，其母与其姨母、妹妹皆见，亦待以茶点。未刻回寓。

晚又乘车往看马戏，四面高台，层层客座，上宽下窄，形如凵字。地一圆池，边若米槽，周约十余丈。正面楼上作乐，临池左右各一门，为上下场。池心乃湿沙土。有二三人持长鞭驱马。先一十三四岁女孩，身服贴身肉色绒衣，远看如赤身然，腰围翠纱裙，头戴花箍。马转如飞，彼在马上跳舞作戏。又二小丑，以粉涂面，头竖红毛，直立甚长，身服贴身白色绒衣。二人曲腿折腰，装弄言语，作鬼脸之态。又二十余岁女子，同骑一骣马，旋转跳舞作戏。又一女子驰马，后有二人一立池边，一立池心凳上，拽一幅白布，宽约尺五，长有八尺，四面共布八幅。马至布前，人离马跃于布后，马就人即复立于马上，再跃再骑，如是者八。其轻捷如蜻蜓点水，毫无沾滞痕，女技之能事备矣。又二人白面乌须，身服白绒靠，腰围红金小裙，打筋斗爬绳等艺虽非新奇，较中土之技差胜。又一人领二马于池心，马解人言，令跪则跪，立则立。又令其后腿立，前腿拜，如挠人之状。末场出一大铁笼，下有四轮，笼内豢狮牝牡各二。一人突入笼内，手执长鞭大吓，狮皆跳跃，声吼如雷，往来冲突，从此人身上越过数次。后放手枪，众狮皆惊惧而卧。此人将头置于狮口之内，时许始出，观者为之咋舌。子正回寓。

马戏

二十七日丙戌，晴。早，斌大人携凤夔九往拜俄、丹二国钦差。午后，有中土宁波人王承荣字子显者来拜。伊在此娶妻，

侨居法国的宁波人

开设铺店，贩卖中华、日本货物，又解英法言，在此地已侨寓十数年矣。

彼去，明等遂登车行十余里，至集字院。其中所存，乃天下万国古今字迹，有中国字典以及篆文、八分，又有西藏、北番、日本、回回诸部落之字，皆以铜板镌成，藏于柜内。并有雕铸刷印之处，皆以火机，不假人力，印者只劳送纸而已。又至信局，见楼上书信堆积如山，有四十余人在彼分别四方路途，皆以轮船轮车携带。轮车取送信文，不停车，在车顶旁立二铁钩。应送某处之信，大包挂于头钩上；在某处车道旁立有高竿，竿头亦有二钩，有应送他处之信，大包挂于二钩上。车过时，送者自挂在竿上，取者自从竿头钩于车上，不延时刻。未初回寓。

翻译中国书的学者

二十八日丁亥，微阴。早乘车往文人坊，拜一人姓茹名良者，年约五旬，士人云为法国翰林。彼读华书三十余年，识字之义，未闻字之音，且已翻出许多中国书，如《四书》、《礼记》、《三字经》、《千字文》、《平山冷燕》、《玉娇梨》等书，入内让坐，并不交谈，以笔书之，可通其意。又出其所翻书卷呈阅，尚不支离。所居之地，因四方人多会于此，故名曰文人坊。

又至法国钱局，东楼所集乃天下各国古今金银铜钱。案上置大玻璃匣，每匣只盛一国钱。见有中国古钱，青铜钱、红铜钱、铁钱、锡钱，以及当十钱、当百钱、当千钱。其余他国钱，文字皆难以辨识。再入西面楼门，乃铸钱处。

铜片切钱，凿花雕字，皆用火机，一时可得数千。金银钱分两不同，分毫不爽，洋钱质最纯净。

去此又行十数里，至电气局。其电气机皆外国所用，大同小异。惟一种机法最简便，可用于天下各国。亦系两处各用电气机，无字母盘，中接以铜线。此气机与他处迥异，支于架上，中悬一铜针。将信稿以水贴于一纸如银箔者之上，铺于针下。针自往来横行，针过之处，字皆印出，在对面亦然。针下只铺银箔，彼处针动出一字，此处亦显一字，虽隔千万里亦然。其最捷者，莫过于此也。当初印之时，不甚了了。将此纸以热铁烙之，再以凉水洗之，则行行真切如初脱稿者。若上悬以铜针，印出字皆红色；用以铁针印出，字皆黑色：皆电气所使也。此线不惟能传信文，且能传送小照，其法有非拟议所可得者。

酉刻，又随广叔含、包腊等，乘车行六七里，至梦丹街“吗逼园”。园颇大，中有假山活水，歌楼舞馆，酒肆茶房等处。园系法国富人所造，每日酉刻开门，丑初闭门。通城名妓，皆集于此。凡入门时，男子每人与园费五开，女子不与，专为代园招客。迩来六七年之间，园主获利无算。游人愿与妓跳舞，则携手相抱，跳舞一番。自有作乐者随之，其高下疾徐，悉合节奏。园内饮馔一切，值甚昂。时见灯烛辉煌，游人稠密。女子淡妆浓抹，备极妖艳。有人在乐亭对跳者，亦有男女对坐畅饮者。彼见明等，有假惊者，有佯羞者，有偷视者，故作引人之态耳。少游即回。园散时有携

法国妓女

妓回家者，有随往妓家者。

又闻英法国有售肾衣者，不知何物所造。据云，宿妓时将是物冠于龙阳之首，以免染疾。为之设想，牝牡相合，不容一间，虽云却病，总不如赤身之为快也。此物法国名曰“英国衣”，英国称为“法国信”，彼此推诿，谁执其咎，趣甚。又云法国妓女皆净，每月有官医考验；其有病者，带往施医院疗治，愈则令归。

阴茎套的最早记载

二十九日戊子，晴。早有法国总理衙门委员郎贝叶者，年逾五旬，须发尚黑，偕明与凤夔九乘马车至客厅，即上火轮车，行二十里，抵卫洒王宫游。有管宫官导引，游览各处，申刻回寓。去时见街市有湿地水车，形如北京水车，绿色，后一喷壶作月牙形，长约四尺。车行则细水喷出，往还两次，遍地皆湿，道不扬尘，如细雨之初过者。由马赛海口至巴黎斯京都，计陆程一千八百里有奇。

四　月

初一日巳丑，一夜细雨，破晓微寒。遥闻卖花之声，宛如江南风景。茶罢，乘车北游。去店二三里，有大礼拜堂名“马达兰”者，四面玉石白柱，周二三围者四十余根。堂之左右，每逢双日早晨，支四方铁架布帐二十余，内有老媪卖鲜花、草子。西俗，盛馔款客，案上必置鲜花三四瓶，以佐饮宴。又年幼妇女赴宴、入宫以及庆贺等事，皆著白色绿色宽

卖花与赠花

裙，手持鲜花，而赤其臂，可谓司花使者。裙之后幅愈长愈为尊贵，甚有后幅长四五尺者，如狐尾之委地。人若赠花于女，最为美事。园内看戏，多以花束丁字形者掷于台上之女，彼必伸谢。

外国男子手持木棍、雨伞，并有吸烟者、闻烟者，虽盛暑而独无持扇者。女子所持之伞，小而有穗；可以携扇，而不许吸烟，有吸者以贱妇目之。男女冬夏皆戴手套为恭，又皆善饮。女子贵黑黄红发，细腰小足，高乳大臀，又贵黄蓝睛者。

自店东南廿余里，在柏麻晒街，有铜柱周十围，内楼梯四百余步，上有铜盘，中立一大铜人，作奔跑之状。人立盘上，俯视巴黎斯之四面，城郭楼台，历历入目。游毕回寓。

由法去英

申刻，忽有赫总税务司由英国“法铜线”寄信，约明等立即前赴英国。时斌大人因痔发不克前往，乃留叔含侍奉。明同包腊等于戌初上火轮车，北行六百二十五里，至法国海口，地名布伦。丑正，又上火轮船长十九丈者，过英江，为大西洋海岔，西行七十余里，寅刻抵英国海口，地名都法。是时天未明，不燃灯烛，路径可辨，凉甚。下船再上火轮车，西行少北，二百五十里。

初二日庚寅，阴。卯初抵英国京都伦敦，至客厅，下火轮车，乘马车行八里许，至店名“端木司”，在草厂茶饵街内。店高七层，其中装饰器皿，与前店大同小异。惟打球

房壁上垂一皮筒，长盈尺，上有铜帽；人若吸烟，将此筒提起，自有火出，盖亦电气也。伦敦周可百里，居民二百万，道路平坦，园林茂盛，街巷整齐，市廛繁盛。楼高皆六七层，其色红白各异。法国烧木，其烟清轻而上腾；英国烧煤，其烟重浊而下注，故楼房易于黑暗。时赫乐彬自爱尔兰回此，寓于"卧特禄"店内，明等遂往拜之，约明同彼乘车至英国总理衙门。

水晶宫

后乘火轮车行四十四里，至水晶宫。此宫系在十三年前，官派伯爵柏四屯所建，以铁为梁柱，上下四旁镶嵌玻璃，遥望之金碧辉煌，悦人心目，故名为水晶宫。其中园囿楼台，占地十余里。东靠弓形园，西通大马路，南抵呐伍村，北至赛达庄。其宫楼地作日字形，面如高土二字形，长约百六十丈，宽三十余丈，正中高十六丈八尺，左右先十丈五尺，次六丈二尺至二丈二尺。楼上前面陈列洋琴、洋画以及玩耍等物出售，后列名人油水画一千二百余轴。楼下正中设一乐台，上置一大风琴，高约二丈八九尺，四面铁筒数十，周皆盈尺。一人弹之，其音洪亮，如遇顺风，百里外皆能闻之。左右有弹筝、鼓瑟、厌笛、吹箫之座位数百余。台下列藤椅千张，盖为听乐者而设。对面一戏台，苦不甚大。后列新造洋车数辆。

左有仿埃及、希腊、罗马、回回、土耳其、意大利各国之王宫庙宇，虽云具体而微，而结构备极工巧，或木质，或石质，甚细致，更有瓷造者。惟埃及国庙内，有其先圣先

贤之像，有兽身人面者，更有兽身人面而带翅者，皆红身黑发，重眉长唇。壁上大字横横，有如刀剪者，亦有如燕如猫者。其他房貌不一，新奇无比。再有鱼池、鸟架、假兽、鲜花，暨前四五百年英国人物之形象，石头、水画等物。右有法郎西与本国之玩好等物出售。前一枯树，干高七余丈，周十数围，立于地上，如插笏然。后有外邦野人像三四种，有黑人披发者，有下唇钉一铅饼大如当十钱者，有穿羽毛者，有持木器猎虎者，有彼此战斗者，皆在假山小河林木之中。再有书房、饭厅，皆甚大，中有水法、鱼池。又前后石人两行，有骑马者、斗兽者，多半赤身，男子露其阳，女子牝凿一花覆之。

野人像

出正门，下白石台阶廿余层，前一石路，长一千五百七十六步，宽四十八步，左右石栏，外有汉白玉石人二十六个，坐立不一。下则一园，名之曰意大里园，长二百六十六丈，四围山水树木，形如屏幛。当中六座水法，左则一片山岭，花木鲜妍，遥而望之，真无纤尘障目。又一圆铁花架，高约三丈二尺，共百二十柱，四围十二门，每门宽约十六七尺，各色鲜花，盘旋曲曲。再至中途，则一对八角翠花亭，又名水仙庙，高皆六丈余，中通外直，铁铸油漆，颜色五彩。楼之左右各一铁造转心楼，系为助水法易于得水而设者，圆形，顶似折盅，高约二十八丈二尺，共分十层，上下八百步。极上有千里眼，可以四面眺望。见东面仍一大园，因天晚未去，遂以千里眼瞻仰一番，心

殊未畅。

是日游人男女老幼以数千计。彼见我中国人在此，皆欣喜无极，且言从未见中土人有如此装束者，前后追随，欲言而不得。凡游此宫者，给票费四开，合银五钱六分。此系本国富户聚造，官助以力，官派人员吏役管辖。所收银钱，官收一半。大凡外国官造之花园画阁，四方人民皆许游览，欲临眺者，给费几许。数年后，其本自回，不惟子母相权，利浮于本，抑且与民同乐，广播休声，善哉此举也！又闻此宫原为集货厂，所为获利，因其工程华美，而改为水晶宫，修理尤妙，以备人民游玩，而得利尤重焉。申初回寓。由巴黎斯至伦敦，共计水陆程九百四十五里。

报纸新闻
报道失实

后有法人吴良贞者，德善友也，通英语，日暮来访，言："适见新闻纸云，今晚水晶宫增设花炮，因中国钦差欲往一观，未详确否，特来一问也。"明言："我国斌大人尚未来此，予等初不闻有是说，想属讹言。"吴亦谓必无此举，盖管宫官设法诱人，谋获重利耳。明曰："计乃巧矣，顾新闻纸乌得载此讹言？此犹细故，倘事系重大，岂不遗误耶？"吴曰："此乃晚报单，本非新闻纸比，所言半属无据，故阅者少，而值亦甚微。"言毕，复问德善何为不来？明对以仍在巴黎斯随斌大人之故，吴遂去。晚饭后，偶思整容，时剃头人未随去，爰命店主佣本地业是者为之。洋人剃头，不以水洗而以涂胰为功，剃竣则以香水淋额，清润而洁，绰有异趣。

初三日辛卯，阴。早饭后，包腊并其友四人，一名察理，一名周智，其二则未详姓字，来约同乘四轮四马车，行七十五里至艾蒲三看比马。一路村镇繁华，车马不断，遇有打大木球、踢行头作戏者。至跑马处，见东西看台数层，高六丈许，长七八里，车辆如云，男女丛杂，约数十万人。有卖耍货者，有唱曲者，男子面涂黑，女子著异服，弹琵琶、打八角鼓以讨钱，亦间有村妪讨钱。盖法国俗尚奢华，凡事务极美丽，故经营多而穷困少。英国内殷实而外俭陋，自外观之，英逊于法多矣。是日见跑马五回，酉正始散。

男女对着吹豌豆

旋时游人皆买吹筒豌豆，无论男女，彼此对吹。女子有往车内掷金线纸球者、草团者，左右追逐，举国若狂。又女子有立门首者，与游人彼此嬉笑，各以嘴啜自己手背，其意如交颈亲吻，以示爱慕之诚。车上男女相遇乍逢，而彼此垂情溢于眉目，已去而秋波回顾，百态横生，虽铁石人，亦为之情荡。包腊云：每年二八月两次，名曰“达耳背”。亥初回寓，极冷。

外国车式不一，均系铁制，有木之处皆饰黑漆。车箱下有二铁，作铰形，横在箱轴之间，能轩能轾。人坐如腾云雾，飘飘欲仙，道虽不平，可免颠覆。车之大者，四轮四马，御者二名，各执短鞭，骑于左马。车心开厂，对面可坐四五人，左右二门；前后立二平座，座上有铁栏，亦可坐四人。又有四轮两马车，御者端坐持长鞭，箱作元宝

形，左右有门，内坐四人，靠背坐褥俱全。亦有尾后可以支起半棚者。又四轮棚车，车箱四方平顶，顶亦铁作，可放物件；四面栏杆，箱内左右两门，对面坐四人；四面活玻璃窗，可上可下，亦有帘幔，御者高坐车箱前。又有如此棚车，能拆作厂车，上下皆有螺蛳，拆改甚易。又四轮单马双檐车，内可坐二三人。两轮单马车，车箱瓢形，御者坐于箱后，前面上半开厂，下二小门，可坐二人。又有各店接人大车，四轮方箱，长约七尺，宽五尺，高五六尺，车后开门，两马拽之；御者在前正立执绥，内四面活玻璃窗，蓝绸小帘，左右两床，洋呢坐褥靠背，对面可坐十二三人；车顶平，四面铁栏，左右长凳，亦可坐十余人，或放行李。

公共马车

通城海车亦然，其价甚微，后立一人收放车票，前横一匾，上书“空”、“满”二字，以便待车之人知有座否。各处亦有待车之所，先后来者各一号票，不得争上。外有许多车式，皆绅富自行造作者，街市车皆排列于宽阔之地，欲雇则以手招之，其价皆有定规，论里论时，皆不甚昂。御者上车，彼此对表，告以去处，并不多言。车极轻快，马行长途，不喂不饮，亦少便溺，御者亦不吆喝，口内如呼犬然，只作嗞嗞之声。御者夏穿短靠紧裤，皮靴，头戴且字形高帽，帽右钉黑木花一朵，亦有穿松裤、皮鞋者。冬著长服，夏令雨虽如注，不得支伞披毡。坐车若有仆人，或坐或立，多在车后，或在御者之旁。

初四日壬辰，晴。早有突姓者来拜、约游。遂乘车行十数里，【编者按：此处小方壶斋本多出一段文字，为“至一处，内极广阔洁净，见上下罗列者，皆中国圆明园失去之物，置此赁卖。见有龙袍、貂褂、朝珠、太后朝珠、珠翠、玉石、古玩、诸般画轴、神像、金鸡。中天马、银鼠等衣，皆御用之物。睹之不胜恨恨，乃辞出。该官又与彝等每人一簿，乃诸物价值，意欲将诸物买回。同人乃操詈语，而兔姓等不懂，尚欢笑如常。】至集书库，内悉载天下书籍，共八十余万卷，亦有满、汉、回、番各书。当中玻璃照棚，下有桌椅，国人皆可入内观看，亦可抄录。在北楼遇一英人，姓德名格乐者，能华言，颇清楚，且系京音。其人取许多华书呈阅。

说北京话的英国人

又入一楼，悉置天下各国飞禽走兽鱼鳖虾蟹，以及昆虫之皮骨。皮灌以水银，骨支以铜丝，大者如犀、象、海猪等皮骨，小者如蝎虎、蝙蝠等骨。有大龟高六尺，长亦六尺许。有一飞虎钉于壁上。一鱼长约二丈，只生头而不生尾。又有兽身鼍背者。有鱼如蝎虎长丈余。所有大鸟兽灌水银者，皆抽骨在外支起，置于当中，有跪者、伏者、奋翼者、啖食者，形状不一、神气如生。小者如家雀、松鼠等骨，皆支起置于四壁槅中，以玻璃罩之。又如蛤蜊、蚰蜒、蜻蜓、蝴蝶等，置于案上玻璃匣内。各鸟兽鱼虫皆挂一牌，书此物何名，来自何处。如此五六层楼皆满。下层有石人、古玩等物。内有大铜钟一口，上镌嘉庆某年月日粤东某城某人铸献。又至一画楼，内层层悬

大小油工画轴千余架。见有许多女子在彼支架摹画，其所摹者与壁上分毫不爽。油工画皆木架，上钉粗布，以麻油调颜色而画之。又有各种新奇器皿模范。看毕回寓，突姓辞去。

看焰火

戌初，同包腊等至火轮车客厅接斌大人并德善等人，入寓，遂同乘马车往水晶宫看烟火。是日宫内华烛星罗，通宵达旦，游人蜂拥，塞巷填街。在彼晚饭，后出前堂上正楼看灯。先放双响炮竹，声震山谷。继则花起半空，光分五彩，蓝绿红黄等色，顷刻变化无穷。又有花飞落如彗星者，有飞火能来往数次者，有花转八角孔雀翎者。又一明灯，借轻气球飞起，形如明月，随时变化，变黄则映地皆黄，变绿则映地皆绿，尤为烟火之最奇者。楼前二翠花亭，亭心燃绿灯，有水自亭顶流下皆绿色。又水法三座，每座五孔，正中高者跃起十余丈，四小者亦六七丈。水后燃五色灯，灯换何色，水变何名，灯映水变，水跃灯明，色色空空，镜花水月，虽云水火之幻化，实极人工之精巧也。丑刻回寓，微寒。

万种园

初五日癸巳，晴。早有赫总税务司暨告假回国之税务司休士、汉南、狄妥玛等先后来拜。狄妥玛乃约明与凤夔九同游。遂乘车行二十里至荔蓁街万种园，园四面距百数十里，花草树木，山水楼台，其奇异难以殚述。外有猛兽，每种各有石屋二间，前有铁栅栏，上悬一牌云：物系何名，产自

何处，因何人而携此。有园丁以铁叉插生肉、面包喂之。兽之驯者在木房内。小鸟每种一木房，前有铜网，内有水池、食盆、枯木枝。水鸟与鱼皆有大池。鸟兽有水产、旱产各异者，置于四间木房，内凿石池，外铺干草。畏寒者向阳，畏热者背阴，无不各得其所。

如左园兽之奇者，有虎、豹、犀、象。牝牡狮子草黄色，牡者头上满鬃，尾如驴，牝狮无鬃，形如虎。黑熊、白熊皆大于牛。鹿属、狼属其类甚夥，其名未考。驴大于骡，黄质黑纹。又有独峰驼、双峰驼、西藏牛，其牛短角长耳，耳后有黑色长毛委地。有鹿身长七尺，小尾，项与腿长皆八尺许，角长四尺。有袋鼠草黄色，身长三尺，细尾长耳，如犬如兔，前腿短，后腿长，其行甚速；肚下有肉袋，生子皆藏袋内。以及野马、野猪等兽。鸟之奇者，有鸿、鹄、雕、鹤、鹦鹉、鹭鸶、孔雀、杜鹃、葵花鸟、驼鸟、鸥鸮、鹧鸪、鹌鹑、鹅、雉。有鸟鸡身，头有花毛如蛤蜊形，红质黑章，屏开如伞。小鸟有灰身蓝领红嘴者，有淡黄身红嘴者、白嘴者、红身黄嘴者，绿身红嘴者，大皆如鸦。又大白鸟黑嘴极宽，长二尺许，有长腿者、花翅者，种种不一。又一物如湿湿虫，大如簸箩，其色黑红。鱼之奇者有水獭、海龙、鳄鱼、鳝、鲤、鼋、鼍、龟、鳖等。

怒蛇海马
山鼠蚁王

出此绕至一道，系石砌瓮洞，长约五丈，宽约二丈。由此穿至右园，见有大象，背驮木鞍，上可坐五六人。大蟒大蛇，皆

在木槅玻璃罩内，铺以石子、羊毡。又竖大树丫，见有蛇盘树丫者，有在毡上者。有铃铛蛇，黑色，以口啮人，其毒甚大。园丁以藤击蛇，令其立起，以便人看。不意此蛇击久不起，园丁怒而尽力一击，蛇忽窜起，以头触玻璃者三，其声轰然可畏。又有大蝎虎、蜈蚣等虫。有"海马"长丈五者，平背无毛，高五尺，头长四尺，嘴宽三尺，两钩牙吐于口外，小红目生于耳下，小耳矗立，体极重，皮极厚，不畏枪炮，性食草，潜伏水内，游于旱地。有兽如牛如犀，四蹄如特，无毛无鳞，一身肉甲，两耳直立，鼻生独角，长尺余，亦不畏枪炮，色皆浅黑红青。又有猿猴猕猩，黑白不一，大者如老人，有黑身白脸者。有兽大于驴，色黑脸白，声叫如猫。又有狗熊、狐狸、羚羊、野免、貂鼠。"山鼠"一身刺长二三尺，作黑白色，形如猬而大。又有"蚁王"，形如长短腿长尾狗，尾如扫帚，小耳长头，长舌长嘴，小白细牙，舌有钩，专食蚂蚁，通身上黑下白。鸟有家鸡五六种，山鸡、火鸡、鹰、鹏、雁、鹊、家雀、小燕、老鹳。蝙蝠有嘴如牛角者，如匙者。鱼又有鲸鱼、鲟鳇、蝦蟹、金鱼。游毕转至一门，有十字铁栅栏，中轴能转，只左旋。游人能出不能入，每空只容一人，虽多亦须次第而出，不能骈行，出此登车回寓。

伦敦地下环绕通车

中途坐地内火轮车。盖英国京城地狭人稠，恐火轮车不利于行，故在地中楼下造车道，环绕通于各街巷口。明等入一楼，下石砌登车，见左右壁上有灯，行二三分时，下车出楼，

即至茶饵街东首矣。马车已候于此，乃登车入寓。狄妥玛辞回。

晚明等原拟看戏，因有赫乐彬信来，约明等三人赴“集华会”。斌大人乔梓遂去看戏。明等同包腊、德善至“韦里思”店，介绍迎至大厅，楼上作雅乐，鸾箫凤管，克谐八音，下列盛筵、海错山珍，和合五味。是日赴会者，皆系驻华之人，共七十余名。中坐者系前任香港总督、英国钦差、世袭侯爵德威四。饭毕，德侯以手击案者三，众皆悄然。彼即立起，高谈雄论，如作歌然，所言系华洋和好之意，言至肯綮，众皆以锸柄击节，云：“喜尔！喜尔！喜尔！”英言“喜尔”，即华言“听”也、“此处”也。德侯话毕，众皆拱立执杯和声云：“额补！额补！额补！贺来！贺来！”即华言“快哉妙哉”之意，如是者三。盖一祝大清国大皇帝万寿无疆，二祝英国君主世世修好，三祝太子致承统绪。德侯向众谈论时许。后众人依次而立，或言钦差游历，与有荣光；或言中外通商，实为便利；或夸耀两国兵马强盛，财赋充裕；亦有不言者，有代为言者。后复齐立扬觯，祝颂一番。祝毕而归。丑正回寓，与斌大人谈及此会，大人甚喜。

驻华英人邀集宴会

初六日甲午，晴。早至英国施医院，楼高，后列铁栏六层，系学医之所。当地罗列疗病之具，广设病者之榻。病人上下楼，皆以小车推之。有一幼童染病，医生以镊自其口内抽出一牙，血流满口，继以凉水洗之，痛遂止。又以小车推

观看医院外科手术

入病妇，身覆绵被，移于床上，揭被，见赤身下盖红布，腹高如鼓。医生于脐下用刀割之，入以铜管，遂有黑水自管流出，盈一大盆。流尽，其疾遂消。治毕覆被，以车推回。医生持此黑水，遍告学生病源治法，又云："此腹当割，细搜其本。因此妇惧痛，故不开腹，只如此治之。然病根未拔，若再发，恐刀圭不能效灵矣。"后又推来病妇，医生以尖刀割其肩下，长三寸许，自内剖出一骨，如鸭卵形。血尽，即以线纫其口。此妇痛楚难禁，叫号不止，后闻疾亦寻愈。看罢遂至楼上男女养疾之所，见屋宇洁净，四壁设矮床三十余张，长枕大被。每室有一舍身义女，皆甘心扶持病人者。

去此至一大礼拜堂，名"贤坡罗"者，楼顶如高字形，座如土字形，内四角转心楼。堂顶内如悬磬形，中腰有铁栏，四楼皆通。明等从东角转心楼绕上至堂顶，缘铁栏而行。有老妪云："若二人一立南面，一立北面，中隔一矢之地，北面以口面壁而悄语之，南面以耳向壁而静听之，彼此问答如觌面然。"其墙以手拍之，作铿然声。再上一层，立于楼外四望伦敦，其宫殿之巍峨，城池之雄壮，市廛之繁杂，人烟之稠密，历历在目。游此堂者，须与堂费数开。晚乘车看戏，戏有大海狂涛，舟船飘荡。虽是逢场作戏，宛如海上移情。又有人自天上飞下，背生双翼，飘忽不可测。子初回寓。

英国的回音壁

初七日乙未，阴。早有烟台税务司休士来拜，乃同彼

与彦智轩、包腊、德善等，乘马车行五十六里，至其先王故宫。登楼，见悬油画数千架，皆千百年前故事。又有床、椅与中国瓷器等物，皆其先王之故物也。出楼，见四面花树丛杂，中有迷人篱，作扇面形，系以小树绕如花墙，高皆四尺，内有曲路，入者必须人导，否则能进不能出矣。旋时途中入一饭店，在楼饮酒欢呼。坐中惟德善能唱中国俚曲，明等依歌而和之，无不击节称妙。已而杯盘狼籍，遂登车回寓。一路颇冷。

初八日丙申，晴。早同彦智轩、包腊往看比马场。来者有门票，各出英元几开。内四面看台，中一圆池，数人各骑骣马，缘池而跑，胜者给与花红绸一条，披于马首。复比双马车、单马车，胜者给黄蓝绸条。去此，又看造火轮机处，皆系大铁铸造。戌初，赫总税务司约看戏，在“端木司”店后，园名“昆音”。戏有舞弄真刀，施放真枪者。

初九日丁酉，晴。午前乘车至“百里的呢客”杂物馆。进门买票，内又三门，先入右门，见正面一小台，台上一人对木人语，木偶亦张口点头作答应状，盖一人作二人声也。前列桌凳数行，以备客坐。又入左门，有一灯戏，高悬布帐，对面距四五步置一灯匣，架高五尺，有小玻璃画长四五寸者置于匣内。灯光射帐，照出画影，大于原质，且能动转。戏时须在暗屋，不见天光。戏毕将灯移远，卷起布帐。另一小屋，四壁皆空，中悬一人头带肩，四面无倚，上下亦无绳系。此头七孔皆动，能言能笑，浑似真人，其下身不

一百多年前的电影

知在何处，深为诧异。

又入正门，见四面高楼皆卖杂货者，下列各种火机、电气器皿。当中水池，深二丈余。内一老人头戴铜套，前有玻璃，后有皮管通气，身服皮衣。人在楼上掷钱，彼能寻出，出则衣履不濡。又有一入水钟，又名泳气钟，以铁为之，高约八九尺，上有玻璃以透光，中横木板以为座，可容三四人。梁间有绳，系入水内，底虽空而水不能入。

试坐潜水钟耳朵痛

因钟上有管，通以电气【编者按：此处所谓电气，即高压空气】，钟内电气充满，水自不能入矣。盖电气压水，二质不能并域而居也。明与包腊同入钟内，入水丈余而无沉溺之虞，盖电气力大，灌入两耳如人以物塞其耳，然口不能言，耳亦无所闻。出时因华服襟长，竟湿三寸许，耳殊觉痛。

回寓后开窗倚栏而望，见有小儿拽胡笳唱曲讨钱，欢舞有趣。明等以纸包铜钱数枚掷之，小儿欢然而去。

初十日戊戌，晴。午正往英国总理衙门，拜其总理大臣贾兰敦，并九江税务司汉南。其母与其妻其妹皆见，遂共桌而食茶点。又至一画阁，内油画数千架，大小不一。嗣至一园名“客立满”，其繁盛与法国“吗逼园”相埒。中一乐亭，四面铁花障门六处，俱燃煤气灯。左有马戏场，池中幼女跑马、跳布条。以三尺竹圈糊白纸，数人手执圈立于池边；马跑时女子跃起，贯破白纸穿越而过，共数次，谓之穿纸饼。又一人倒立，二小儿踏其足上，或上或下，反复播弄，轻巧自如，悉仗一人脚力。右一楼系秋千房，

见一男子与一幼儿，在半空绳上往来穿织，身轻似燕，技艺颇佳。复见厂院内有草屋一间，一人著皮衣，以火燃房。俟火极盛，人即跃入，往来时许，火灭人出，依然如故，毫无烧痕。每年惟夏秋二季开园，以便游人玩赏。是日总理衙门派委员一名同寓于店，以备引导游观。此人姓布名来恩，现官千总。

河底下的街道

十一日巳亥，阴。午初同广叔含、凤夔九、彦智轩往观泰穆司河河底下达通衢。长二里许，宽三丈二尺，河底铁制，下横石路二行，作瓮洞形，高三丈许，长与河齐。每行宽若二丈，当中列小摊数四，为售玩物者，前后皆有楼梯。凡人之不欲渡河者，可以从此踏过，而必与路费若干。河上有小艇数篷。两首建有石桥，往来车马、行人接踵。

又往看造苦酒处，见其取送麦子以及辗磨，皆不费人力，悉火轮机也。而其机半在地下扇火，令机轮转。数十间屋，每屋四壁皆悬活轮，轮上绕以皮条。此皮连彼轮，彼轮连火机，若火机大轮一转，则各物小轮皆动，极省工力。汉武侯木牛流马，较逊于此，洵乃一劳永逸之举也。

去此又至品花园，其园周有十数里，内植百花，香闻十里，蜂蝶四时不断，游人动以万计。亥初明等至一玩艺馆，正面戏台，有三面看楼三十二间，如中国之戏园者。明灯百盏，台前有池，皆单桌长凳，卖酒卖茶。台上先设青山绿树，前立二十余幼女，赤背赤腿，腰束短翠裙，彼此跳舞。又一人领二小童，皆衣白绒靠，腰围小花裙。一人往

来折掘小儿身体，其身梃然如木人。又一班男女唱舞，其中一幼女年约五六岁，旋转轻捷，精于大人。末场左右植大花数颗，忽花皆爆开，每花心献一幼女。花后燃五色灯，倏红倏绿，神妙可观。

数百万箱中国茶叶

十二日庚子，阴。早，至其海关收税验货处，见河岸三面装货高楼，中有茶叶三百余万箱，如龙井、雀舌、毛尖、香片等类，不可枚举，率皆华产。后入酒窖，上下皆以石累地，铺锯屑。酒共一百二十余万桶，桶形如鼓，入者秉烛，形如鸦片烟具。曲折僻暗之处，亦有玻璃灯燃照。出此又入一楼，乃肉桂、象牙、犀角、丁香等货。楼上有系货之具，形如小房，四角有铁链通于楼下。无论极重货物，能自小舟运于楼顶。且各楼皆通，人在楼上握一小链，上拽则屋自落，下拽则屋自升，盖借水与电气之力也。又看人以水火试酒之力，乃一物如天平，两首各一玻璃壶，中横一玻璃管，管中注满凉水。左壶盛酒，下燃以火，酒滚则汁从凉水穿过，至于右壶，如此可知酒力。

去此又至造钱局，内中转弯楼房颇大，制造之法与法国相似，并与香港、印度等处造大小铜、银钱。申正回寓。

驻军场

十三日辛丑，阴。辰正上火轮车。见同车一老者，鹤发童颜，貌极温厚，而眉目间饶有精得之气，行次未详其姓字。行九十余里，下车，有英国将军预备双马车二辆在彼等候。复行三十五里，至驻军场。有木房如中国营房，接连数里，

驻兵一万。兵有娶者，另住一处。合营大厨房六处，每处有庖丁十二名，每日供给一千五百余人饮馔。亦有施医院，官医三四名，病者在内疗治，吃上等饭，睡暖床。又有兵之书房，内置古书千卷。操演之暇，在此攻书，以寓武备文修之意。兵皆七日一犒，每日有大操小操之分，优者格外奖励，人皆奋勉。距此里许有高楼一所，系演杂技处，其软绳、软梯等技，与中土翻筋斗相似。又二人对刀，头戴铁丝脑罩，身著皮衣，手戴粗皮套。后登车往拜阅兵将军，其人姓希名义，入见始知将军即同车之老人也。彼此惊喜，让坐饮茶。言及看操一事，将军大喜，约晚间在彼处晚饭，固辞不容。

参观兵操

遂先乘车往教军场，一路兵马云集，男女观者甚众。后将军至，红衣白裤，乘白马，头戴工字黑毡帽，上插白鹅翎，腰横铜刀，白皮带，胸挂宝星六七枚，手戴白皮套，赳赳然立于马上，似有万夫不当之勇。又有副将军，随带武官数员，皆红衣黑裤，腰佩铁刀，有带白黑鸡翎者、马尾盔者。枪尽拧机，刀皆出鞘。是日演马步兵九千，响炮开枪，其声东开西止。后则排队自西绕来，从将军面前而过，步伐整齐，纪律严肃。先马队：举刀携短枪，服色一律，马行如一字。每队两行十二匹，色亦一律。二带队官，每一队一领兵官，一督队官，胥手执长刀。过将军处，以刀向鼻，礼也。步兵：青衣蓝裤，背负行李一包，黑色方形，其厚薄大小一律。第一队每兵负铁锨与镐一把，后则队队长枪。

马步兵各有二旗，一系耶稣教教皇旗，一系英国君主旗。每五队后，有一队乐兵。兵后有炮车数辆，护兵数对，再则铁器锨镐火药等车。又有六车大圆物，其色浅红，以备遇水叠桥；长约丈五，粗二三围，上穿密孔，乃铁铸者。看毕，至将军处晚饭，款待甚殷。

后上火轮车回寓，同车者有女子四人。或云西国有轻薄少年，如与女子共车过山洞时，当幽暗之区，彼以嘴啜自己手背作亲吻之声。路径通明，互相疑惑，而不知其亲吻者为谁。

英国庆祝君主诞辰

中历十一日，即西历三月二十二日，系英国君主诞辰。各处悬灯结彩四日，金吾不禁，胜似元宵，当晚乃第三日也。遂于戌刻乘车街游，见市廛阁巷楼檐皆燃煤气灯，又以铁作VR二洋字，高三四尺，上亦满灯。释V字即其君主国号威克都里雅，系华言“胜”字之义；R字即君主也。又王帽灯形如僧冠。又一官所，门首一灯如香盘，能自转。是夜车声辘辘，游人济济。

十四日壬寅，晴。午后命欧罗瓦引往万种园游，是日乃礼拜之期，铺户关闭，人民休息，老幼男女，是日皆游。惟此园礼拜日禁止民人出入，惟各国钦差与在朝官员则可。门外高悬一牌云：“礼拜日禁止民人来游”。其礼拜一日游者，其值二开；礼拜二则三开；如此日贵一日，至礼拜六止。

记外国宝星，分上下等第，如中国钦赐勇号、赏戴花

宝星与绶带

翎蓝翎以及功牌等物一样。臣之有功于国者，君主赐之，佩于胸前。其形如星，大者二寸半，小者一寸，皆系金银制造。两国之君亦可互与，此国之君亦可赐彼国之臣。其宝星之至小者，有形如当十钱而无孔，前后凿字雕花。文官赐一红绿绸而已，长约一寸，宽约五分，亦以针佩于胸前。

十五日癸卯，晴。午初，偕布来恩赴谈地理处。入内四面高楼，进南楼门，外厅有数人闲坐。内一人端坐木台，谈讲地理，前面罗列椅凳，男女听者如堵，明等坐听时许乃回。戌初，乘车往赴地理会，事与前“集华会”同。是日来者，皆管地理大小官员五十余人。中坐一伯爵，姓包名令，年约六旬。饭毕伊言令两国和好、永世勿替等语罢，广叔含代斌大人立而宣于众曰：“我大清国大皇帝，特简本钦差等至此察访风俗，兼为坚结友谊，愿各君主永守和约，各安边圉，实天下臣民之幸也。”言罢包腊代译英文，众皆击掌称妙，复立祝颂者三，惟时已届子正矣。是日有英国武将戈登来拜，其人曾在中国协同钦差大臣曾相国练常胜军剿匪立功，经钦赐提督衔、赏赐黄马挂、赏戴花翎、天语褒嘉，战绩垂史册焉。

参观伦敦台（塔）

十六日甲辰，晴。早乘车至伦敦台，入内有兵导引。走里许，至一宽处曰“军器楼”，内置上古刀枪甲胄刑具，今皆藏而不用矣。又有假人，身穿盔甲，立于马上，马亦有甲。外国铁甲，较量身体而造，即如靠子，通身铁片，能屈能伸，

盔如鬼脸套头。若人穿甲胄而立，即如赤身铁人。甲亦有细锁编成者。如今头盔，只一铜帽而已。楼上以枪作橘，层叠数十万杆，以刀作壁，剑作棚顶，照映光明，宛如悬镜。又至一楼，墙壁多石粗而朽，系三百年前国王与太子受害之地，其痕迹尚在。又一楼皆小石洞石槽，系前代大臣名士监禁之处。出此另入一楼，内系其君主铨〔钻〕石冠与金圭。圭形如中土僧之九连环，通身金制，长约五尺许。君主登极，身被五彩衣，戴此冠而秉此圭，办理国政，号令臣民。楼上有老臣夫妻二人，另住一屋，极其狭窄，云系前代王后受困之处，现君主将此屋赐与二人居住。去此，临出见有铁街门、活石桥，兵持火枪看守。晚包令请看戏，戏亦颇佳。

1866年的伦敦报纸

十七日乙未，晴。早同德善至印造新闻纸处，刷印悉用火机，板架形如北京俗谓之"忽忽悠"与"婆婆车"。印板如车上人，形体甚圆，四面皆字，四圆八板。上下各八人，在上者送纸于板边，下者取印就之纸，一筒墨水立于当中，随时散于板上，半刻印新闻纸二千张。又一长板，形若层楼，来往运动甚速。顶上坐一女送纸，下一女取纸，一刻可印一万二千张，每日出六万七千张，分布城内。板之作法，系先以活字集成，捶于厚纸，再以纸板化铅板，而纸板并不著火。

日有二百余人，在城市寻访事故，至酉刻齐集，各述新闻，抄录刷印。其伦敦城内，除新闻事外，是日居民生

死、男女嫁娶、远近迁移、铺店开闭，大小事故无不悉备。虽宫闱之事，亦并记之。至各国之事，惟新奇骇听者始记，余皆不录。其他新闻纸局，有托喻言者，有无稽之谈以博笑者，更有刻画人物宫室以饰观者。

参观监狱

又至英国囹圄，四面高楼，每犯净屋一间，酒食役使，一切极其优渥。譬如皮匠犯罪，官给皮、麻等料，令其作工。俟出监时，将所作之鞋靴易钱，分与其人一半。监内七日一犒，是监禁不惟饱暖，且得获利。在株连者固体其好生之德，而奸回者未免启其藐法之心。监有花园，晚间许罪人出游，只戒彼此交谈。英国刑无极刑，罪无杀罪，最重者止于绞。由此观之，刑书不必铸，酷吏不可为，饶有唐虞三代之风焉。

酉初一刻，有议事大臣戈兰孙约明等往伊家饮茶。坐车行七里许至其家，上楼见男客六七人，女客四十余人，皆系赤臂长裙，彼此坐谈，有鼓琴者、弹筝者、歌舞者。后一老者央明等歌中国曲，明等固辞不免，遂和声而歌华谣，众皆击掌称妙。盖洋女先读书，后习天文算学，针黹女红一切略而不讲，性嗜游玩、歌唱、弹琴、作画、跳舞等事。

十八日丙申，阴。午正至一古礼拜堂，高一百二十余丈，四面石建，南北距七八里。堂内结构不见梁柱，窗嵌五色玻璃，精绘山水人物。正面设十字架，前列供器，又有前王后名臣之墓。墓前有石床、石像，皆有铭赞，其工

甚细。然已阅数百年，多剥蚀矣。

参观议会

申刻乘马车至其议事厅，楼式奇巧，皆系玉石雕刻。周距二十余里，高十数丈。其第二门，禁止居民窥伺。门内如中土戏园，四面皆楼，楼下中设三极座。前有公案，左右设椅六百余张，坐各乡公举六百人。凡有国政会议，其可否悉以众论而决。其极坐之三大臣，有议论不足服众者，许公举以罢其职，是日见戈兰孙亦与坐焉。楼上密坐老幼百余名，皆系城中名士在此听论者。泰西取士，亦有秀才、举人、进士之名。应试者专攻一艺，或文章，或算学，或天文、地理，或术学、医道，或化学，或格物，其他或由吏部选拔，或由廷臣荐举。大概西俗好兵喜功，贵武未免贱文，此其所短者也。虽曰富强，不足多焉。

亥初乘车往观戏法，见其先变者多与中国相似。后借座客一帽，伸手即取出银碗百个，假发一缕，小匣四枚，大炮子两个。又借一表，由帽内取出大面包一块，其表即在面包内。后取一匣，匣内一麦西国人头，回旋俯仰，能言能笑。又一妇卧床，撤床，妇人悬于空中，依然曲肱而枕。又案上置筐，将一少妇藏于筐内，以长刀乱刺，妇在筐内叫号不止。渐渐声息，如刺死之状。比即开筐，而少妇已在楼上矣，奇妙至极。寅刻回寓。

十九日丁酉，阴。早偕汉南、休士、包腊、德善等，乘四轮双马车行二十六里，至五雷治地方之造炮厂拜戈登，并其弟管理本国造炮都司戈顿。遂偕往造炮车处，见木房

数十间，所有斧、锯、锤、铇，皆用火机自行运动。如造车轮，一日可得数十双。是时微雨，回至戈顿家早饭。见有铁针崙架一座，俗名"铁裁缝"，形似茶几，上下皆有关键，面上前垂一针，后一轴线。做女工时，将布放于针下，脚踏关键，针线自能运转，缝纫甚捷。遥闻钟声大作，乃通厂匠人吃饭，人语嘈杂，约一千数百人。其门首设大铁炮四尊，沿路有炸炮炮子。其各种炮位，皆以大块熟铁，内外镟之，纯以火机而成。其大喷炮，以铁条绕成者，法更精巧。又一铁房，高四丈余，内有两铁柱，中悬一方锤，长约丈二，宽一丈。人立于上，以手扶机关，按则此锤自上，放则自下。后有火炉，内炼巨铁烧红，自有活天秤移铁，以锤锤之。其声铿然如雷，屋宇为之震撼。申初回寓。

"铁裁缝"

二十日戊戌，晴。又晤汉南、休士，并往其总理衙门拜贾、哈二大臣。话间贾云："明日令哈某上朝奏知我君主，讨御车两辆，请诸公游文慈园，并咨会各所官员导引。"明等再谢辞去。

二十一日己亥，晴。巳刻乘车往水晶宫，先拜管理水晶宫事务之官包椿龄，彼遂迎入其家。亭台华丽，花草鲜妍，三径芍药争芳，两廊藤萝映翠。包公体胖身重，浓眉环眼，赤面苍发，其英气逼人眉宇。叙坐少谈，见其妻与二子焉。遂偕往水晶宫游，又见铁板一方，厚约二尺，上有多孔，似被炮子轰者。询之，知英国欲造铁兵船，先造铁板以炮轰之。仍能击透，遂舍之，不果于用。游毕，辞回。

二十二日庚子，阴。早同委员暨其弟布来云乘火轮车行五十余里至文恣宫，乃其君主之行馆也。下车有管宫官，携君主御车等候，遂与包腊、德善及布氏兄弟登车，行七里许至宫。高楼三层，四周共房三百六十间。入集宝楼，见有各种石器，又有俄国所馈之孔雀石缸六口，高皆丈许。又有各国兵器宝物，如宝剑铜刀、珊瑚翡翠、皮褂朝珠等。其他奇珍异宝，多有不知其名者。

游览英国君主行宫

出宫，入一大礼拜堂并大学院，皆百年前建造，墙石多半朽敝。内有男女学生三百余名，师生皆服青色古衣，头戴丌字巾。至其教习家，前后皆系花园，上楼待以酒饭。有许多少艾捧几撰杖而前，询之即女弟子也，不仅前列生徒后列女乐矣。教习年约五旬，言语温恭，颇解礼貌。又见树林中有人作乐，男女丛集，若有所待者；盖群聚于此，意在看中华人也。

极南有一石柱，柱顶立一石人，下系古墓。此墓遥向文恣宫门，中一直道，长五里许，宽三丈，一望平坦。左右悉植以树，如隋堤之杨柳。自此而西，入文恣园。行数里，有映山花径一条，长四五里，回环曲折，如入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出此则左桥右梁，新楼书阁，风吹波皱，鹭浴鸥浮，荡荡然一长湖也。湖心矗一小岛，岛有楼房花木，名曰“华庙”。其建造规模，略如中国式。时大雨滂沱，又至御马厩，马皆肥壮，皮毛纯驳不一。其中神骏者固多，驽骀者

中国式样的“华庙”

亦复不少。马各有名，因其繁冗故略。地铺干草，不见便溺。车式亦多，鞍辔环缰，光滑可爱。又一牛圈，牛重有九百斤者，可谓硕大无朋矣。有果木花草之暖房，不甚高，皆玻璃盖造，长约二里。花有花台，果有果池，地有活板，铁筒通以火气。无论何时，花果繁盛。房矮于树，而桃杏皆曲其枝干，盘成大架。其人力之巧，不几夺天工耶？游罢，管宫官送至火轮车客厅登车。路过长河，见幼男少女，结队而至。包腊云："惜今日雨，否则我等可少住一观。"盖英俗，本地学生每遇安息之期，放舟于河，每舟六七人，摇橹划桨，逐波浮沉，如中国之斗龙舟，前者胜后者负。薄暮雨止，戌初回寓。

英式礼服

二十三日辛丑，阴。午后微雨。晚，英国君主以帖邀入卜静宫，赴望日会。包腊、德善皆系英、法国文官，应著朝服。而所著者则短青裤、高白袜，窄帮皮靴，白缎背心，青毡短衫。脖肩有青绸一块，长七寸许，宽约二寸，旁有许多小块，以防辫油。盖西人古时亦有发辫，故朝服仍因旧制。手执工字黑毡帽，腰围细带，佩长剑。衣之袖口、襟边、领边，皆白绵织边，宽二寸许，露于外面。戴新白皮手套。布来恩则著武官朝服，系红衣青裤，上镶金花边宽寸余。持金边工字黑毡帽，上插白鹅翎，斜冠于首。腰围白皮带，佩铜刀。明等亦公服。

至宫楼门下车，见红衣护卫百余，执戈排立。入内盘绕左转，过长巷四五折，上悬灯火，下铺氍毹，左右鲜花

炉火，香暖清幽。登阶百余级，数转，始抵宴舞之所。楼宇广阔，高约六丈，广十余丈。四壁灯烛辉煌，共计八千六百余盏。当晚入宫者，男女一千二百余人。男子免冠露顶，女子长裙赤臂，彼此坐立随意。四面设坐三层。见其君主、太子与妃，坐于正面。明等暨包腊、德善，坐于对面。乐作，则男女携手扶肩，跳舞数次。

太子与王妃接见

至子初，出正门，入右楼饮酒。内列三面长桌，人皆立而争取酒食。明等先至正面，太子与太子妃立于案前，明等亦立，并无别礼。太子及妃问："伦敦景致比中国如何？来时一路平安否？"斌大人一一应答，且言："中国使臣从未有至贵国者，此次奉命游历，始知海外有此胜境。"言罢赴宴，寅初回寓。此宴每月两次，名曰"望日会"。自酉初起，至次日卯正止。又有"卜夜会"，系各大臣轮请。其请帖，白纸，长四寸，宽二寸。上云："某大臣奉君主命，恭请中国钦差于某月某日某时，在卜静宫内赴宴，"下书"是日满服"。满服者，朝服也。

二十四日壬寅，晴。早见门首有售果品者，乃一老媪也，手推双轮小车，樱桃如李，春橘之大者如木瓜。申刻，君主邀入正宫。宫前有骑马红衣者四人侍立，气象严肃。下车入正门，有乐官护卫，皆红衣白裤。遂缘梯上楼，在此少坐。后由包腊引入内门，见君主著青衣，服长裙，年逾四旬，风姿不减。后有数姝侍立，虽赤臂长裙，而环佩丁当，饶

维多利亚女王接见

有风韵。君主立，明等亦立。问斌大人云："来此远路，尚安妥否？在本国曾住几日？"并言："两国从此和好，自应永息干戈"等语。垂问殷恳，词气温和。大人一一答之得体。是时包腊译其语而通之，君主甚喜。未刻回寓。明等见英国大臣召对时，鞠躬免冠，握君主之手而嗅之，是为敬君。晚至寿大臣家赴会，子初回寓。

卷　　三

丙寅，四月二十五日癸卯，阴。巳正，明等自伦敦上火轮车，西北行一百五十里，午刻抵敖四佛村。有本地官勒得富者以四轮马车来接。登车北行，过大桥洞，周游二十四处，皆前古礼拜堂、大学院等所。是地人迹稀少，花树繁多。遂至勒家少憩，出妻见子，情同故交。楼内富有中土器皿。其妻云，彼幼时曾随伊父在香港总督任内八年，今尚记忆，故向华人一见如故。未正微雨，辞去复上火轮车。沿路造铁器之厂，一望无边。烟筒丛立，高皆数丈，黑烟冥冥，直冲霄汉，与云相接。北行二百六十三里，申刻抵柏名根城，有本地总督遣人以车迎入店内。店名"魁荫"，楼高七层，前接大路，后通车厅。当晚总督业慈约食于店，中有城吏司徒柏、前任总督费理朴、玻璃厂总管蝉四，暨委员布来恩等，宾主计二十余人。饭毕，众立扬觯，恭祝大清国大皇帝英国君主，并祝华、英两国钦差。祝毕，众皆欢饮，歌唱而罢。按英俗，各村镇皆公举一人，专司地方公事，如古治郡者然，故呼曰总督。

从牛津到伯明翰

二十六日甲辰，晴。辰初，偕新旧二总督，乘双马车四辆至造针处。层层高楼，横以铁桥；处处轮机，通以水道。男女作工各二百余名，人多而力省，盖恃火机之功也。又至造铜笔处，用小火机，一时可得数千支。又往造轮车厂，其木皆南印度产也。钉长四寸，螺蛳形。再至造田器处。有风箱以皮作胡卢形，长四五尺，宽三尺，后有长柄，以手上下按之，其风颇大。又西北行五里许，至费理朴造钮扣局。其地宽敞，红颜少女三百余人，服色一律。后到业慈造铜器作，楼上陈设诸般人物、花鸟、壶盘、鼎镬、刀碗、锸匙，一切器具，皆系镀金镀银。其造法先以纸画，再以泥堆，末以铜像之。其凿花切铸，皆有活法。其镀法将金银掷于药池，溶为清水，再系铜器浸于水内，则金银自黝于铜上，薄厚如意，极为光显。

参观工厂

酉初回寓，饭后乘车行三四里，至一杂耍馆，内有女子骑马、穿纸饼、跳布条等技，灵便与他处同。又池内周置木墙八个，每个高三尺，宽五尺，马皆一一跃过。又效古时女子交战，皆头戴银盔，身着各色长裙，手执长枪短斧，往来比武，叱咤生香。又一美女跨白马，其蹄跳舞悉中乐器之节奏。后彼下马持鞭中立，其马绕池而驰，令其跪立，悉听驱策。记柏名根通城周三十余里，内外皆造铁器零碎物件，分运他国，一日烧煤无数，天频阴而霪雨。

二十七日乙巳，晴。早拜业慈，食于其家，肴果均美。后往琢磨玻璃处，见罗列各式杯盘瓶罐，颜色花样，种种

不一，有明有暗，俱极精致。厚者逾尺，亚于水晶。其琢磨之法，悉用火轮。又至造铜床架处，所造之物，镀金细花，圆梃内空。梃长数尺，不用匠人雕凿之工，只需火机拔挤之法。又造轮车什物处，多用钢铁。至造玻璃厂，其地周数十里，匠人千余名，炉火热极。所造者有种望海灯，形若香盘，高约二丈，四面铜架圆形。三楞玻璃，长皆二尺九寸。上下百层，内燃一灯，其光近处不见，百里之外，望之如虹。复行六七里，至一煤窑。斌大人与明乘车在外瞻望，广叔含与凤夔九等入门行至一洞，洞深六十余丈，脱去长服，系以火机木板，至底极冷，有黑水淋漓不止。入此者身若烟熏，其气透脑，味似硫磺。申正回寓。

煤窑洞内

戌初，斌大人携彦智轩等四人，前赴满柴四尔，又名曼识时。明等送至客厅。后蝉四约凤夔九往宿其家，业慈约明先至费家。门无童仆，惟有理朴侄女。坐谈时许，其家花树丛茏，亭榭清幽。后抵业家，楼房四层，前后花园。眷属无多，只伊妻与二女仆一车夫而已。业慈年近四旬，虬髯环眼，情性公正，言语温和。是餐宿其家，夫妻款待良殷。

二十八日丙午，晴。早起漱盥毕，独步园内，一带玉石小桥，四面玻璃暖房，洁白光明，耳目为之一清。并至其邻二三家，皆花树稠密，台榭阴阴，寂寞人声，但花香鸟语而已。其最奇而可观者，杜鹃花高丈许，月季亦高五尺余，花朵极大，叶厚于皮。蓁娘花有蓝白紫红四色。扁豆之豆叶与中土同，惟其花色大红。游毕回寓。

做礼拜

早饭后，同业慈夫妻乘马车行八里许，至一小礼拜堂。是日系其礼拜之期，正面台上设一十字架，楼上一人弹琴，下面罗列多座。每人前一抽屉，内有大小洋经三四本。其宣讲之神父立于高台，手持一经，诵示众人。诵毕，其听讲之男女老幼接诵一次。众人有时朗诵，有时默看，有时长跪，有时俯首作哭状，满堂肃然，明只端坐而已。堂散，明等归。是日街市铺户关闭，人迹稀少矣。

戌初，业慈送明至火轮车客厅，与凤夔九、蝉四相会。此厅在两楼之间横一铁桥，上下有梯，可由此厅达彼厅，不从车道经过，因往来车辆盈途，以避险也。是时微雨不止，蝉四令其堂弟占四陪明与夔九上火轮车，北行二百五十一里，亥正抵满柴四尔城。下车乘马车行里许，入店名“卜来由”者，与斌大人暨广叔含、包腊等会见。饭后，众与占四坐谈时许。

二十九日丁未，阴雨。占四辞回。早乘车至织布处，女工二千余名，男工六百余名，其弹染棉花，纺线织布，悉用火机，一时可得棉线数百斤，织染洋布数十匹。棉花以合众国产最佳，中国产次之。又至判断处，其承审者十二人，昂然上坐，两造立于左右四五步外。事有不平，悉听十二人评断。断之不决，另请十二人，无有刑讯。虽系武断乡曲，尚不失于公道，有时亦经官断。去此至银市，其楼宇之富丽，无须琐言。复至印布处，其白布织于印度，花绘印于

承审案件不用刑讯

英国。印板铜质圆形，长约三尺，周围凿花。印时各样颜色皆在机上，将板横于机边，板转则颜色随之。印罢即干，自有活机将布送于楼上，再投水火各一次，颜色永浣而不易。又至一大货铺，楼高五层，中有古卍字梯，层层皆通。所售者妇人衣冠、手套、雨伞、花朵、针黹、褐衫等物。外国妇女褐衫方形，上有一兜，天凉可以护头，其色不一，以白为贵。

晚去一园，名“百里游”，花树楼台，山水鸟兽颇多，周二十余里。东首作乐，正面忽放烟火，突出一片高山。山上有楼，楼内灯光四照。又有大海，内飘大小船只，并水手等人。后有左右高山，中出男女数十人，皆古罗马国人服饰。末现出二华人，极高，一男一女。变幻奇极，真目所未睹。

三十日戊申，大雨。早乘马车拜本地总督包克二，又拜一将军吴姓者，偕彼看红衣马兵演马，皆称骁勇善骑。后往看造软物作。在印度国有树，以刀钻梃，自有白浆流出，先晒后蒸，久而成块，其色黑黄，土人呼曰“羔求”，又名“印度擦物宝”。以之造物，不畏雨水，质能伸缩。所作者，有雨衣、气枕、气褥、气盆，暨百般器皿玩物，以及各样絛带，皆含此物。若用以擦纸，则字之点画错误皆可立消。又有以羊毛织成虎狼皮，无异于真，质极轻暖，色极斑驳，可避潮湿。再至养哑院，楼台整洁，系哑子读书之所。盖英国文字共二十六字母配成，或以手比，或以粉写木板之

“擦物宝”
——橡皮

上，其文义哑子悉识，可谓哑于口而不哑于心矣。回至总督署中，留备茶点。晚包克二约明等看戏于“向北园”，演剧颇佳。亥正回店，遂起身上火轮车。系一间大屋，四面坐凳，地铺花毡，在座者只五华人而已。开车南行，一夜微凉。

五　月

在伦敦的交际娱乐

初一日己酉，晴。走六百六十二里，寅正回至伦敦客厅，下车仍入前店。当夜所经各村镇，虽东方将明，而灯火晶莹，如繁星密布，盖煤气灯也。将至伦敦时，犹有未息者。是日微热。

初二日庚戌，微晴。午后有魏氏者，约明等吃茶。上楼坐谈，来者皆仕宦女子，四十余人。后出门至对面花园，见众女打球为戏。木球共六个，大如茶杯，染红绿色。地上斜置木圈五个，作几字形。人以木锤击之，令斜穿木圈，使二球对击者胜。申初辞回。戌刻，同德善、广叔含乘车行五六里，至德善之友姜千总家，见其妻女，待以茶点。坐谈时许，乃回。

初三日辛亥，晴。早街游，见北面小湖岸建一暖阁。或云隆冬之际，男女来此冰嬉，有坠冰而跌伤者，置之高阁而养之。旁有隙地，四面铁阑，系夏间仕宦试马之地。又见一铺，出售一种木马，身长二尺许，高亦二尺，耳有转轴，蹄有小轮。小儿跨之，以手转其机关，自然急走，曲直随意。想武乡侯木牛流马之法，贻传西土耶？晚至听

口技处，正面小台，台下列座，男女皆有，宛然京华书馆也。台上一人，手舞足蹈，自说自解，忽喜忽怒，众皆大笑。而明等究不知所可笑者缘何，因索然回寓。

初四日壬子，晴。已初上火轮车，西北行二百里，至茉兰地方。下车步至海岸，登小轮舟行数里，至大轮船名“葛来大宜四得尔恩”，译华言“大东方”也。登而观之，长有六十三丈七尺，宽七丈八尺，高六丈九尺许，货可载三万余箱，客舱上下共一千九百二十间，行李可载一万几千件，烟筒五个，桅杆七根，明轮内有三十二轮机，系天下第一大轮船也。专为自英国西行，走大西洋往合众国者。原载电气线等物，而造法通线于海底。今已功竣，欲作别用，因其所费甚巨，姑置之。看毕登岸，上火轮车。是日同来，有赫总税务司之友佛普四者，亥正同回。入夜阴冷。子初，晴。

天下第一船

初五日癸丑，晴，端阳日也。早饭食水饺，炮制一如京华。值此佳节，流寓异邦，风味犹是家乡，而回首天涯茫茫者，难禁旅况矣。蒲龙艾虎，睹物思乡，奈何奈何。晚饭后，佛普四来拜。

初六日甲寅，微雨。蝉四之姊倩吴某折柬，约明与凤夔九往伊家少叙。酉初去，屋宇华丽，宏敞壮观，见其姊并其女公子善姒，暨眷属男女六人，相与坐谈许久。其女眷鼓琴作乐，音韵锵然。亥正辞归。

英国人家请去作客

初七日乙卯，晴。午刻，赫总税务司自爱尔兰回至伦敦，同寓此店。未初，有达氏者，约明等往伊家看戏法。入楼，有童男幼女六十余名，发未齐额，皆系其戚友家之子女也。看其戏法，所变者亦平平。戌正，侯爵戴姓请游胜花园。灯烛照耀，花卉葱茏，楼阁极宽。内有男女二百余名，作乐跳舞踏歌而行。是时英国太子卫理斯亦预观焉。子正回寓。

初八日丙辰，阴。早，赫总税务司回爱尔兰，德善回巴黎斯，送于火轮车客厅。入夜稍凉。记英国造玻璃之法：以海岸沙及铅与碱，满土缶中，纳于巨炉，武火烧一日之工，倾出如水，置于模内凝块。次以铁筒吹成水泡，再烧再抡，长逾三尺，割其两端，开其中而成片。再入文火中，以物横砑时许，取出则平大如意矣。

化装舞会

初九日丁巳，阴雨。亥初，有公爵柏某约看公会。乘马车行七八里至一高楼，见有男女数百人，皆易其本服。男子有扮成缠头黑人者，有着送信人红领衣者，有苏葛兰古装者，种种不一。女子皆赤臂长裙，有白衣衬红花者，面擦白粉者，有涂白发形如老媪者，有扮如仙女者，亦有以墨点腮者。楼上吹笛作乐，男女成群跳舞。来观者绅富居多，每人助钱数开。所获钱文，皆归育婴堂内动用。询之每岁皆然，虽为游戏，而矜恤存焉矣。是晚，雷雨大作不止。

初十日戊午，晴。早乘马车行三十五里，至上峰岭北林村包腊家。包腊籍系爱尔兰，此处亦有房产地亩，眷属

系侨寓于此。其家四面田园，中建楼榭甚整洁。登堂见伊父母，并伊姊包婀娜，暨伊戚属男妇二十余人。有女名陶木森者，与韩芙丽者、古黛者、塔木兰者，皆雅丽绝伦。

表演射箭十发十中

饭毕，园内射箭。见弓箭皆短小，靶子圆形，挂于树上，乃婀娜之戏具也。彼射十中三四，不合款式。明等按法射之，十发十中，婀娜大喜。又众人在树下互相跳舞，鼓琴作歌，乐甚。末有四童女相随，转圈排势，以手提裙兜，作种种之状而歌。其曲文系："你可知？你可知？如何种？如何种？随我来，随我来。大家种，大家种。"此盖童曲也。按英文还汉音，系："顿攸奴欧？顿攸奴欧？好都搜？好都搜？佛娄密，佛娄密。类得搜，类得搜"。云云。歌毕，众皆击掌称妙。又一树下悬一玻璃球，长八寸，周逾二尺，球内满铺水银，能将四面景致映照球上。去此登楼午酌，食有梨、桃、苹果，蜜饯樱桃饼甚甘。后复同包腊与其友顾达等往前面草场，骑马驰驱数次而罢。亥刻回伦敦。

中国的畸形人

十一日己未，阴。午初再游水晶宫，先抵宫吏家。适有华人来，男子一高一矮，揖毕而坐。其高者身约八尺，年逾三旬，着长袍短套，头戴四品职衔。问彼何职，答曾捐纳知府衔。叩其里居姓氏，伊自称为湖北詹九五也。其矮者姓杜名敖富，身甫二尺，年约三旬，身着紫绸夹袄、黄绫马褂，冠红穗小帽，系江南人也。随一女子，年约二旬，询之知为上海倚门献笑者。此三人来泰西，追为令人观看，

以图渔利。有二粤东人相伴，皆未详其姓字。

是日斌大人乘四轮小推车，入宫周游。有长案设二里许，上铺红毡，列各种鲜花，红白黄紫，色韵双佳，名为鲜花会。又有日本三人，大领阔袖，腰佩大小二刀，发后挽一小髻，前薙半月形，足登木屐，其服饰与泰西异。后遇包腊女戚四五人，斌大人与明，偕包婀娜、塔木兰同乘双马敞车，行数里至宫之东大园。花树繁杂，亭台壮丽。有诸般水旱野兽，奇形怪状，咸仿本形，以石凿成，有爬山者、伏水者、啮树者、餐花者，皆大于牛，土人云系古有今无之兽也。此园与水晶宫相通，沿路有射箭、打球、竹马、秋千等艺。

对英国女子的祝词

游毕食于宫内。饭后，古黛、韩芙丽等人举酒祝颂。斌大人以华言答祝曰："愿尔三多九如，福寿康宁。其已嫁者，频庆弄璋弄瓦，子多聪明。其未嫁者，早贺纳征纳采，婿必贤能。"言毕，令包腊译以英文，众皆击掌。座中女子，以包婀娜最为精巧，以陶木森最为温雅。子正回寓，微凉。沿路见英国巡兵，服青衣，着青裤，戴黑毡帽，形如牝鸡冠。手持木棒，上方下圆，长约八寸。其权衡规矩，与法邦者同。

十二日庚午，晴。午正由店起身，乘车行十余里，至英国泰穆思河口，上火轮船。船不甚大，客亦不多。天气甚热，行一夜。

记英国之大金钱重二钱二分，名曰"色伍仑"，可易小

金钱重一钱一分、名“哈夫色五仑”者二枚。每小金钱可易大银钱重七钱、名“克老恩”者二枚。每“克老恩”可易银钱重一钱四分、名“施令”者五枚。每“施令”可易小银钱重七分、名“西盘司”者二枚。每“西盘司”可易至小银钱重三分五厘、名“萨力盘司”者二枚。每“萨力盘司”可易大铜钱名“佩呢”者三枚。每“佩呢”可易中铜钱名“海佩呢”者二枚。每“海佩呢”可易小铜钱名“发尔英”者二枚。外有银钱名“哈夫克老恩”者，每个可易二“施令”一“西盘司”。又有名“福老伦”者，每个可易二“施令”。更有钱银票名曰“班克比拉”，至小者可易“施令”十枚。

经比利时到荷兰

十三日辛未，晴。东行六百三十里，过北海，入比利时国环柴河。巳初，抵其安土耳海口。下船，步至火轮车客厅前茶尖。其地妇女平面宽颏，环眼小耳，与英法稍异。午正上火轮车，东北行五十一里，入荷兰界娄三大地方换车。又行二百里，至海茶理庄，下车即上轮舡，风顺，瞬息已绕行二百一十里，未刻抵罗得大。下舡再上火轮车，北行百二十里，申初，抵荷兰国南京名黑格，又名拉黑。一路田畴交错，林木繁杂。下车入店，名“代拉艾拉”铺，其地人民稀少，楼房峻丽，极为幽雅。土人有着木屐者，有以犬拽车者。当晚煮茗，邀店主共饮之。店后小园，园不甚大而清雅异常，花不甚多而香风馥郁。

十四日壬申，晴。天气融和，薰风扑面。饭后乘车，

往拜本国总理大臣暨各国公使。复至一旧王宫，内藏中华、日本古时之绣画。又至万牲园，园小，鸟兽亦少，不知命名何意。申初，复乘车行九里许，至翼苇湖岸。临湖一店，前有乐亭，乐声大作。遥望晚潮骤长，适值日落，日形倏异，忽方忽圆。近岸白沙漠漠，厚尺余。有水车，悬以布帐，以马拽入水内，乘之可游可浴。迨潮退而乐亦歇。当斯时也，月明星辉，波恬浪静，游人亦缓缓归矣。

海牙风景

十五日癸酉，晴。早，左近一带，犬吠鸡鸣。小步庭前，花香鸟语。未正一刻，游本国积宝院，万国货宝悉储于此。回时见小河二三，桥梁数四。记：荷兰南京居民三万，周约二十余里，街衢平净，楼屋整齐，树林荫翳，景致清幽。

排海造田

十六日甲戌，晴，暖。未初起身，乘火轮车东北行百三十里，过莱丁庄至哈拉玛，一路半多沙土。又乘马车行十五六里至一处，系四百年前之陆地，因海水涌激堤岸，莫当其势，竟成大海。二十年前，有智者作火机铁激筒三架，高六丈许，置于新海三角，令所溢之水仍归大海。每日运水六千万斗，廿年来，复得肥田数万顷。沧桑之变，在天耶，抑在人耶？有司机官何某，延至其家少叙。又乘凉棚马车东行四十一里，至荷兰北京，地名安特坦。一路所行，即干海也。其北京颇大，居民三十万，周约四十余里，地势下凹，旧被淹浸。土人修治河道，于水中立桩砌石，架木其

上，建楼筑阁，一律整齐。沿河积土种树，街市壮观，湾转皆河，桥梁无数，商旅稠密，车马繁杂，楼台映水，舟艇盈眸。入店名“多多兰”，前临大街，后倚长河，楼高四层，洁净整齐。

十七日乙亥，早微雨。上火轮渡过河，看本国新造铁闸。闸门共三道，启闭令水势上下相平。闸旁小屋设一水表，能知水之涨落尺寸；每五分时有黑点点于纸上，即可测水之势。是闸之所造也，因亚零海之水低于外海数十丈，故临河筑堤造闸，皆高数仞。引水堤边，日以巨桶汲水数千石，以归大海，是皆火轮之力也。看毕，司事者留备茶点。斌大人口占古风二章，包腊译以英文，本国复译以荷兰文，刻为新闻纸，传扬各国。斌大人诗传于五洲，当亦传于千古也。

赋诗译成洋文登报

所乘小轮渡，向不插旗。惟明等乘之，乃竖本国旗号，空中飘漾，遐迩咸知。回时至积新宫。其所积者，系各色新奇货物。有以米粒与椒子攒成花朵枝叶，奇巧之至。有以蚌壳堆画作日月与江海形者，其光华透入水内，景致毕肖。其他漆、绣、木、石、铜、铁之器，新奇者最多。每色俱有本铺门票一张，欲买则持票往铺领取。又每日自晨至夕，所寓店前男女老幼云集，引领而望。乘车出时，则皆追随前后，骈肩累迹，指话左右，盖以华人为奇观也。

十八日丙子，晴。巳初，游先王故宫。宫中玩器广列，各屋幔帐围垫，一屋一色，颇为华丽。又至生灵园，有诸般野兽、飞禽、鱼虫之类，更有大蛇长四丈者。有兽如蟆，

四腿鼓背，身长丈许，尾长七尺，巨口红眼，能随时变色。有鸟如鹊，翎分五彩，巨尾如帚，长数尺，翅末有二翎，细长逾尾。其他奇奇怪怪者尤多。自荷兰之南京至北京，所有游观各处，系本国委员徐卜吉向导。

园主约饮午酌，忽见一楼上插大清龙旗，即往观之。

楼上插大清龙旗

楼中多中土暨东洋诸岛土产，万货云集，无美不备。时有万姓者，曾与明等在红海同舟。此人未娶妻室，寄居兄处。乃延明等抵其家，见其兄嫂，设酒果以待之。盖外国男子，自冠后多与父母兄弟析产，另树门墙。申正回寓，亥正起身，赴火轮船长二十丈者，未记何名。船未开时，先驾小舟往北岸看烟火，与中土相似，硝磺之气，散于半空。茶尖后，遂掉舟回船。丑初船开，北行顺风，一夜颇快。夫荷兰小国也，闻中华羽缎多出荷兰，及讯之土人，言此工久不作矣。

十九日丁丑，大雨。船正东行。同船者有女子六名，中有幼者年未及笄，因船荡不能寝食，竟至哭泣。

民主小国酣博尔

二十日戊寅，仍雨。走一千二百里，未正至酣博尔。地势不大，周三十余里，乃民主小邦，介诸大国之间。居民十余万，半多贸易为生。其处船只萃集，楼房鳞比。下船，因德善自巴黎斯先到，与前天津税务司威立士来迎，遂同乘马车行六里，入店名“得罗洛”，极其阔丽。前临小湖，周数百亩，大片菱花，光迷翡翠，左右楼台，相映似画。酉刻坐

双马车行数里，入日耳曼界看马戏。男女骑马，百般跳舞，轻捷之甚。人在厨内摇铃，马闻而来取送菜蔬，并按乐声跳舞。又二小丑角色，头顶红黄毛，衣臣虏衣，囚首丧面，手拽胡笳，置于项上，宛转跳跃，随跑随拽，声调抑扬，并作许多贻笑之态。又孤立一梯于地，四面无倚，一人步于梯顶，亭亭直立，在上戏耍盘棒，趣甚。子正，回寓。

二十一日己卯，晴。见店前湖水溟濛，有小花轮船十数只，皆绿油窗壁，红绿相映，宛如出水芙蓉，往来游人不绝。巳初，乘车往拜威立士，其妻子戚属俱见之，相待甚殷。其妻唱曲鼓琴，令乳娘将其子抱出，尚在襁褓，服白色衣。乳娘所服者宽裙窄袖，外罩褐衫，帽似华阳巾，形如道士。去此至事业工程处，每日有三千余人集于此地，皆各行工商，会议价值及建立事业，按行各有地位分立。又遇现任镇江税务司康发达之舅，晤谈时许即回。酉正起身，上火轮车，出酣博尔，入琥四坦界。北行二百里，至吉拉海口。下车在客厅内少坐，戌正上轮船，出口北行稍东，一夜颇快。

到丹尼国京城

二十二日庚辰，阴。行三百五十里，丑正至丹厄国海口，地名阔二三。下船即上火轮车，东行三百余里，巳初抵丹国京都盆海根。乘马车入店名“菲泥克思”，一路街市楼房，与他国大同小异。未刻，往拜本国总理大臣及各国公使。戌初，至一园名“笛伍梨”，内极广大，山水花木，台榭桥梁，有女曲园、跳舞台、乐亭、戏馆、球厂及自行车、自行人、

马戏、秋千、放枪等艺。每日自未初起至子正，处处接演。入内先看马戏，与他处同。其女乐馆在湖心，设数间木楼，四面以小桥相通，芦苇花草，环绕其间。过桥登楼，中设案一，坐五美女，衣服华丽，每人歌一曲，按人取钱三四开不等。其跳舞台，后有围屏，见二女着翠裙，赤背赤腿，头戴花箍，百般跳舞，捷便之至。又乐馆之外有乐亭，正面一台，约二十余人，有坐有立，各持乐器，或吹或弹；中立一人，指画工尺，以调音韵。时游人见华人至，皆追随恐后，嘻笑之声，一路不断。

自行车与自行人

亭之后遥见两座高楼，中通自行车路，其路之凸凹，如山如岭。上有小铁车，可并坐二人。自此楼到彼楼，有四铁轨，一人以手推去，自能上下飞至对楼。一人再推，则又回在此楼之第二层矣。左右空悬，惟中一小路，铁木支搭，一上一下，殊觉险甚。又看打秋千、射鹄、跑船马、坐假车等处。其假车系台上有小车数辆，环成一圈，人坐则可自行。其实在台下藏马五匹，马背有铁条连于车上，一人在内策马，马驰则车自行矣。其自行人，在房内立于四壁之下，皆木片作成，有锯木者、缝鞋者、浣衣者、净面者，拨其关棙，则四肢七孔皆动，与真人无异。是日午后细雨，亥正回寓。

世界各地人种陈列

二十三日辛巳，阴。午初乘车至画阁之集奇馆，其楼按天下国都人物分间，各备一式。先是北极北冰洋未化之国，黑人

不知用铁，斩木为兵，刻木为舟，身着兽皮鸟羽，犬拽冰床，所食者膻肉酪浆，所居者韦鞲毳幕。又有南极南冰洋之野人，食人肉着牛皮。南阿墨利加野人，唇下钉黑铅一块，其口永张，面黄色，散发赤身，茹毛饮血，穴居于野。已化之国，如欧罗巴之英、法、俄、布、日耳曼、大吕宋等，亚细亚之诸回部、番邦、日本、琉球、安南、朝鲜、蒙古、西藏等，所有土产服物，无一不有。惟中华土产器皿较多于他国，有袍套裙衫，靴鞋帽袜，皆古制，兼有画轴、钞票、铜钱、笔墨等，不可枚记。亦有南北阿墨利加暨阿非里加诸国土产货物。酉刻回寓。是日仍雨。记前在埃及国时，三月初旬，麦已割收；今已五月下旬，而麦尚未黄。前在安南国时，二月热似三伏；今乃五月下旬，竟凄凄然，凉似暮秋时也。时与地殊，信然。

瑞典境内人少树多

二十四日壬午，阴雨。午初起身，上火轮船，东行百七十里，申初至瑞典国马木海口。下船即上火轮车，北行八百五十里，亥正至云菊坪停车。入店，店以地名，高楼六层，正面百二十六间，两耳各四十八间，极其阔净。此店前接林冈，后倚村市，左跨长河，右襟大湖，湖长百七十里。其地人民稀少，车马不多。一路无肥土，多石砾。松杉密密，林木不绝，其枝干低压横斜，塞满当途，十里不见一人。地极湿，多坎陷。天时频雨，夜不甚黑，盖此地距北极约二十一二度，已近一年如一日之地矣。

二十五日癸未，晴。卯初上火轮车，先北后西【编者

按：当作先北后东】，共行一千三百八十里，酉初一刻抵瑞典国京都司铎火木。其地街道楼房，人民服色，与他国同。男多壮士，膂力方刚。女多美人，铅华一洗。入店名“莱达柏”，其店前向国王冬宫，右倚太弟府，左临官戏园。店之对面有铜人铜马，中横大桥，左通北海，右至王母宫。时当仲夏，不甚和暖。

群众高呼“中国人”

二十六日甲申，晴。早见步兵四队巡街，军律整肃。有武官现充委员名安纳思者，寅正来晤。其人言语忠诚，性情潇洒。于巳初同乘马车，行三四里至积新宫。所储者本国土产货物。有以红萝卜酿成白沙糖者。有瓷篮、瓷瓶白如沙石，其工之细如象牙，其他瓷器尤细。更有五金、木器、兽皮、洋玩，楼上楼下，密密罗列，极为壮观。司宫官请饮“三鞭”、“舍利”等酒，佐以樱桃、地椹。饮毕，主人请书名字于纸，乃去。回寓，见窗下男女老幼，如蜂拥蚁聚，群呼“士呢司”，即瑞言中国人也。

未刻至一画阁，见油画千余，壁皆精工名笔，神气毕肖，有价值千金者。遥望如白石雕成，近视则水墨画也。亦有赤身石像，或坐或卧，形容甚异。并男女阴处，伸缩开闭，咸露于外，皆泰西古时故事。盖欧罗巴各国，当开创之时，不知有衣服房屋，如太古然。

戏园布景奇妙精绝

酉初乘车至一大园，树木丛杂，山水静悄，有戏园、茶肆，及秋千院等处。亥刻看戏，戏皆女孩跳舞，赤背赤足，服短

翠裙，手执花枝、小幡、花灯等物。戏甚精奇，所演之剧，风雷有声，雨雪有色，日月有光，电云有影，树木楼房，车船闾巷，火山冰海，远近高低，非眼能辨。其变化尤觉神妙，一人站立，转瞬之间，衣皆易去，或易一半，左身旧而右身新。又演楼阁之戏，其窗隙之处，昼则野马射，入夜则灯月照临。所有乐器只用丝竹，男唱声洪而亮，女歌音媚而娇。并有人装禽兽者，身赤轻捷，不知人而兽兽而人矣。子正回寓，天尚明若申初，虽无灯火之地，物色可辨。

二十七日乙酉，阴。巳刻，乘马车往拜本国总理大臣，旋拜各国公使。后至其国王冬宫，楼皆花石砌就，内有王之御画。其床椅几案，多细瓷者，花卉颜色颇佳。是日大雨连绵，凉甚。

二十八日丙辰，早又雨。午正在积新宫见其国王之介弟。其人身高隆准，碧目虬髯，彼此立谈顷刻，即辞去，赠每人印像镀银钱一枚。

积骨楼看化石

又至积骨楼，所储兽骨，皆以铁条支起，其状如生。有大鱼头长丈许，兽腿骨亦有长丈余者，亦有生于石内者。盖此骨皆自山壑海隅间寻出者。或云古多巨兽，其形亦奇，死于山内海边，久则化为石矣，古树亦然。其鸟骨皆以铜丝支之，有小鸟骨不敷一寸，有鸟骨大于象骨者。其虫鱼之骨，大小不一。后往一小馆，系以显微镜照异物映影于壁上者。屋中黑暗，西壁嵌有玻璃不甚大。观者面东壁而坐，

术者以滴水放于显微镜上，向日而照，映诸对壁，则水内小虫无数，蠕蠕如鱼虾然。醋内照之有虫如蝉，千百飞舞，大皆三尺许。河水照之，有如蝎如蟹之虫，大皆三四尺。据云人之精血便溺，以及生水醋色，皆有小虫，虫体甚微，特无人见之耳。出此复入园内饮茶，往来显宦【编者按：小方壶斋本“显宦”作“堂倌”为是】皆美女。申初回寓，后步至店左戏园观剧，稍亚于前。乃往后台一观，见作戏男女皆在地楼内，其景致楼房山水树木，大小皆系木架，上连铁绳，下上如意。彼处戏园后台，非有官领不得入。丑正回寓，仍雨，更觉凉甚。

鲸鱼腹内容六七人

二十九日丁亥，小雨。早乘双马车至一处，见大鲸鱼皮，其骨抽出，支以铁条，其脏腑挂于壁上。皮长六丈五尺，宽二丈二尺，以木架支撑，宛然一屋，内设几案盆镜等物。其口如门，长五尺余，满口毛如棕叶，尚有腥臭之气。牙边以跳板通于楼梯，出入鱼口，其腹可受六七人。古人曾谓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予谓鱼腹能受一人，可为大鱼；此则腹受六七人，不更大哉！询之，此鱼出自北海，因触翻大船数只，有智者出以千人，设法擒之，乃得是皮。

见瑞典国王、王后

去此又行十余里，至其国王夏宫。时安纳思服朝衣，黑色短衫裈裤，皆宽金边，左肩垂金穗一圈。明等亦公服入宫。宫中护卫，颇有威仪。王貌雍容，重眉隆准，碧目乌须，服色与庶民同，能谈英法语言，辞气㧑谦。其君臣相见，无山

呼跪拜礼，只垂手免冠而已。明等相见亦如之，只不脱帽。是日王后、公主、王弟以及弟妃，暨六七大臣命妇等见毕。王后与公主、王弟妃三人皆能英法语，乃导明等遍游宫楼，指点相告。宫内古玩陈设中外瓷器，宫外前后飞泉瀑布、山树园林，自宫一望，幽阒辽曼，不可具状。游回，王劝饮“三鞭”酒，吸烟卷。明辞以烟力猛，恐吸多必醉。王乃强予数枚，令放兜中。告以华服有兜者少，王曰：“何其迂也！”复亲引明等游览各处。出正门，入右雁翅门，看藏书之府。斌大人赋诗二章，令翻译官译以西文，王见之喜甚。又去左雁翅门，观聚宝之室。王以照相各赠之，送宾门外。俟明等升车后，乃与诸人亲燃烟卷一枚，以示敬宾雅意。戌初回。亥正有俄国副钦差穆拉髑瞉招饮，丑初回寓。

六　月

王母接见

初一日戊子，晴。卯正，王母遣官约见，遂于午初乘马车至大桥，登小轮舟，其舟长不足三丈。船户何姓者，共有小舟数十只，以此为业，每岁可得数千金，今已巨富。此舟由桥下飞过。河内风冷，彦智轩偶患腹痛，舟急傍岸。安纳思代乞药酒，主人见华人，便慨然允诺，乞诸其邻而与之。北行四十二里，至“太坤宫”。“太坤”者，华言王母也。一路江水曲弯，岛屿错列，峰回路转，但见高楼一所，直冲霄汉，共十二层，通身玉石建造，四围碧树浓荫，清静

可爱。下舟入内，谒见王母，约五旬，温恭和厚。且云：“华人从未有来此者，今见中土钦差大臣来此，通国乐甚。”并问所经泰西各国景象若何？斌大人答云：“中华官员鲜有远涉重洋者；况贵国地近北极，非使臣亲到，不知有此胜境。”王母闻之甚喜。遂偕其宫官周游眺望。其宫独居一岛，岛之形势耸然特立于中，诸岛来朝，势若星拱，苍翠诡状，绮绾绣错。出则乘王母车，长可容十人，同安纳思、包腊、德善等遍游数处。遇一瞽者，手扶其妻，在车旁讨钱。明向仆从索银票一张与之，瞽者免冠拜谢而去。

对中国的感情

忽见中国房一所，恍如归帆故里，急趋视之。正房三间，东西配房各三间，屋内槅扇装修，悉如华式。四壁悬草书楹帖，以及山水、花卉条幅；更有许多中华器皿，如案上置珊瑚顶戴、鱼皮小刀、蓝瓷酒杯等物，询之皆运自广东。房名“吉纳”，即瑞言中华也。少坐，食瓜佐饮，为之盘桓者移晷。门临大河，出则遥见太坤犹在楼窗眺望，众皆免冠，明等鞠躬而立，太坤一笑而去。遂即登舟，申刻回至桥边，见何姓舟子犹在焉。舟子极殷勤，并云：“贵国从无人至此，今大人幸临敝邑，愿效微劳。”不收渡资，荡舟而去。

酉正至一乐馆，见男女二人，一弹大琴，一挽洋胡笳，甫出，众皆击掌呼好。二人和音而弹，众愈齐声赞好，称为妙手。惜明等不知其妙，为之怅怅，遂登车而回。瑞典国都城周三十六里，居民十八万，通国民约五百余万。丑初登程上轮船，长约二十二、三丈，其名未详。有安委员送

行，船内坐谈片时，不忍言别，颇有阳关折柳之意，且言愿往中土游历，以廓眼界。丑正开船，行一夜。

到芬兰

初二日己丑，晴。东行七百余里，申刻至故芬兰国之外郡爱白鸥地方，其地居民计八千五六百，于百年前版图属于瑞典，今则属俄罗斯矣。一路大水少而小岛多，船行弯曲，有河口作丌字形，中横大桥，两岸大石垒起，甚整齐。遂登岸乘本地车，车小无鞍，弯木置于两檐之首，以一马拽之。车无栅亦无箱，中作簸箕形极浅，仅容二人。旁有铁阑高三寸许，四轮铁架，甚轻快。御者服长褂皮靴，宽檐矮帽，周游十数里，地势荒凉，人迹疏绝。房皆木顶石座，高者不过二层。回船后丑正开船。

初三日庚寅，晴。东行六百余里，申初至芬兰国京都，地名汉兴佛，现亦属俄国，居民约二万六千余。登岸周游数里，地广人稀，田肥树茂。行至一园，内有茶座乐台，遂就憩焉。闻俄国士农工商，能法言者多，能英言者少。时众人知明等有能英法言者，便欣然谘询中华事，明乃对二妪谈论时许。忽一人进前曰："公不幸甚也。"明曰："何不幸之有？"彼曰："凤公与二艳丽小娘攀话良久，彦公亦与皓齿明眸者谈，君既通晓英语，何乃向不解事之老媪而谈耶，斯讵谓之幸乎？"明笑而不答。彼又曰："君独不爱少艾乎？"明厉色以拒之，曰："爱者人之情，男女相爱尤人之至情，然爱贵不失于正。四海一同胞耳，天下女子皆无殊于姊姐

严斥外国人的轻侮

〔妹〕，又何不可伸吾爱？但吾辈少年，操持未定，涵养未深，其能自信耶？反不若无爱慕之心，庶不至因爱生情也。况别后则天各一方，又何必于顷刻之间，而因之欣欣然为幸哉。吾对老者谈，吾中华人也，以为年高有德，可以畅所欲言，无所顾忌，汝其知之否？”言毕，其人惭愧谢去。明后询其人，系来自瑞典国之合众国人，姓察名力思，游士也。盖西俗，无论男女，皆得遨游外国。

茶园窗外有数小儿，斌大人持糕点与之食，有喜而接者，有骇而哭者，众皆大笑。时有同舟之士人富姓者，延明等至其家。去园不数武，上一高楼，前有厂厅五间，内设木案铁椅。饮酒间，见前临大海炮台，四面台榭花园，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富云：“此为极北之地，每冬大海冻冰厚五尺余，半年见日，半年不见，且昼夜无黑。”酒毕导入书室，展阅地图画轴若许。戌初回，入夜，丑正开船，而日出扶桑矣。

游览维堡

初四日辛卯，晴。早入大海，名芬兰海，想即波罗的海也。水黑色，海左右频见岛屿。东行七百里，未刻抵威柏阁海口。倚口有白石炮台二座，以小轮船引入内河。傍岸后，明等乘马车游九里许，至一园名“满浦泗”。入内初极狭，才通人，复行十数步，豁然开朗。得一湖，湖心有岛，中接以浮桥。桥乃四楞木板，有两绳连于左右，人上时随步拽绳，板自行矣。至岛，盘桓而上。有松实，细长如瓜。野果圆小如槠。绝顶有垣如城，步梯而上，眺望四野，惟此岛突

然起于苍翠之中。四围湖水，映带左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水平鸥浴，林静鸟鸣，山壑桥楼，迷离掩映，上下天光，一碧万顷。上有古冢，湮没无考。归旧路，度山越岭，曲径通幽，处处寂静，沿路花草，时听泉声。同游者咸取异草插帽，奇花佩襟。

有俄国武官毕姓者，身着青服，金线镶边，腰佩长刀，身高力大，重眉环眼，八字乌须，彼引观各处。见一树天生塔形，上下不见梃，高逾二丈。又一井亭，前置铁凳，众皆纵身跃之。遥望一带平原，遍地青草，有男女四五人打圈为戏，见明等至，即向西山环而去。明等北转出园，乘车行廿余里，绕至高埠之后，地名休息宴密。下车盘桓至山顶，有饮茶作乐之所，游人伛偻提携，前呼后应，往来不绝于山林园囿之间。山之东西，林壑尤美，蔚然深秀。山前临湖，藻荇铺翠，两岸柳明；山后则丰草绿缛，佳木葱茏。明等就岸划舟而东，俄国武官裸衣弄桨，缘岛而行。时则温风荡漾，波澜不兴，飘飘衣裙，如在天上，询胜境也。惜土人所言，一语不明，摇手屈指，借以达情。舟行数里，自南而东，遥见对岸，炊烟上生，楼台掩映，桥阁纵横。绕岛向北而行，西望天水澄清，混然一色。登岸举酒属毕，约归旅舍，毕谢弗从，于是引去。继而彦智轩及包腊等乘火轮舟回船，明随斌大人乘马车而归，土民犹追随争看，瞻望咨嗟而已。戌正回，一夜大雨。亥初稍暝，至子正，天气忽明而日出矣。

芬兰风景

初五日壬辰，晴。辰初开船入大海，南行水色深蓝，甚平。须臾遥见两水左右相接，黑白分明；正惊讶间，忽见前者白而后者黑，如一线亘于其中。午后转东行五百九十余里，申初至俄罗斯国海口，名可滦思达大。前后高建白石炮台五座，风篷一片，状如白蛾，皆隐于石墙之内。外有火轮兵船数只极大，初火轮船之未有也。在俄京河内造得大木船五六只，以便巡逻海口，因船身沉重，河水淤浅，又另造船名"罗多"者，将此船运至海口，嗣火轮出，遂废于此。

进入俄国海口

入口复东行四十余里，至俄国北京名贤比德思北阁，又名彼德尔堡。见南北礼拜堂四五座，顶皆馒首形，上出铁针极长，有金色者、蓝者、绿者，卓立城中。两岸数里，楼房红白不一，系制造铁器、轮船、火车之所。岸下船只密列，中有楼船六七只。有桥长四十余丈，毗连南北两邑。及船傍岸，下船处有税局小房数间。由此穿出，乘小马车，亦如前在威柏阁等处者，行十余里过桥南。迤东有长街，南北距十余里，宽约二十弓。盖俄国多产木石，街之中心皆以石墁，宽约三丈，为走大车而设。旁有两木道，皆以六棱松木墁之，木厚半尺，中贯以钉。下仍横厚板，长约二丈许。木道宽有二丈，为走小马车而设。左右又有细石路四道，宽皆丈许，以便步行。东西市廛对峙，高阔整齐，园馆拜堂，岐路曲巷，所在皆然。往来行人，多武士匠役。是日入店名"北啦五由"，甚洁静。寝室设棉被、皮褥、火盆等物。此时正值祝融司令，炎暑流金，而客寓者非棉不克

御寒，土人更有终日着皮帽者。入夜尤冷，盖地近北极故也。

初六日癸巳，晴。早乘车往拜各国公使。戌刻复乘双马车，北行过大桥十数里，至一园名“一紫衣梨”。入门即楼，由楼后门穿出，见一大院，土地平净，树木森列，有戏园、乐台、茶铺、酒肆。是晚游人看戏，有幼女歌声，呖呖如莺，宛转可听。有爬绳之技，绳长十余丈，悬于空中。一幼女甫八九岁，两手互持其绳，自下而上，其走如飞。又有走球之技，球大尺许，置于板上，板长二丈，陡立墙边，一女踏而行之，其球圆转如意。并看放枪射鹄等艺。丑刻出园，车辆盈门，观者如堤。其女子见华人皆有惊讶状，指彦智轩长呕〔讴〕一声曰：“赛邦不的徐奴阿司”，即华言此中国之美女子也。中有二女，与彦智轩立谈数语，询其颠末。途中又遇二女乘车，女欲隔车携手，明饬车急行，彼亦急随，盖欲并车，以便携手交谈。归时日上三竿，东方已红。闻是日有本地人姓孔名气者投刺，能华言，自称为“孔大人”。

女郎追来握手

初七日甲午，晴。早往孔气家答拜，知其人居华京八年，能华言而不甚清，现充本国翰林，兼在总理衙门行走，其家案积诗书，壁悬画本，皆不惜重资，购自中土。约登楼饮茶，见其妻女，并食以面饺等物。孔云，众当喜食，因与中土同也。食毕辞去。中途过一礼拜堂，外高二层，有浅红花石大柱一百一十六根，高三四丈，围约丈余。阶石皆黑质白章，顶上金色。四面距二里许。殿中槅扇系铜

铸，四壁嵌以云石暨各种花石。前面大柱八根，仍系花石，较之楼外大柱尤粗。正面青金石柱四，孔雀石柱八。堂高一十五六丈，地铺花毡，上挂玻璃灯。明等公服而入，司堂者欲令免冠，包腊令店主白以俄言曰："免冠者西国之礼，不免冠者中土之礼。彼华人因竭诚拜谒，故冠带而来也。"司堂者闻而哂之曰："诺。"

晚有本国人王书生者拜。其人白发长眉，曾驻华京十载，善华言，中土情形知之甚详，并能翻写满汉文字，极其精通。明遂与之游，延入其家，见其妻与三子二女，其家清苦。言自中国换班后，即设帐于俄京，授读满汉。奈所入馆俸不敷度支，而子女皆幼，不克养赡。斯人者可谓勤于为学，而拙于谋生矣。倾谈良久，时作叹息声。伊取出三四卷满俄合璧书与看，且献洋饼，形如重阳花糕者二盘劝食，并佐清茶一杯。明遂谢而辞归。

中国无人到过俄京

初八日乙未，阴。巳初往拜本国总理大臣，伊言："中华与俄国原系邻邦，况又通商二百余年，然中土曾无一人辱临敝国。今贵国大皇帝简派诸君来此，则我两国之友谊更当敦笃矣。"斌大人答曰："中国自古臣民，鲜有至外邦者。今大清国与欧罗巴各国互换和约，各国既有公使商民驻华，是以我国大皇帝命我等游历诸国，察访风俗，以通和好。我等既开其先，他日源源而来者，不难频临贵地矣。"当时孔翰林与其友武乐富皆在署内。斌大人托寄家报一函，由陆路走恰克图而达京师。又闻赫总税务司定于七月初十日在法

国马赛海口上船，屈指九月中旬，即可抵京。

出署，步至皇宫，楼高五层，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大小计三千余间。东西距千余丈，阶梯栏柱皆各色花石建造，其壁所绘之画，系花石攒成，巧夺天工，罕有其匹，真蓬岛瑶池之地。相传西土宫楼，以俄国为最大。第三层楼上有玻璃照棚一块，周二十余丈。其下花草树木，一如平地。询之乃知第二层楼顶，横以铁板，积土丈许，是以花木皆生。又有水法，系从铁道通来者。嗣见一金制自鸣钟。蒙以玻璃方罩，广八尺，高丈余。中一金树上集一孔雀，下伏一雄鸡、一鹏鸟，又有芝草三枚，赤金色，云系钟钥。鹏鸟四面有小钟十数枚。若拽左边芝草，则小钟齐鸣，音声抑扬，宛如奏乐；其鸟头摇目转，两爪起落，如西人跳舞状。拽右边，则雄鸡展翼而鸣，断续可听。拽正中，则孔雀伸颈开屏，光耀夺目。机关巧妙，莫可名言。

俄国的皇宫最大

第四层楼有二王冕，皆以金刚石攒成，顶上各嵌红蓝宝石一枚，大于鸭卵。又一金柱上插金刚石一枚，长约二寸。据国人言，此石如是之大者，共有四枚，乃天下之至宝；其他三枚，未知藏于何处。四壁玻璃匣内，镯、钏、项圈、耳环、坠子、扇股，并皆金刚石穿成，每粒如蚕豆然。是时大雨。继而瞻仰其先王之像。其像本刻，尊藏龛内。所遗之冠履几杖，及其学习工农之器皿，罗列堂前，亦子孙睹物兴怀之意。初，俄罗斯小国也，唐以前属匈奴，懿宗时始立成国，其后治乱不一。至康熙四十三年，有君

名比德尔者，以国人不明耕种，不善使船，少年发愤，乃改变名姓，往荷兰暨别国学诸般技艺。及学业成，始归本国，励精图治，育人才、设学校、开垦田地、通商掘矿以富国，训练士卒、制造船炮以强兵，几二十年，遂成霸业，北极三洲之地，皆为所有。现在泰西诸国号召小邦者，惟英吉利、法郎西与俄罗斯也。土地又以俄罗斯为最广，以度数论俄倍于中华者五；其他各国有倍于中华者，亦有不及中华者，皆称王。至美国乃官〔公〕天下民主之国也，传贤不传子，每四年众举一人为统领，称“伯理玺天德”。如人胜其任，公正廉明，仍领之，然至多者不过十二年而已。俄国之亚细亚地多沙漠，金银铜铁胥产其地，其富有也有来由矣。其在欧罗巴暨阿美利加之区，地皆膏腴，人亦稠密。

彼得大帝的事迹

又至车驾库。御车四轮，金檐金顶，样式不一。内挂回绒垂头，铺垫、靠背皆红紫之色，余皆金色。车箱可以启闭，两旁开门，内容四五人。四角悬以钢条，圆形，作元宝式，以便人在车内不觉颠摇，如乘轿然。车前有座如椅，覆以紫呢坐褥，四围饰以金穗，为执鞭之士所坐者。车独檐，或服四马，或服六马，盖为春秋二节所乘者也。冬令有冰床，作龙跑形，以大犬拽之，上坐八人，俱有遮身狐皮。又有太子小车、后妃小桥等物。有一古车、一大轿，皆极笨，四窗糊以云母石。从楼后门出，由石道直通楼下，乃运车路也。归时仍细雨淋漓，凉甚。

初九日丙申，微晴。早乘轮车行四十五里，至红村，

易乘王弟车，行十数里，至教军场观操。兵共一万五千，手执长枪，腰佩短刀，黑衣蓝裤，行阵整齐。忽将台下兵分两翼，如对阵然，连步攻打，枪炮齐施，子母联珠，络绎不断，其声可闻数十里，有押阵官吹觱栗以催之，击铜鼓以助之，而往来行间指挥众士者，则白马将军也。其将台在土坡上垒土叠之，高约四丈，并无锣锅帐房。明等登之，俯视操兵，往来冲突，炮声连环，宛然一战场也。是时监军，系太子与王之介弟，二人皆青服金饰，白马钢刀，操罢而去。又行五六里，阅视军营，正中大白帐三座，缘以绿布，为俄主之中军。四面兵丁帐房，金顶，纯白色，方形，中容十人。营前罗列炮车，另有大车数辆，以备行兵载伤病者。闻西法：无论仕宦子孙，以及士农工商，皆十五受兵，廿五还之，不欲者必纳使费若干金，方销兵籍。为兵者，十载不得还家，留戍行营，以备日日操演，亦有专选壮丁为兵者。

俄国兵操

由营而东，行四十二里，至比德好富地方。缘日昨俄国总理衙门，由电报致信本地官长，令官车在此迎候。至此并无车辆，遂送电报，令其查覆。俄而信至，据云，因昨日大雨，天之电气与铜线之电气相击，铜线折断，以致有误，现已发报备车来迓。须臾车至。时同游者有美国五六人，俄国六七人，遂同登车。御者二名，戴燕翅毡帽，红青中褂，猩红背心，白袜，皮鞋。途遇御仆来迎。行十一里，抵夏

游夏清宫

清宫。宫系介弟藩邸，规模宏敞，为白石所造。内存俄国各省女人图像，画工极细，有正面正视者，有反面含情者，有仰头出神者，有低头不语者，有含笑态者，有作睡容者，有怀怨思、含怒意者，一裙一带，无不天然工秀。

各种水法（喷泉）

宫前对大园，中横石桥，后有水法十座，正对宫楼。宫之左右，皆山市楼房。由宫入园，见大水法五座，高皆十余丈，旁有小水法二十二座，其水皆自兽口横出入池，溅珠喷玉，池满不溢。又东西两水法，距里许，高约三丈，如大玻璃罩而下垂。一池中立一石人，怀抱水鸟，有水自口涌出，高五丈许。有一处十六石柱，高各三四丈，围七八尺。每二柱间以野兽，或立或卧，或坐或伏，皆口中喷水。又一处立二铜孩，同抱一蛙，有水自蛙口中出，高三丈余。又一高埠，以石垒阶二十余级，水自上涌，势若悬瀑，而一凸一凹，如山皴然。极后有洋房八间，四壁悬中华字画，似是而非，询之知系西人摹本。出其后门，豁然开朗，一望大海汪洋，杳无际涯，风帆掩映，起玉扬珠。忽闻林内有丝竹之音，明等循声步之，至则乐官执椅让坐，男女争来问讯，环坐而谈。酉初回宫，留备茶点，肴果均佳。戌正上火轮车，行二十余里回寓，较来时之路，近五倍有奇。

亥初，乘车至法国钦差府，是晚各国正副钦差共二十余人拜会，惟敖地里亚国使臣未至。因是时布、敖交兵，布国公使先至，故敖国引嫌，辞不与会。子初回寓，有王书生闻明等于次日登程，亲赍糖果拜饯，多方挽留，情意

殷恳。明辞以半年之限将满，须急作归计。伊云："公等再临敝邑，乞先赐音，以便欢聚数日，并祝一路福星，荣旋故里。"言讫而别。

俄国币制

记俄国北京周五十五里，居民五十三万六千余。天时寒冷，虽盛暑宛如深秋。是年瘟疫大行，亡者载道。再俄国之古金钱重三钱五分、名"因皮啦"者，每枚易现行小金钱重一钱八分、名"坡鲁因皮啦"者二枚。又金钱重一钱零八厘、名"车拉卧呢子"者，每枚易大银钱重五钱七分、名"鲁布拉"者三枚。每"鲁布拉"易小银钱重二钱八分五厘、名"布二几那"者二枚。每"布二几那"，易重一钱四分二厘、名"车其达克"者二枚。三枚"车其达克"，易重八分五厘、名"皮阿凋丹呢"者五枚。又银钱重一钱一分四厘、名"伍戈力温呢"者，每枚易小银钱重五分七厘、名"各立文地"者二枚。每"各立文地"易大铜钱名"皮阿七科必克"者二枚。每"皮阿七科必克"易名"塔立克比克"者一枚与名"堆业可比克"者一枚。每"塔立克比克"易名"克必克"者三枚。每"堆业可比克"易"克必克"二枚。又小银钱重二分八厘、名"皮阿达朝克"者，易"克必克"五枚。每"克必克"，易名"金嘎"者二枚。每"金嘎"，易名"坡路什嘎"者二枚。

卷　四

丙寅六月初十日丁酉，微雨。午初孔气前来饯行，代雇火轮车，照料行李一切。未初明等自俄京起身登火轮车，其行甚快。车分四间，有内外室，有净房，更有带火炉者，其各间之椅凳亦颇华丽整齐，与前所乘者异。中途过黑山洞二穴，一约十余里，一约二十余里。又过铁桥，长里许，高三丈，宽二十丈，左右栏高丈余，作篱障形，中系火轮车轨。栏外又二小道，宽约丈许，乃人马所行者。酉正稍晴。行一夜。亥刻又雨，甚凉。

十一日戊戌仍雨，西南行一千四百里。未初出俄国界入布国界矣。地名汉大昆。雨止，换乘布国火轮车而行。

普奥战争的气氛

其国田畴蕃衍，阡陌交通，园囿连绵，人物俊秀。所经之村镇楼房，亦皆繁密高耸。有地名马林柏尔者，南北长河东西横一铁桥，长三里许，高四丈，阔五丈有奇。是时布敖两国交战，沿途见甲兵银盔毡衣，持鹊尾枪，佩雁翅刀。其各村镇往来男女纷纷，皆侦探战事者。是日霁后天甚晴朗。

十二日已亥晴，又行一千二百六十里，卯正至布鲁斯

国京都地名柏二林。下车入店，店名“阿拉倍”。一路楼房之宏丽，道途之平坦，俨若法京巴黎斯。是时日尚未出，鸡犬无声，路静人稀，殊觉岑寂。其京周三十余里，居民计六十五万，通国计二千万有奇。是日午刻往拜本国总理大臣暨各国公使。本国因军务倥偬，该大臣辞谢，另日拜会。嗣阅新闻纸内云，布、敖鏖兵，敖军失利。因布国新制一种洋枪，名曰“巧针”。此枪活筒活机，自筒尾下药，中有一针，将药较准分量，置于纸管，枪机一落，针自插入药内，药热而枪施矣。此枪一分之时，可连放六次，较中土之火枪，捷愈数倍矣。虽然，而各国仿用者少，因其不坚而易坏也。

群众围拥看中国人

十三日庚子，晴。午正出店购买布国王与王后象。店前之男女拥看华人者，老幼约以千计。及入画铺，众皆先睹为快，冲入屋内几无隙地，主人强阻乃止。买毕，欲出不能移步。主人会意，引明向后门走。众知之，皆从铺中穿出，阍者欲闭门而不可得。众人拥出，追随瞻顾。及将入店之时，男女围拥又不得入。明乃持伞柄挥之，众始退。盖因以英语浼之再三不去故也。登楼俯视，男女老幼尚蚁聚楼下未去。

戌刻往一园内观剧，戏演半出而散。于是，游于园内，皓月当空，明灯在望，灯月交辉，耀如白昼。其园东首有小屋数椽，顶上垂玻璃泡如冰，从中滴水，音韵铿锵。两腮有二走马灯，中旋一轮，轮转如泼水然。有树一株，叶

密如艾，由叶间放出白色灯光，花心内复有水跃出。水火出自一孔，奇绝妙绝。又一树未详何名，通体玻璃，层层绿叶，其花淡红色，系以火苗为蕊者。通园皆燃煤气灯，晶莹夺目，不夜城不逾是也。子正回寓。

布鲁斯国王的陵墓

十四日辛丑，晴。巳刻，合众国司公使约往其家小酌，其女眷皆出见。又与观许多合众国画图，山川道里在指掌中。嗣约申刻同游布王陵。去此早饭后，至本国总理衙门，其大臣云，王后欲见中华大臣，其时尚未议定。斌大人云："本钦差拟于诘朝束装前赴比国游历，望足下转致之。倘即今会见，不虚此游，幸甚。"伊言："千万里幸临敝国，车马劳顿，何妨少住为佳，俾我等一洗征尘耶？"斌大人云："因奉大皇帝谕旨，钦限半年，是以不敢濡滞，敢祈谅之。"伊曰："如此当即入告。今日是否庭见，容俟申复。"出署回晤合众国钦差，同车行八九里至王陵，园内芳菲灿烂，红紫馨香，非花即树。后有石亭，其顶覆以兰色玻璃，内设十字架并天主画象。王刻石像卧于石床，其面目形体逼肖生人，一切茵褥衣履等物悉备。左右有侍从者四像，悉是白石凿成。闻数十年前，王后微服游市，见一幼童以土抟人极巧。后领入宫，教以磨砻之工，令其朝夕肄业，及长为泰西第一刻石妙手。后值王后病笃，此人缒幽涉险，以寻巨石，殚心毕智，九历寒暑，雕兹石像，以报王后。亭外尽植凤仙、茉莉、玉簪、芙蓉等花。旋时见壁贴招帖云：前日布敖交兵，敖兵全军尽覆，两国有弭兵之议。

戌正一刻，接得总理大臣来函，请谒王后。乘车自店而北，折行半里许入王后宫。宫门高大，有路如桥，当门树以围屏。登楼至第三层，进大厅，有数员宫官伫候门外。少顷，忽闻环珮之声，群言王后至矣。寻有二女官相伴，后出。年约五旬，丰神不减。后云："寡君出征未还，昨闻中华钦差荣抵小邦，以修和好，不胜欣慰。奈大夫又行色匆匆，无计维絷，俟寡君回，必为之致意也。"言语温和，态度安稳，所言系法语，德善代译。盖泰西各国，语言数种；凡国君文武及庶民男妇，皆以善谈三四国语言为能。又西俗，国有兵事，皆国君亲督三军，或委王后临政，或留世子监国。亥初回。

谒见王后

亥正，坐车行二里许，至"敖尔佛木园"，一带玻璃房，满燃煤气灯。中有六角亭，盛栽花木，名妓满座，皆赤臂露肩，长裙委地，半启樱桃之口，一捻杨柳之腰，如花解语，比玉生香，堪以持赠。游者或与文饮，则豪放自若；或与之舞，则宛转生风；更有携手同归者。适有数妓款步来前，故作许多娇媚引人态，而明等弗顾也。时有英人曰："君等何修而至此？"对曰："此地虽系烟火〔花〕，然既游历各国，察访风俗，亦可驻足于其地，实未注意于其人。所谓'涅而不缁'者，汝知之否？"其人闻而大笑曰："公言谬矣。大丈夫生于世间，何不及时行乐。倘白驹过隙，浪掷年华，则悔无及矣。君视诸妓，无不国色仙姿，令人魂飞意醉。请

拒绝妓女的勾引

择其尤者告予，予必令君入巫山之梦也。”明闻而怒斥之。其人复笑曰：“予故以一言相戏耳，君何悻悻如此。”遂退。夫妓女莫多于泰西，而携妓女又莫胜于泰西，男私女而不为耻，女通男而不为羞，更有酷好男风者。又闻男子至二十岁似应宿妓，虽父母不能禁阻；男女虽各私数人，并无彼此争竞者。幸明等随斌大人是晚坐于楼上，人见者少，不然几被其困矣，遂急回寓。

国王的怪僻性格

十五日壬寅，晴。巳正，上火轮车行四十五里至柏二屯，复乘马车行三里许至其故王宫。宫亦高大，华美壮观，内多银器。见本国先王与法君和约之案牍，并平生锺爱之古董，以及服御之床榻等物。闻王在时，友一法国贤士，其人饱学，不慕荣利，王甚敬爱之。王性颇异，两人晤谈，画〔尽〕屏侍从，不令一人在侧。有一饭厅，内设一桌，活心，通于楼下。每饭上菜撤菜，主人旋转桌心，而肴酒自行进退，故筵终而庖丁无跋涉之苦矣。出宫升车，沿途柳阴路曲，时闻鸟声，红桥一带，流水溶溶。行七里许，登小山，岭上高建一宫，石柱皆雕成力士状，赳赳可畏。有钟一座，巧制玲珑，云自先王殁后，遂停针不动。其针所指之处，所以纪王殁之时刻也。外有别国国王与王后之石像，一一森立。楼外列桔树数十盆，高约二丈，花香袭人。回寓后，亥正由店起身上轮车。是夜店前，男女观者林立。

十六日癸卯，微雨。辰刻，过韩挪尔国界，乃小国也，属日尔曼二十七邦之一，亦系民主之国，如酣博尔，时助

敖攻布，敖败而韩亦恐，来往土人皆惶惶然若有所失。西行七百六十余里，未初至艾森庄，地不阔，土产无多。有英人姓克名鲁卜者，好客广交，四海游士多访之。四十年前，彼业履人也，贫乏不能自存，移居此地。因多产煤钢，乃以制炮为业，陆续聚有万人，汔可小康。此时竟成巨富，财敌两国，所造火器，可供四国之用。如布鲁斯、俄罗斯、荷兰、日本之炮，皆取给于此。至其家，楼房峻丽，亭榭清幽。见其妻子，乃引观炮厂。周七十余里，工匠计二万三千余人。其炮大者长逾丈，重二万余斤，作棒锤形。自炮尾下药，尾有螺丝塞，炮腹有螺丝。铅丸长如枣形，重百余斤，皮有螺丝，暗合炮腹，是以力大。其近者可至数十里，远者可至百余里。看毕，主人留饭。维时灯烛炜煌，觥筹交错，十四人共一席，有克鲁卜之妻母暨五六友人陪酌，谈笑甚得。饭毕，鲁卜强留住宿，明等苦辞得脱。临行赠伊家照相数张，并炮厂与制炮之图式，斌大人拜谢而别。

炮厂主人克鲁卜

登火轮车，复西行九百四十三里，戌正一刻至比国界，地名克纶恩，因停车焉。西俗最喜香水，无论男女，浴面后发内必以香水倾之，沐身后遍体必以香水抹之，以至衣带巾扇无不濯以香水，借馨香以去邪秽，因而其价腾贵。斌大人与包腊、德善等皆购买数瓶，每瓶价银一两五钱，次者八钱，因此地异种香水甲于他国。亥初复开，行一夜。

十七日甲辰，晴。西行七百四十里，卯正抵比利时国

比国京城卜乐四

京城名卜乐四，田皆膏腴，地亦广阔，二麦成熟，六畜蕃衍。城周二十二里，南高北低，四面山岗，道途平坦，街肆整洁，居民计三十六万。入店，店名“得拉吕拉卜”。午初，往拜各国公使。晚，包腊起身回英国。

十八日乙巳，晴。午正，往拜本国总理大臣。该大臣系伯爵，姓阿名娄，年近六旬，鹤发童颜，须髯皆薙去。伊曰：“敝邑僻处海外，乃蕞尔小国也，田地苦瘠，土产无多，所恃者居民远涉重洋，往来贸易。今大皇帝钦使荣临敝邑，实国之光。嗣后通商日久，两国之友谊愈笃。寡君不嗜军旅之事，亦无侵占疆土之谋，可终无干戈之动也。”斌大人将游历之意，并中外通商和好之语，缕缕言之。未刻回寓。

申初，去店右集新院。是日系礼拜之期，游人颇多。楼上画轴千架，有西国所称天主耶稣之象。见耶稣四肢钉于十字架上，瞑而受死。两旁复有两十字架，架上各一人，有不甘受死而努力挣脱之势；下复有许多男女，哭者、怒者。又有武士在马上执枪刺耶稣左胁者，更有嘻笑者，坐立不一。又一画轴上有赤身人二，一男一女，或云即盘古第一人，男名亚当，女曰复娃，又曰厄袜。其对面楼，存有诸般兽骨，与他国大同小异。酉初，往拜姓郝名乃德者，其人曾至中国贸易，与明等在红海同舟。是以至其家，见其妻女，相与坐谈。彼云原系英国人，因在伦敦服用所耗甚巨，乃寄居此地，以节糜费。是日申后，阴云密布，雷

雨交作。忽闻哨声不止，询之知房后即火轮车客厅，乃往日尔曼国之大路也。

十九日丙午，阴。早乘车行四五里，至军器库。内储各国军器，并中土鸟枪腰刀等物，门外环列炮位，有兵司守。又至一园，名“布坦尼克”，中有大玻璃房一座，屋内盛植各国奇花异草，地下有火桶相通，暖气熏蒸，是以花木青葱，时历寒暑，色无摧残。橱内列各国花种，各标以名。午正，独步店东一园，四面铁栏，铁门石垛，内树木成蹊，游人如市。十步一铁凳，五步一铁椅，置于树下；又有茶园、乐台，水清池圹。明无伴侣，亦无仆从，见者惊讶，不知为何许人。晚同郝乃德游生灵园，此园新建，花树更多，中一乐台如亭，巍然矗立。时乃德之眷属，皆预游焉。

大玻璃房内植花木

回店后，闻本店庖丁邀斌大人之长随等五人，往酒肆饮“必耳酒。”其色黄，味极苦，酌以大杯，容半斤许，有酒无肴，各饮三杯。旋出，庖丁忽遇其友，与之言故，其友大悦，复约另至一肆畅饮。将出，又遇其友之友，亦约至别肆痛饮。如是者六次，众皆大醉而归。

相邀痛饮“必耳酒”

二十日丁未，晴。早，有前在浙江军营效力之比国人姓甘名美纶者，以中华名片来拜。午初，乘双马车行十五里，至地名腊魁营，系国王之避暑宫也。有锦衣护兵，列队而迎。兵见明等，皆举枪向鼻，肃步而来。下车入宫，厅设乐器，击大鼓，吹大号，声音错杂，非丝非竹，长角

双铙，别成曲调。俄而大臣四员，迎入内庭，谒见其王，年约二十余，浓眉隆準，碧目乌须。西俗，男子二十留须，过五旬则薙去。时王后、王弟并四五女臣，皆侍于侧，与明等立谈。王言："为世子时，曾到上邦之广东、上海，原拟游历京师，一览中华之胜，因途次接先王凶讣，旋急回国，三年后乃即位，于今二载余矣。自即位后，始与中华和约。今贵国钦派大臣，辱临敝邦，实寡人之幸也。"又问："来几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则我国之胜境未尽见也。"乃命总理大臣，派员引游各处云云。未刻回寓。

比王曾到中国游历

申初，有委员姓倭名和者来，同乘火轮车北行百二十里，至比国海口地名安土耳，系自英国往荷兰之通衢。是时细雨，至客厅下车，有本地总督备二方车待乘。总督老人也，相谈时许。至一画阁，楼悬大画数百张，为众画师肄业之所。有一人失去双手，以足大指持笔，作画作字，无不如意；所画人物、山水、石草、竹兰，尤妙于手工，可谓人虽废而业不废矣。

天主教堂

又至一礼拜堂，极高无楼，屋宇百间，不见梁柱，四壁皆大石建造。有男女十余人跪祷，又有老童贞女四、五，跪十字架前，瞑目不语。盖泰西男子出家者曰教师，曰神父，皆青色窄袖长服，腰围扁带，宽檐扁帽。女子出家者曰守童贞，故曰童贞女，又名守贞女，亦服青色长衫，大领阔袖，无肥裙，腰围扁带，上挂念珠与小铜十字架，横戴斗形白布

帽于头，前敞后包，左右遮闭，以令其目不斜视。皆信天主，名曰奉教，又名天主教。惟耶稣教之男女传教者，与庶民同服，不禁娶嫁。

回至海口，游绕十余里，见船只无数，舸舰迷津。戌初雨微止，上火轮车回寓。阅新闻纸内云：布、敖两国罢兵，系法国为之解和。其所争之地，法分四分之一，其三分皆归于布国。凡布国所费军饷，以及损伤军器、毁坏房宇，该敖国赔偿。盖泰西公约，每遇两国罢兵和约之后，胜者之费，败者偿之。两国所擒之俘，纳于囹圄之中，未伤者衣食以供之，已伤者医药以疗之，待和约后彼此送还。今合众国丁韪良冠西先生所译之《万国公法》，于泰西各约俱备志之。

吞并争雄同于战国

夫布、敖所争者，丹国之土也。丹国兵微，不与之争。英国与丹国曾结秦晋之好，英国世子妃，丹后之所出也。英国竟坐视其辱，不为之援，英亦寡情哉！法与敖，唇齿之邦也，唇亡则齿寒。其为之排难解纷，阳示恤邻之义，阴图取利之谋，使不瓜分土地，仗义直陈，则成固足以救其灾，败亦可以固吾圉也。以大局观之，秦西各国无非合纵连横，时合时离，互相吞并，其势比之战国无殊。其中或王或伯，各国争雄，大抵以甲兵而谋土地耳。

夫阿美利坚南北距二万七千余里，东西犬牙相入，绝长补短，亦九千余里。前百数十年尚不知有此土地，后大吕宋国有葛伯罗【编者按：当作葛罗伯，今译哥伦布】者操

舟东游见之，引英人披荆斩棘，开辟此地，故英国流裔居之。后困于英之苛政，遂叛英自立，民主是邦，称为合众国。又称花旗国，因其国共分二十六省，放二十六金星于旗角，故名，亦名曰美国。辰〔时〕下国富民强，几甲泰西。前后不越六十年而竟若是，盛衰兴废之间，在天耶？抑在人耶？

玻璃厂

二十一日戊申，晴。午后，甘美纶约明乘车，行六里许，至玻璃厂。其玻璃器，如杯、瓶、盅、盘、灯、壶、罐、盒之类，无待详述其精巧。其尤者，有大玻璃长二丈五尺，宽一丈五六尺，厚六寸者若干片，透澈晶莹，望之心目豁然。倘能以此制为楼房数百间，重檐叠栋，一色光明，置于湖心，明当颜其额曰“玻璃世界”，则居之者自虚室生白也。酉刻，合罪国钦差三福约晚馔。造其第，楼舍富丽，仆从如云。见其妻女，欢然款洽。亥正，回寓。

二十二日己酉，阴。巳初，乘马车至客厅上火轮车。午正，出比国界，入法国界矣，地名卫于念。计西南行六百四十余里，酉初一刻至巴黎，一路楼阁华美，人物繁盛，轮车铁道，玉石琼莹，旧游垂到，较他国都邑，又胜一筹矣。晚宿于拉佩巷之得都武店，楼高六层，不甚大，尚洁净。入夜，晴。

在巴黎游园

二十三日庚辰，晴。早，往拜本国总理大臣暨各国公使。后出城行四五里，入柏路旺之东门，有铁栏，内通三路：中一

石路为车辆所入者，左一沙路为马匹所入者，右一漆路为行人所入者。其中山水花木，清幽艳丽，各致其奇，自无烦述矣。行五里许，忽一河横其前，水极清澄，两岸绣球、芍乐，红紫盈眸。转路而东，有亭翼然，临于石上。流水环绕，映带左右。峭石卓立，俨若插屏。复行六七里，忽闻水声滔滔，势如骤雨，系飞泉泻出于山洞之间。山不高而崚嶒怪异，讯之系人工叠起者。绕山观瀑，自觉冷气沁心，急点溅面，喷雪跳珠，悬崖百尺。缘此攀石磴而上，满山栲杞，花卉芬芳。旋时日暮，林霏暗而岩穴晦，游人散而禽鸟还。见沿路人背大木牌，上贴各种报单，往来徘徊闾巷之间。酉正，复乘马车行三里许，至一大戏园观剧。其戏与瑞典国等，有七八十幼女服采衣骑真马，跳舞风生，观者叹赏不置。子初一刻回寓。入夜，微阴。

猴把戏

二十四日辛巳，晴。未正，偕德善之母、妹、往看猴狗戏。乘马车行十余里，过凯歌路至达大兰街下车，入一大院，南北相距两矢地，四面看台，当中作乐。有三人赤臂赤足，各立一脚于二骣马背上，且驰且舞，轻巧异常。又一人立于杆顶，以齿衔马，顿离地数尺，可谓有力如虎。有猴骑狗乘马，往来驰骤，亦如人之跳布、穿纸饼等戏。猴亦有踏软绳、打秋千等技。其牡猴男装，青裤黑衫。其牝猴女装，肥裙白帽。更有狗拽车而猴为御者，马跳而狗齐驱者。虽系人之训导，亦灵便之至矣。酉正回寓，忽大雨倾盆。

二十五日壬午，阴。巳初，乘马车北行里许，至客厅

上火轮车，西行六十余里，复至卫洒，乘马车入宫。宫内画轴颇多，皆法国昔时战阵之事。又一轴上画一人，伸腿而坐；若正看则其腿正向之，左右看则其腿亦正向之。楼下罗列许多石像，坐立不一，有赤身者，有披布片者，有著衣者，长者短者各别，皆系古世名人。更有二石人，以绳系于一处，各持铁锥一柄，彼此对刺。盖西俗，若两人各有不平，便赤身以丝绳系于一处，各持铁锥相刺，必待死一乃止。或各持一小手枪，相隔五六步，背面而立。每人各邀四五人立于双旁，二人又同邀一信人作保。其人口言："一、二、三、放！"则二人齐转，对放其枪，必有一伤而后已。或二人持剑对立，相立二三步，右腿前行一步，左手背后，不准多行寸地，以剑对刺，死亦如之。如二人中有藏私违约者，则两边监查之人自然不允。若死家人讼云于官，官则云："若尔打死他人，则他人亦无如之何也。"今则不然矣，有是斗者官必刑罚，作为犯禁。

决斗

宫楼内有戏台、礼拜堂，皆甚宽阔净洁。出楼上车，有司宫总管姓墨名逊者，陪明等同游内园。车之左右，有甲兵二十六名，分两行护卫。皆金盔，系以乌马尾，白裤红衣。抵一洞，有四五铜人对饮。其水法自酒瓶跃出，高丈余。又一大池，中一铜人策四马驰驱而出，四角有许多水怪自水中奔出，口吐飞波如雨。又一十空大桥，下立一人，手作擎桥之状。又一小河，内两行水法，高皆丈许。正面玉石栏干，上列石盆二十余，每盆中心出水高约丈五。又

有别种水法、花木，清雅之至。西行里许，入一太后宫，内多宝玩，亦有奏乐者。是日为礼拜之期，男女游者约一万八千余人。戌初，乘马车回寓。一路田畴茂盛，村镇四五，房屋亦颇整洁。

二十六日癸未，阴。申初，乘马车南行十八九里，过河至古业巷，入花木园，又名白骨园。所有各骨，分积各楼。先登人骨楼，悉积天下各国人骨，有坐者、卧者、立者，猛见令人发竖冲冠，肌体生粟。更有胎死小儿之骨，自二三个月至十个月者，一一排列，骨细如丝。有小儿衣胞、脐带等物，又有带肉小儿，置于玻璃筒内，泡以药水，面目如生。又有男女阴阳具悬于柱上，人之五脏罗列满案。其划开之腹，洞见五脏部位。其劈开之头，脑髓一一外露。又一立人，无皮无肉，其筋脉、血管，皆紫、兰二色。有一小儿，一身两首。又一两身一首者，或曰活八月而死，其骨亦置于案上。有法邦南省妇人，其臀骨高而且厚，其上可置小儿。又天下各国人头，黑白不一。

人体模型标本

次登禽骨楼，悉积天下各国禽骨，大者如驼鸟、鸿鹄、独豹〔?〕莺鸾等骨，小者如麻雀、蝙蝠、雁、燕、凫、鸠等骨。次登兽骨楼，悉积天下各国兽骨，大者如狮、象、虎、豹、海马、犀牛等骨，小者如鼠、兔、貂、猴、猫、狼、犬、鼩之骨。次登鱼骨楼，悉积天下各海鱼骨，大者如鳄、鲸、龟、鼋等骨，小者如蝦、蟹、鳝、鲫等骨。次登虫骨楼，悉积天下各国虫骨，大者如蟒蛇之骨，有长七八丈者（又一白虫宽寸余，而腰甚

长，无头无尾，亦置于玻璃缸内泡以药水，询之知为人腹内所生者），小者如蝎、蚁、蜈蚣等骨。

又一楼，悉积天下各种玉石，如五色宝石、金刚石等，大小数千万种，不能尽述。中有二巨石，据土人云，系昔时从天而落者，或者陨星耶，未识确否？又一铁石，据土人云，系大鸟之骨变成者。石之纹理天然，花叶扶疏可爱。又一楼，悉积天下各种草木鲜花，不计其数，水旱凉暖，各得其所。盖各楼之所积者，为学外科医而设，以备察物穷理。

演马驯狮

戌初回寓后，又乘车北行十余里，至凯歌路看马戏。见幼女跑马，能一连穿二十纸饼，越二十四布条。又有二小儿，年甫七八岁，皆服肉色贴身绒衣，腰围绿水裙，跳舞轻捷。又一幼女年未及笄，在马上驰骋之际，两手换抛木球，此球稍大于斗。后有幼女踏软绳拽胡笳等戏。末出一木车，上置大铁笼，一人入笼以皮鞭斗牝牡狮子。当狮怒吼之际，将头置狮口内，而狮不啮。其人扬扬然向众有德色，并作许多谐语以自炫，观者惊骇不已。丑初回寓，稍凉。

二十七日甲申，晴。戌刻乘车东行三里许，至邦努威街。入一戏法馆，馆不大而灯火多。一人将花插于瓶内，向观者索戒指五枚、手套一，皆塞于枪筒内。俄而枪放，花变人手，手套并五戒指皆在此手，奇甚。次索洋元八开放于玻璃片上，旁置花篮。彼放一枪，则洋元皆挂于花枝之上。又令一人立于桌上，以布罩如瓮者覆之；俄而彼放

一枪，布罩不动而人已不见矣，疑系遁甲之法也。其最奇者，如台上悬一埃及国人头，想为木作者，却能言，与变者交谈，声音宏亮。又一小木箱，语以开则开，合则合。中忽出一小铜人，高约五寸，能吸菸吹火，自跳自舞，并吹喇叭。末取一鼓击之，如催阵然；及手停而鼓腹仍响，亦如所击之声；将鼓系于棚顶，其响如故。后转灯机，撤满馆煤气灯，台上作影戏画。每画长约五寸，宽二寸五分，以灯反映于纸上，远望其纸则楼高数丈，山水清幽，日月有影，昼夜分明。若云行则遮日月之光，船行则起海洋之浪，风动则树摇，雨落则花润，一切雷雹、风雨、水法、飞泉、行人、鸟兽、轮车、轮船，动皆有声。嗣将煤气灯机再转，灯光如旧。其人取一石人置一案上，看毕撤去，回头仍在，如是者数次。彼作倦态，偃卧于床，挂胡笳于壁上。突有魔鬼形者出，取胡笳拽之，哑然而笑。旋登床作摸索状，其人觉，起与格斗。鬼忽没，伏而伺之，鬼又出。捉之无迹，追之不及，刀斫则中鬼身，转睫则又不见。与鬼觌面则形隐，直冲之则身判为两以让人路，疑是人而空空如影，疑是影而狰狞可畏，人耶鬼耶，变幻无穷，殊难悬揣。嗣入后台，窥其作戏之法，始知皆灯火之妙也。寅刻回寓，闻赫总税务司于二十五日自爱尔兰已抵巴黎矣，是时微雨一阵。

魔术表演

二十八日乙酉，阴。午正往游花园三处，楼台山水，各极清幽。戌初，送赫总税务司回爱尔兰于火轮车客厅。亥正，法国世袭侯爵德理文约观剧，戏亦新奇，但稍亚于前。

此园棚顶圆形，以五色玻璃嵌成各样花朵。棚外燃灯，令光映于玻璃之上。返照园内，其光灿烂异常。

谈中国乐曲工尺等

二十九日丙戌，晴。巳初往德善家，其父母姐妹治酒相待。其母嘱明等歌中国曲，明等告曰："先主而后宾，礼也。"其母遂歌一曲，声调娇娜。其父与其妹，亦各歌一曲。明等一一和之，众皆击掌而笑。其姐问及音乐之工尺，歌曲之缘起，昆弋之腔调，明等一一答之，众愈称羡不已。

法国币制

嗣同德善至铸钱局一观。其鼓铸之火机，系以水气冲激轮机，令进退于铁管之中，以转大轮。其大轮上置长轴无数，中系小轮百千，下连各种机器，彼此接以韦条。大轮动则各机器相随，快甚。所造之钱，分金、银、铜三种，大小不一。记法国之大金钱，重一钱八分，名曰"路易"又名"拿破仑"者，每枚易小金钱重九分、名"笛佛朗"者二枚。每"笛佛朗"易大银钱重六钱二分五厘、名"思安方"者二枚。每"思安方"易小银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名"佛朗"者五枚。每"佛朗"易大铜钱名"对稣"者十二枚。每"对稣"易小铜钱名"素"者二枚。每"素"易小铜钱名"桑地亩"者四十八枚。其国亦有银钱票，名曰"巴比叶得邦格"，宽约半尺，长约三寸，刷印工致，至小者易十"佛朗"。

七　月

初一日丁亥，晴。午初，斌大人偕凤夔九与明，乘马

车行八九里，至电报局。屋内置电气桌四处，字写于东，言传于西，其间不过刹那耳，虽万里亦然。登楼看电线，四角丛绕如网。据云十五分之时，可递信三四十函，绝无沉搁之误。又一澡池，内有温泉、电气等物，手入于池，立即麻木，相传此水能治痰痪伤劳等症。去此至育瞽堂，老幼男女皆瞽目而作艺，亦能读书。盖泰西各国字目不多，多者三十四母，少者二十五母，字少音多，反正相切。瞽者以手摸而能识，字皆突出以点代之，如：、˙•、⁝·等式。戌初，有博隆者约晚馔，其人曾驻回国数年，楼房装修，皆仿回式，所用器皿，亦系回产，甚精巧。子正，回寓。

初二日戊子，晴。午后乘车北行十余里，至凯歌路入一圆楼，此楼正对马戏园，彼此式样同，亦高约七丈，广十三四丈，建以白石，上覆大玻璃罩，作馒头形。缘梯而上极暗，至顶豁然开朗，乃自土冈中出也。此冈高约二丈，隐于楼内，登高凭栏眺望，漫无际涯，东西南朔，荒山万里。遥见法布鏖战，大军动处，尘土飞扬，枪炮齐发，刀戈并举，征马驰驱，山房轰裂，弃甲曳兵，东驰西突。又见山冈上下，有损坏炮车、铅丸、旗纛、金鼓、器械、甲胄等物，似兵败而遗弃者，宛然一大战场。询之，乃知通楼一幅画图也。楼顶两层玻璃，皆作悬磬形，中一布棚如伞，置画于四面。其内层玻璃系显微镜，人立冈而望，物皆突起，不知远近；而楼外阴晴，内亦如之。冈下之车旗枪炮，真而非画，乍看则真假难辨矣，奇巧已极。晚登店楼，以千里镜望见各处；

圆形普法战争画馆

楼头男女，亦以千里镜看明等，且有免冠摇巾，似以礼而招者，趣甚。入夜，细雨阵阵。

初三日己丑，阴雨。申正，约德善眷属晚餐，肴馔悉按中土烹调，山珍海错，罗列华筵，彼皆喜食，口亟称之。饭毕同至一戏园，极大，可受四千余人。末场演前三十年在阿非利加回人战争故事，优人皆回装，男女百余人登台，或乘真马，或步行，所执之真刀、真枪、火枪，在台上下对舞，声音震耳。上下山峰，俨若战场。子正回寓。

火器操练

初四日庚寅，阴。巳初，乘火轮车行三十三里抵威三乃庄，往看其国火操。枪有命中一千二百余步者，正面土冈长约一矢之地，高约丈半，下临土堑，长与冈等，宽三丈。内伏兵四名，以验枪之准头。每一队施放后，按火眼补纸，以较中之多寡。明等亦入堑观之，见中者甚多。有二三商媪，见华人皆啧啧言云曰："发何黑而长若是耶？"讶之良久。其地枪炮甚多，炸炮、喷炮委积如山。寻入一楼，火枪无数，密排四壁。

去此行十余里，至商人司卜纳之姐倩家。楼上设有"雷合图"，乃玻璃圈与铁线等物装成一盒，外有铜筒长约二寸，连以细绳。人转玻璃圈时，以手握之，则遍体震动，毛发皆竖。若数人以手相接，其气相感，则各人之臂俱形麻木。询之知系电气所致也。此物能医四肢不仁诸症，近日山左贾相国之症，即以此愈之。据西人云，凡物皆有电气，特中土不求其故耳。即如玻璃以布磨热，问灯心照之，则灯

心飞起黏于其上，此即电气也。时有管操官，约明等往看兵演杂技。行三四里抵其地，见软绳、爬墙等技。有人手戴大黄皮套，头著铁面罩，状如肥鬼，各持短刀相斗。斗毕握手一笑，以示伪为斗者。申正回寓。

东四牌楼等处照片

酉刻乘马车行五里许，至庚申换约之法国钦差大臣葛罗家。其人年已六旬矣。楼房悬许多大字匾额，并福字斗方等，皆中国官员名人书赠者。又有照画四张，大皆盈尺。一系正阳门大街，一系北京大市街即东四牌楼，一系京中桂芳斋糕点铺，一系在北京所建之天主堂。又见中国官轿一乘，紫檀床一张，蟒袍补褂一袭，暨笔墨书籍等物。饭酒有中华绍兴一尊，所用之大小瓷盘、玻璃杯等，中心皆有葛罗二字。亥正，辞归。

初五日辛卯，微雨。午后出店街游，步至嘎必新大街路南韦理亚画店。铺东韦姓者领看许多画轴，所有五大部洲之各国人物，无不一览在目。其男女之照画，装潢备极辉煌，把玩如闻謦欬，远近传照者接踵而来。是铺为巴黎斯第一，因其价廉而工精也。申初雨止，入夜微凉。

纪念拿破仑的诞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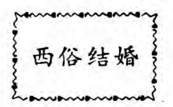
初六日壬辰，阴，系西历之八月十五日，相传法国先王拿破仑第一世之诞辰。人虽化为异物，因庶民感德不忘，每岁此日铺户闭门，皆插花旗三杆以庆之。自晨至夕，街市游人，男女蜂拥。沿路大张布棚，售卖肴馔酒浆，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差足拟之。每隔数武，有角艺场，如马戏、软绳、秋

千、打球、放枪等技，观者几无立地。有红衣甲兵数队，各处巡查。晚有马兵当路阻车，以便行人来往。各官府铺户门首楼头，皆密挂玻璃灯、煤气灯，金吾不禁，玉漏停催，颇有三五元宵之乐。其先王灵前挂煤气灯，各蒙以红白玻璃圆罩，累累如一串珠。宫前有埃及国所送之白石柱，四围环以木板牌楼，上燃煤气灯。柱左二石楼中燃二电气灯，此灯系以电药造之，铁条燃之，光射如日。柱北至大石牌楼又名“得胜碑”，远约十里，左右四行煤气灯，亦有玻璃圆罩，望若火龙。石牌楼顶四面，亦满燃煤气灯，左右夹以二电气灯，反映牌楼，竟如白纸糊饰者。是晚天色朦胧，灯光灿烂，煌煌火城，明如白昼。酉正，明等乘车绕行二十余里，过河至本国总理衙门投刺，以示庆贺之意。嗣登楼遥看，石桥高悬烟火，忽闻爆竹声若雷鸣，爆花四起，颜色不一，紫者、碧者、五采者、金银者，灿若列星，直冲霄汉。末有爆竹声如铁炮，连发数十，如对阵然。又见各国使臣公署，皆竖旗于门首，临风飘漾，舒卷自如。内有日本国红旗方形，中绘白色园光如日。又有黄白蓝红等色方旗，不知为何国所树。入夜丑正，人始稀少。

记得胜碑即凯旋门

初七日癸巳，阴。早饭后街游，闻昨晚大放烟火之时，挤死妇女多人，小儿六名。又闻外国妇人临蓐，并无洗婆，系请医生收洗。小儿命名，无论男女，除本姓外，率以西国贤达之名为名，竟有与耶稣之父母同名者。晚，见包腊携其新妇自英国来。西俗男女婚嫁，皆自主之。未娶未嫁

之时，彼此爱慕，相交如友。再计其一年所得财帛，比之相等。然后告之父母，复同往官署声明，官以一纸书，内载某人娶某氏为妻，某女嫁某男为夫，彼此情愿，男不许娶二室，女不许嫁二夫。待迎娶之日，夫妻先入礼拜堂告之牧师，祝于天主。牧师各以金戒指一枚，贯于男女之无名指，以别处女、鳏夫。嫁娶后，众戚属食于男家。女有一饼，名曰嫁饼，众人分而食之。立言数语，以志庆贺。宴毕，次日或越数日，则夫妻偕往外国遨游。富者之游也。其地或千里，或万里；其期或一年，或数年，然后回国。贫者只在本国遨游数日而已。按西国男女，皆带戒指。男子未婚者带于小指，已聘者带于中指，既娶者带于无名指。或金或银，嵌以宝石五采，各听其便。若女子所带戒指，与男子同。惟嫁后则带一整金戒指，永不许撤下，否则不吉。



初八日甲午，晴。早约车治装，午后有委员郎碧叶率英法多人饯行。又有德善家属来寓，与彼洒泪接吻而别。闻西俗或久别或远行，男女皆彼此接吻为礼，以示亲近之意，虽父母兄弟夫妻姐妹皆然，甚至至亲要友亦如之。据云，此礼之大者。若彼此远处相招，男子则免冠，女子则摇巾。酉正一刻，明等启行，乘车马至客厅，上火轮车，行一夜，微冷。

初九日乙未，晴。早过吕阴，未初抵马赛海口，一路天晴，热甚。仍寓来时店内。晚乘马车出郊，至议工公署内，遇美里登之兄美里当，遂同登石楼。前有峭山，山楼

之间，横以布帐。厂楼上列几案，遂就坐饮酒，见月明星稀，天空海阔，楼高山迴，把酒临风。坐中有管姓夫妇子女六人，又有二老媪，一医生，有一妇曾游回国，年近四旬，颇晓回俗，喜服回装，著白服，项带念珠，披发饰粉，目下抹黑一道，以显目大。伊向明等言："回国见人以手摸面，此礼也；西人男女携手、免冠，礼也；不知中华何礼，乞教之。"明遂告以："男女授受不亲，礼也；以卑敬尊，必拜跪，亦礼也。"妇闻斌大人通医术，又闻有诊脉之说，遂出腕恳斌公诊之。斌公云：此妇血亏经闭，阴阳不调，莫非身虚多病，精神过午不爽乎？妇讶之，以为奇。亥初回寓。

与外国人谈礼节

闻泰西各地，多崇信天主、耶稣二教，谓天主即天，天又名为耶和华。耶稣者救世之谓，生于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之前，即中土西汉平帝之世也。其籍在亚细亚，即古时之犹太国，父名约瑟，母名茉莉又名美丽。其母未嫁而孕，梦神语曰："美丽所孕实神子也，宜慎保之。"有国王知耶稣生，欲诛之。其母子闻风而逃。耶稣既长，以神道教民，国人恶之，钉耶稣于十字架而死。相传其魂在天，死而复苏，是为神明。后人奉其教者，述其言行事迹，谓之圣徒。其徒既多，散传泰西各国，日久各立其教，各有教规，以讹传讹，则名实不符。故有挑筋大警之教，又有觉露督多之教，又有法弗目教，又有华勿为教。传至中土，在法国则译曰天主教，在英美诸国则译曰耶稣教。其教之大意，则云：天地

记天主、耶稣二教

人物皆耶和华以七日之工造成，奉教之规，每七日一息，每饭必谢，必守其诫。诫之梗概，即勿失信，勿不孝，无淫盗等事。犯之者，曰为魔鬼所诱，俟七日入堂一拜，以忏其过。天主教名魔鬼曰鹿弗耳，耶稣教名魔鬼曰沙丹。按西书云，耶稣以水土造一男，复取男肋而造一女，男曰阿耽，又曰亚当，又曰阿爾，女曰娥娃，又曰夏娃。自阿耽生后一千六百余年，洪水滔天，仅留善人名诺阿，又名阿乌，又名挪亚，夫妇及三子仆使，共八人而已。三子一名生，一名刚，一名雅弗，代传而分掌天下。以上述所闻如此，存而弗论可也。

初十日丙申，晴。午初，乘双马车至码头，上火轮船名“陆必思”，长约二十一丈，宽五丈，系暗轮者。各海口内外浅处，皆有大锁拴一铁帽，飘于水面，大约丈余，形如枣实，红色，亦有如纬帽者，令船进口见之，以防搁浅之患。又各船出入海口，皆有本国引水船指引。或引入口内，或带出口外。他国船只进此海口，必与引水船船资若许。是日同船相识者，有来时同舟之法人福业，系印度国孟麦地方之巨商。又有驻印度之荷兰武官姓万名斛者，年约四旬。其妻光氏，平面黑发，自言其父系英吉利人，其母则中土广州人，夫妇皆能英、法、荷兰、印度国语。其他男女二十余名，皆泰西之遨游者。申初开船，行数里，遥见正东小山前一带楼房上，立男女数人，皆向明等免冠摇巾，以手指画，此即议工公署美里当等在彼送行也。出口东南行，

中英混血

极热。

十一日丁酉，晴。水平天暖。午初过沙台岛，山峦赴〔起〕伏，苍翠迎人。戌刻顶风，船微簸扬。

十二日戊戌，晴，平。亥正至墨西拿，即前三月十五日所经土地，停泊片时。

十三日巳亥，早天晴水平，午后浪起，人苦眩晕，同船呕吐者过半。

十四日庚子，晴。水色深绿，稍平。晚则日落海面，月出东方，船又摇荡。

十五日辛丑，晴，平。海水变蓝。按海水之色不能频变，大半因天色下映之故耳。

不许欧洲来客下船

十六日壬寅，晴。未刻至阿来三它亚泊船，天热甚。岸上回民言欧罗巴人现有瘟疫，船到不许客人下船，恐其传染。来埃及者，皆留船八日，而后登岸；宿于正西庙内八日，乃许入城。是日酉正，乘木舟登岸，上火轮车。车敝而价昂，长七丈余，内无床褥，外无窗帘，只木板两条而已。门在两首，每辆可坐百人，亦不洁净，男女乱坐，即时开车。一夜耽延数十次，饥无食而渴无水，众皆怨之。

十七日癸卯，晴。寅正至苏耳士，下轮车登“梯格尔”火轮船，亦系法国公司，乃暗轮者，长五十余丈，广五丈二三尺。当日搭载货物未毕。

十八日甲辰，大晴，蒸热。船中上货上煤，计十数船，终夜喧哗，寝卧不安。

十九日乙巳，晴。见海内有鱼，圆形如玻璃罩，其色蓝紫不一，大逾半尺。取之出水，似海蜇，亦无目无腮。又小鱼二寸长者数百，皆淡黄色。又三寸长者亦数百，皆灰色，结队而行，傍船而食。酉正开船。

二十日丙午，晴。水蓝色。午正，见海面飘一藤椅，不知何船所遗者。

二十一日丁未，晴。水变深绿色，甚平。船亦快。天气尤热，汗透衣。

小儿索要中国纸扇

二十二日戊申，晴。天气酷热如三伏。早有同船小儿一名，见明持中土纸扇，频窥之。明因与之。不意又有四小儿咸来索讨，告以俟至中国，必备送之，乃去。

二十三日己酉，晴。水葱绿色。未刻前面来一风篷，船上系花旗。船主以千里眼照之，云系英吉利船也。

二十四日庚戌，晴。亥初抵亚丁泊船，有泰西风篷、火轮，排列若许。

二十五日辛亥，晴。早饭后乘小舟登岸乘凉，各饮冰水几杯，即回。未正开船，迩来行至赤道之北八九度，热甚。入夜只得卧于船面。

二十六日壬子，晴。水黑色。有二等舱三男一女，向明乞物以作纪念。明云现系回棹，所携华物大半用尽。四人笑而不信，且云："若果皆用尽，祈赏华纸几页亦足矣。"明遂取玩物四件赠之，彼皆免冠拜谢而去。申初风起，水色变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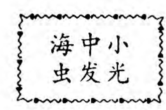
二十七日癸丑，晴。自晨至晚，狂风巨浪，船甚簸扬。同船男女，呕吐者颇多。

二十八日甲寅，晴。晚见海水白如雪，千里一色。水手汲之，毫无所见，人皆不解。

二十九日乙卯，阴。船复摇荡，水色黑。终日秋雨连绵，听之顿起乡念。

三十日丙辰，晴。顺风。天朗气清，波平如砥。稍凉，始换夹衣而卧于舱内。

八　月



初一日丁巳，阴。夜见海明如灯照燃，有人以桶取而观之，乃小虫也，虫尾有光如萤。入夜大雨如注，亥正止。

初二日戊午，早仍大雨。船簸扬，同船有大吕宋国二人，呕吐益甚。所有西国妇女小儿，不能出舱已数日矣。巳正，晴。

初三日己未，忽阴忽晴，水色葱绿。申初抵锡兰，船虽下锚，而摇荡无宁晷，盖是为大潮期也。潮浪高起如山，空中排寡。下船驾小舟，舟行，忽上如登高峰，忽下如落巨壑，大有倾覆之势，险甚。旋至码头，泊岸尤难。入城行四五里，至一店，名“八位良”，内亦广阔。主人系英国老妇古姓者。店近海岸，有炮台灯楼，系英人把守。闻土人云，此地为五印度极南之岛，长千二百余里，宽六七百里。古时荷兰欲据此地，而海龙不允。荷兰管驾洋船，施

放枪炮，与之角雄者数日，龙不胜乃去，地为荷兰所有。数十年前，又被英人夺去。午夜枕上，闻海潮声如山崩地裂，鼍吼雷鸣。登楼眺望，见大石罗列数块，潮激其上，喷起水花，迷天蔽日。原拟……

初四日庚申起身，因浪大不能上煤，是以改于初五日开行。午后独步出店，见本地豇豆四楞，长约半尺如面筋。王瓜既短而粗，色淡黄。入一小巷，遥闻呫哔之声，行数武，抵其童塾。有十余名黑面小儿，蹲于地面，手持贝叶，朗诵如瓶泄水。取而视之，贝叶五六片钉为一偏〔编〕，长半尺，宽约五寸；字皆勾圈，横列成行，系以小刀刻成者。回寓晚饭后，登炮台北望，见土人罗列成群，在彼洗牛饮马。又有数小儿互相歌唱，声调新异可听。入夜稍凉。

黑小儿读贝叶经

初五日辛酉，晴。辰初，同乘马车，至来时所游之花园凉亭。是时已交印度冬令，花木红绿如夏，天时凉爽似秋。其草木之干者，用以代薪，其烟嗅之甚香。午后同乘小舟上火轮船，舟傍船时，更觉险甚。浪击船身东侧，将小舟撞离数丈，其势欲翻。浪击船身西侧，则小舟几被压其上，登梯上船，须急跃之，否则半身落水。是日压翻煤船三只，客人上船湿衣者若许。酉正开船。

初六日壬戌，晴。顺风震荡如前，午后阴，细雨一阵。同船一英人艾姓者云，彼曾游于西印度，其地稍异于此。多产狮、象、驼鸟暨莺粟花等物。

初七日癸亥，阴。水浅蓝色，见飞鱼若许，游行波上。

至晚雷雨大作，亥正止。

初八日甲子，阴。海平如镜。始见同船妇人，令人伏〔扶〕出而卧于船面。

初九日乙丑，晴。水平如昨。巳初，遥见苏门达腊，山岭不甚高，而迷离掩映，可望而不可及也。

初十日丙寅，晴。见北面一小山，形如覆釜，满山皆树，不见片石。午后阴，海面水母千百成群，绕船而行。时大雨，色极黑，而路难辨，遂停船时许。

十一日丁卯，阴，凉。水平船快。申初，抵新加坡。稍晴。海水澄清，山峰竞秀。

新加坡的华人社会

十二日戊辰，晴。早饭后登岸，乘马车至前所寓之“大罗卜”店内茶尖。嗣游于市，有十余人华装，披麻带孝，又六人各持乐器，如小鼓、小锣、喇叭等，又二人各举一棍，上披红绸，有“永远行”三大金字，似送灵舆者。铺户中多鸦片烟馆，暨茶棚、酒肆，闻有八万余华人贸易于此。有华人黄浦者，为英国管理华人之官。回船后，岸上有土人售卖藤棍、蕉子、小猴、小鱼、蛤蜊、螺蛳、五色花鸟、八哥、鹦鹉等。酉正开船，出口北行，稍热。

十三日己巳，天晴，仍热。水平船稳。至晚皓月当空，水天一色。月印水中，宛如船行天上也。

十四日庚午。早阴云四起，酉刻骤雨一阵，波涛立涌，船即摇荡。亥初雨止。

十五日辛未，晴。卯正抵西贡。辰正登岸，步至“宏

泰昌”号。偕张沃生乘洋车北行三里许，至醉香楼小酌，系粤人开张饭馆，所有菜蔬肉食果面，皆中土味。后至法国轮船公司。楼高三层，地皆瓷墁。顶上有瓷造二龙戏珠，系仿中华殿宇而造。回船后，张沃生订于是晚在伊铺内庆赏中秋。申初造其铺，食以套饼，亚于中华。闻土人云，此处鳄鱼卵育甚多，负固强悍，专食淹毙之尸，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土人频网而食之，华人恶其肉而不食，而土人遂以为华人落水死者，鳄鱼亦不食其尸。此言未详是否，如尔，则是鳄鱼真有知也，非冥顽不灵也。不然，何不食华人，而食交趾人耶？想鳄鱼不忘韩刺史之恩，以报华人不食之义也。饭后驾小舟回船，时月色朦胧，轻舟飘荡，清风徐徐，水虫唧唧。两岸华人饮酒拇战，击鼓吹笛；土人对月高歌，鸡人击柝守夜。其风景如抵故乡也。

西贡“醉香楼”

十六日壬申，晴。早同张沃生之友陈姓者，登小舟顺流而西，行七八里至鱼市，寻觅鳄鱼，未遇而回。午正开船，出口有九十九弯，河港狭浅，船身艰于动转，颇有尾大不掉之虞。中途船首忽登于岸，良久始下。戌初，月有食之。

十七日癸酉，晴，平。未刻明随同船四人以铅饼击木箱，入蛤蟆口者四次，得数五千余，众皆击掌贺采。

十八日甲戌，晴。船行如陆，水深绿色。申刻阴云密布，暴雨一阵。

十九日乙亥，晴，顶风。浪起船摇，同行妇女小儿入

舱不复见矣。

二十日丙子，晴。未刻见西面群峰错列，秀色迎眉，盖已抵香港前之群山矣。酉初入口停泊，两岸灯烛炜煌，彻夜不息。

香港换船

二十一日丁丑，晴。辰正一刻，送斌公乔梓及包腊夫妇上火轮船名"江西"者，前往广州公干。午正，明等换前所乘之"拉不当内"轮船。晚食柿子与洋桃等，味皆甘美。酉初开船。

二十二日戊寅，晴。见北面长山，起伏于云树河岸之间，水浅蓝色，船尚平稳。

二十三日己卯，晴，逆风。巳初波浪涌起，船即簸扬，人遂食不下咽矣。

二十四日庚辰，晴。船平浪静。有同船阿姓者迎风而立，其毡帽无系，吹落海面，飘荡如小舟然。巳正过闽浙界。入夜微凉。

二十五日辛巳，晴。水绿色。见南北皆山。戌正抵江南崇明县界，进口入浦江。亥初至上海县吴淞江口，因水浅停泊。

回到上海

二十六日壬午，阴。丑初开船，行二十余里入内口停泊。巳刻下船，至江海关拜费税务司，令其知照上海道与上海县。申初，备肩舆迎入公廨，仍系汪乾记茶行。一路花草树木，繁盛如前。入夜细雨阵阵。

二十七日癸未，仍雨。巳正往拜应敏斋观察（宝时）、

王莲圹大令(宗濂)、合众国姜辟理，并帮办税务司葛显礼之幕友孙砚农(文田)，暨斌大人之大少君广伯允太守(元)。细询各国情形景致，皆喜闻。

二十八日甲申，阴雨。各官答拜。晚孙砚农约往一桂轩观剧，颇佳。亥正雨止。

二十九日乙酉，阴。申正汪菊亭亦约往一桂轩观剧，酉初戏散。复行二里许，至文运街新新楼晚饭。子正回寓。

上海最早外文学堂

三十日丙戌，阴。应观察约在小东门内广方言馆午酌。此馆系官设，又名贡西文馆，内分三馆。提调额设一员，姓叶名承铣字秋萍；汉教习额设三名；英文教习额设一名，姓黄名达权字平甫，系广东人，能英文，曾往来合众国六载。其肄业生，率皆籍隶江南。每月每季皆如北京同文馆考试，课卷系道台批阅，皆有奖赏花红。每届三年，择优咨送总署堂考，奏请鼓励。申正辞归。戌初微雨。

九　月

初一日丁亥，晴。戌初，税务司费士来约饮于洋泾浜香港路。其楼内外修饰，与英国无异。见其妻暨其友人二三，相与坐谈饮酒。子初回寓。

初二日戊子，细雨。午正一刻，有王莲圹备筵约叙，同坐有广伯允暨陆费森。申初回寓。

初三日己丑，阴。申初，叶秋萍约在丹桂茶园观剧，亥初回寓。按上海县南门名“跨龙”，西门名“仪凤”，东门

名“益庆”，大东门名“朝阳”，小东门名“朝宗”，北门名“晏海”（俗呼老北门）。自换约后，西人以在内居住不便，乃于北门之东毁城垣一段，造洋门横石匾，上凿法国人名。上海官民恐与风水有碍，遂自外高建二门，环以雉堞，镇以炮楼，名之曰“障川”，俗呼新北门。门外原系荒野，一望苍茫；自西人至此，遍造楼房，迩来十余年，屋瓦鳞鳞，几无隙地。土人名其地曰“夷场”。其中闾巷，多按各省而名，如山东路、江西路、四川路、云南路等。三百年来古墓荒邱，易而为靡丽繁华之地，人事之变迁，非智者所能逆睹也。

上海的老城和夷场

初四日庚寅，细雨。早乘小轿，往各处辞行。午后雨止，稍凉。

初五日辛卯，晴。巳初束装登程，行六七里至江海关西敦裕码头上火轮船，名曰“南浔”，长十数丈，宽一丈七八尺。途次过一木桥，长十丈余，系英人建造。桥之两首各一小房，惟东首有洋人在彼敛税；凡过桥者，每人掷钱一枚，每小轿五枚。申初开船，夜半停泊口内待潮。同船有天津税务司狄妥玛夫妻。

初六日壬辰，晴。寅正潮长，开船出口北行，甚属平稳，水浅绿色。

初七日癸巳，晴。狂涛怒浪，其色深蓝，船甚颠簸，客皆寝不安席矣。

初八日甲午，晴。过黑水洋，船之两端。忽抑忽扬。水进舱内，衣履皆湿。此船头等舱内，向外如洋楼式，前

立铁栏，以便三伏航海，易于得风。不知利于风者不利于浪，浪大则舱内有水满之虞矣。

初九日乙未，晴。浪小，稍稳。见西面连山数百里。寅正，抵山东烟台芝罘山下停泊。辰正，驾小舟登岸，送德善于东海关。午后开船出口，风平浪静。

初十日丙申，晴，平。水黄色。未初进大沽口，酉刻搁浅于罐子窑。夜半潮长，船重，用力挽之，不移半步。

少小离家老大回者

十二日戊戌，晴。早登岸，同多西人往看砖瓦窑，复散步行二三里而回。同船有津人五名，因急欲归里，顷刻难待，竟自觅驴而去。询之，盖有少小离家老大回者，乡音无改而鬓毛衰矣，不知儿童相见犹相识否？午正潮长，努力开船前行。转过十余弯，忽至一处极狭，有红头船数只在彼下锚。轮船艰于前进，船主进退数次不果，用力撞于他船，声如撼石，乃得过。申初抵天津卫紫竹林停泊。酉正下船，乘小舟至北浮桥宏盛店宿。

十三日己亥，晴。早谒三口通商大臣少司马崇地山(厚)，暨大令徐季贤(本衡)。

十四日庚子，晴。接见黄惠廉、鲁富等人，谈及泰西风土人情，众闻之喜而不寐。

十五日辛丑，晴。巳正登车起身，早尖浦口，晚宿杨村。入夜皓月当空，村落寂寞。

十六日壬寅，晴。仍住杨村，薄暮忽闻有声自西南来，奔腾澎湃，金铁皆鸣。急出视时，星月皎洁，明河在天，

秋风飒飒，树叶肖肖。此地中秋，烟霏云敛，草木飘零。较之印度、安南则迥异，即比之香港上海，亦与此少异，实南北度数远近不同之故耳。

十七日癸卯，晴。寅初起身，早尖河西务，晚宿张家湾。是日甚凉，入夜稍阴，子正复晴。明书店壁云："都门德氏在初，自孟春奉命随使游历泰西各国，今回棹抵津，计一日之程即可到家，父子兄弟相会，其喜可知矣。口占一绝云：遨游海国胜飞仙，十倍鹏程未一年，昔日乘槎休谓远，于今已过二洲边。"

十八日甲辰，晴。寅正起身，早尖余家卫，午正抵都。随斌大人覆命后，家人父子，晨夕聚谈，月余犹未罄其闻见之奇云。

〔附〕今昔译名对照

A

阿来三它呀　（亚历山大）
阿墨利加洲　（美洲）
安特坦　（阿姆斯特丹）
安土耳　（安特卫普）
艾森庄　（埃森市）
艾树、艾子　（椰子树、椰子）
敖地里亚、敖国　（奥地利、奥国）
敖四佛　（牛津）

B

巴黎斯　（巴黎）
盆海根　（哥本哈根）
比德尔　（彼得大帝）
必耳酒　（啤酒）
彼德尔堡　（彼得堡）
伯西尼　（埃塞俄比亚）
柏二屯　（波茨坦）
柏二林　（柏林）
柏名根　（伯明翰）
卜静宫　（白金汉宫）
卜乐四　（布鲁塞尔）
布鲁斯、布国　（普鲁士〔德国〕）

C

炒扣来　（巧格力）

D

大吕宋　（西班牙）
丹尼　（丹麦）
都乏、都法　（多维尔）

F

法郎西　（法兰西）
佛郎　（法郎）

虢四坦	（荷尔斯泰因）

G

阔二三	（格塞）

H

酣博尔	（汉堡）
韩挪尔	（汉诺威）
汉兴佛	（赫尔辛基）
葛伯罗	（哥伦布）
黑格、拉黑	（海牙）

K

开路	（开罗）
客厅	（车站）
可滦思达大	（喀琅施塔德）
克鲁卜	（克虏伯）
克纶恩	（科隆）

L

拉萨	（拉修塔）
鲁布拉	（卢布）
吕阳	（里昂）
罗得大	（鹿特丹）

M

麦西	（埃及）
马木	（马尔默）
满柴四尔、曼识时	（曼彻斯特）
茉莉、美丽	（玛利亚）

N

乃勒河	（尼罗河）
牛毕亚	（努比亚）

S

三鞭酒	（香槟酒）
水法	（喷泉）
施令	（先令）
司铎火木	（斯德哥尔摩）
苏耳士	（苏伊士）
素	（苏）

T

泰穆司河	（泰晤士河）

W

威柏阁	（维堡）

文忞宫　（温莎宫）

五雷治　（乌里治）

X

贤比德思北阁　（圣彼得堡）

暹罗　（泰国）

Z

智立　（智利）

航　海　述　奇

张德彝　著　　钟叔河校点

责任编辑：钟叔河

装帧设计：易　地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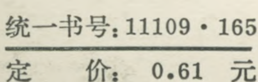
字数：100,000　印张：5.75　印数：1—7,800

统一书号：11109·165　　定价：0.61元

走向世界叢書

·第一辑十种·





统一书号：11109·165

定 价：0.61 元

〔封底图片〕 伦敦公园中的儿童雕塑之一

〔封面图片〕 伦敦的古老建筑和圣保罗大教堂

